

柳残阳著

火狂剑虫

(上)

武侠小说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怒 劍 狂 火

(上)

柳残阳 著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24
第三章	47
第四章	70
第五章	93
第六章.....	117
第七章.....	140
第八章.....	164
第九章.....	187
第十章.....	211
第十一章.....	235
第十二章.....	258
第十三章.....	281

第一章

滴溜圆的月亮缓缓移动在星河下面，月亮光未闪烁，但四周的星光闪烁不已……唔！地面上也有着大片的光亮在闪动，闪动在“百灵堡”四周……

星光只闪烁而不会移动，但地面上的光却忽隐又现，流转不停，如果仔细听，便隐约传来一片喊杀之声……

现在，“百灵堡”外围几处哨墩子已开始燃烧起来，火苗子刹时冲天而起照耀得“百灵堡”附近如同白昼……

噼啦响的烈火中，已清晰看到四五百人在抡动巨斧冲打追逐，他们完全一式一色的青色劲装，一块青巾连面孔也包扎起来只露出一双似要喷火的双眼；他们剽悍狂野，形同疯子，追杀着总是必置对方于死方罢手……

狂杀中有着吼叫，青色劲装杀手们便随着几处吼叫，倏忽聚散，行动如电，表现出一定的动向而不稍紊乱……

远处，“百灵堡”的堡楼上已传来连续不断的警钟声，堡垛子上已是人头攒动，叫骂声传到堡外面……

于是，追杀的人群中已传来一声狂喝：

“大把头，带着你的人直攻进去！”

那面，陡然冲出个黑汉，他右手巨斧，左手钢盾，双臂高举，厉烈狂吼道：

“兄弟们！跟我冲进去！”

“杀！”

足有两百众，群蜂回巢似的一样便向“百灵堡”那面冲杀过去，正迎上“百灵堡”内一人杀出来……

仓惶应战的“百灵堡”人，有不少还赤背光脊梁的只蹬着裤子扎根腰带抄起家伙便冲出来了——

就在这种毫无准备之下，双方在堡门楼外面对上面，百灵堡硬吃了个大亏！

一声狂吼，只见从“百灵堡”内闪出一个双手握着一把大关刀粗矮汉子，宛似出柙猛虎，大关刀划一道半弧，迎面扑近的一位青装大汉已碎肩裂腹被跌出两丈外！

巨斧兜头劈砍，黑大汉怒骂道：

“奶奶的，吃老子一斧！”

一连激发起三声爆响，矮粗怒汉已吼叫道：

“娘的皮，原来是‘黑虎寨’的一群响马！”

狂笑如旱天打雷，黑大个子厉烈道：

“不错，老子便是‘黑虎寨’大把头‘黑金刚’巴少雄，王八蛋你怕了吧！”

双手紧握大关刀，矮粗壮汉叱道：

“在道上，‘黑虎寨’的字号唬唬别人可以，大爷们面前算他娘的熊！”

抖着一脸胡茬子，巴少雄道：

“今晚就叫你们知道爷们手段……”

“段”字出口，迎面大关刀斜劈上撩狂斩一十七刀，刃芒激旋成虹，带起阵阵啸声——

钢盾狂拦飞砸，青蓝的光华激旋成团，彷彿玉兔东升，配合着三尺巨斧暴斩，布成一道刃墙铁壁，刹时便把迎面连斩的大关

刀挡于盾影斧刃之外！

堡门下面，“黑金刚”巴少雄缠斗“百灵堡”的这位施大关刀仁兄，似乎是个旗鼓相当局面，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怒喝，道：

“齐步前，快过去看看巴少雄是怎么一回事，怎的人马冲不进去！”

红影倏闪，只见一条人影幽灵般越过一层人头，拧腰挺身人已到了堡门下面……

姓齐的一声冷笑，侧耳抖手便是一把柳叶飞刀出手——“噗”声不大，却见施关刀矮粗汉子一声凄厉吼叫，左眼立刻血出如泉，那把柳叶飞刀已牢牢的插在他的左眼眶！

附近还有几位青衣蒙面黑虎寨仁兄，立时一拥而上，砍刀并举围杀过去……

矮壮汉突的咬牙暴掠上十七步，大关刀厉斩怒劈，三颗人头已弹升半天空，他闪过后面三把砍刀，刀把突的横闪，又一个黑虎寨仁兄一张大圆脸便成了血糊肉团！

不及伸手拔出左眼飞刀，矮粗壮汉子已双手舞刀弹升两丈，半空中他左手攥右手撑，竖起大关刀便往齐步前的当头暴劈而下，口中大骂，道：

“姓齐的，石大爷同你拼了！”

一边，“黑金刚”巴少雄巨斧平旋疾斩，厉叫道：

“石头，你休矣！”

钢盾拦住大关刀，巨斧已自石头的足下溜闪而过——石头刚落地，空中齐步前头下足上左右手连挥，便听得“吭”的一声，一把柳叶刀已插在石头的脖根上……

石头，不错，这位“百灵堡”的大总管，号称“铁臂熊”，如

今已受重伤，他左目已瞎，右颈鲜血泉涌，但在数人环伺围杀中，浴血奋战，一把关刀毫不含糊的劈砍暴斩，历烈的死守在“百灵堡”的大堡门下，他后面，渐渐已聚了上百名“百灵堡”兄弟，拼死堵截住急于冲进堡里的“黑虎寨”仁兄们！

双方狂喊厮杀，一支支火把闪映的全是那种怖栗的酱红，一束束刃光芒撩动的尽属断肢残躯切割下来的肉块，堡门下已是横七竖八的躺了近三十余名，石斗已是披头散发的踩踏在这些尸体上腾跃拼杀而绝不退后！除非……

设在“百灵堡”外围的七十五名哨卡，似是已全部被斩尽杀绝，因为远近已没有喝骂声，更听不到凄厉的惨叫声，除了一片喊杀，月光下那些星星般的火把已在集中，集中成三条火龙，疯狂的向“百灵堡”的堡门下会师，光景何异洪水泛滥……

堡楼下面突然一声断喝：

“退下！”

巨斧猛旋，钢盾疾收，“黑虎寨”大把头“黑金刚”巴少雄后跃三丈，已与齐步前二人并肩退到“黑虎寨”寨主“飞天虎”铁石心一侧，巴少雄恭谨的施礼，道：

“寨主，姓石的王八蛋已身受重伤，不出多久属下就能碎了他！”

火把照耀下，不错，来的正是“黑虎寨”寨主铁石心，“旋天环”托在胸前，铁石心冷冷爆射出凌厉的眸芒逼视向横刀喘息，一头是血的石斗，道：

“嗯，算得是个人物！”

大关刀暴劈猛斩，石斗一副豁出去的样子飞扑而上，口中狂烈的忿然骂道：

“老子劈死你这头疯狗！”

旋天环疾迎又扭，“哗啦啦”暴响中，猝然出现一团碎芒，铁石心那支“旋天环”上外沿五支短刃，就在扭搅中便听得“噌”的一声，环上一支短刃电射而出，“噗”的插入石斗胸上而没至刀尾……

铁石心的手猛旋，环上另两柄短刀痛快的抹动过石斗的颈，就在大关刀不辨东西的暴砍一周，石斗的身子打着旋便倒在几具尸体上！

堡内，适时的冲出一彪人来，为首的一人身高七尺，一身紧衣短扎，黑胡子足有一尺长，铜铃眼四方脸，右手握着一把金臂砍刀，这人……

不错，“百灵堡”堡主，“金刀太岁”胜英便是这位老兄！

一冲近前，望着一地尸体，又见石斗战死，胜英目眦欲裂，咬牙欲碎的戟指对面“飞天虎”铁石心骂道：

“好个混帐匹夫，敢情你是恼羞成怒的要血洗我‘百灵堡’了，可恨你既不以江湖规矩约期拼战，又不先下战书，完全响马作风，令人不齿！”

仰天一声狂笑，“飞天虎”铁石心道：

“胜英，这时候再提这些不着边际的话不是等于放响屁，今夜既然兜上，少不得血肉相拼了！”

“金刀太岁”胜英怒道：

“你这猪猡，大概提亲是假，谋夺胜英的基业是真，一经回绝，你便恼羞成怒的露出本来的响马面孔……”

狂骂如雷，铁石心道：

“放你娘的狗臭屁，扯你奶奶的蛋，你把你那宝贝女儿当成

神仙玉女了，老子派出大媒，顶着大礼上门求亲，‘百灵堡’竟然出口恶语，先说什么‘凤女岂配犬子’，然后又是‘名门之女岂嫁强盗’，我操，既然你这老小子把爷们当成强盗，娘的老皮，就叫你知道爷们的手段……”他一顿，又沉声道：

“至于你那三州七县十八堂口，当然，嗯，也就由铁大爷派人接收了！”

“金刀太岁”胜英忿怒得额头青筋暴浮，道：

“姓铁的，你这可恶的响马……”

身边，“百灵堡”二堡主“追魂老六”君不豪沉声道：

“大哥，别管他带来了千军万马，也不过是豁命一搏而已，何须同这畜牲多言！”

后面，一堆灰衣大汉前面，“百灵堡”大管事“绝斧”张彪厉声骂道：

“娘的老皮，‘黑虎寨’这是阎王头上拉屎，老虎尾巴放炮，堡主又何必同他们罗嗦，还是手底下见真章吧！”

“金刀太岁”胜英一声狂吼，道：

“杀！”

“旋天环”便在胜英的叫声刚落，回旋如飞的便递到了胜英面前，“飞天虎”铁石心厉叫如雷的道：

“血洗百灵堡！”

“杀！”

堡楼下，人如潮涌，刀芒如林，黑虎寨的三路人马已并肩往“百灵堡”内冲进……

“百灵堡”大管事，“绝斧”张彪已腾身而起，只一个大旋身，便见四把插在腰带上的短斧飞斩如流星曳空……

“吧吧吧吧”接连四声脆响，正面冲进的“黑虎寨”四个青巾蒙面仁兄已抛刀捂面凄叫着撞跌在地！

短斧四把，分毫不差的全嵌在敌人的鼻梁上，双目突出，血流骨碎，大片面皮在开始卷动……

张彪在四把短斧出手后，右手巨斧已挥砍而上，正迎着“黑虎寨”大把头“黑金刚”巴少雄……

钢盾上面嵌的半尺尖锥疾顶，巴少雄的右手巨斧“当”的一声劈在张彪的巨斧斧刃上，两把斧头相撞，喷出一溜金色碎芒……

猝然一个侧旋，巴少雄的钢盾横撩如电，“沙”。的一声带起一片血雨……

张彪的肩臂在淌血，但他连哼也未哼，右手巨斧已狂砍十几次于一招之间……

斧盾连挡不断，巴少雄已哈哈笑道：

“好一副拼命三郎架式，不愧为‘百灵堡’大管事！”

张彪大骂道：

“你奶奶的，我二人有得玩的……”

巴少雄纵身而起，空中巨斧力砍，左手钢盾却自下而狂啸前撞，口中大喝：

“你够格？”

又是一阵叮咚连响，二人立刻倏合又离，旋即和身再上，甫一接独，二人便不要命的狠干成一团！

一声霹雳起处，“百灵堡”二堡主“追魂老六”君不豪的“子母剑”已连刺带劈的后冲三名冲过来的“黑虎寨”青装大汉，他身形暴闪，大吼道：

“我来收拾你这玩飞刀狗操的！”

玩飞刀，当然是指的“黑虎寨”二把头，“飞刀”齐步前！

抖落披在肩上的青斗篷，露出紧扎在腰带上的二十四把柳叶刀，齐步前腾空挺身，双手已各握一把柳叶刀，二人尚未接触，齐步前的两把柳叶飞刀便劲疾如电芒乍现的直奔迎面“追魂老六”君不豪！

真绝，但也真快，齐步前人未接近君不豪，而手上神奇的又是两把飞刀——

猝接倏开，一闪之间，空中已见四把飞刀弹跳着消失在夜影里，剑芒猝闪，“追魂老六”的右手剑狂劈半弧，齐步前暴闪上跃三丈，双腿便在双肩下压中卷曲似个大冬瓜般，连着便是三个空心跟斗，人已落在四丈外——

短剑疾拨，刹时击落上下两支飞刀，“追魂老六”君不豪厉吼一声道：

“娘的，施出你吃奶劲，掏出你压箱底玩意来，再迟只怕你没有机会了！”

齐步前冷笑道：

“姓君的，你也给齐老爷小心了，不定谁把谁踩在对方脚底板和血泥——”

凶悍的一连四十二剑，君不豪厉吼道：

“是你，你一定会被君爷摆平的，齐步前我的儿！”

抖手便是四把飞刀，四把来自不同方向的飞刀旋射而来，齐步前嘿嘿厉笑，道：

“那就试试看！”

“子母剑”横扫疾挡，上下翻飞如极光成层，四把飞刀便消

失在一片极光之中——

嗯！便在这时，齐步前的身形直往君不豪的怀里撞进，空中他左手狂伸，右手却在他即将扑到的时候暴甩而出，一把飞刀，那把几乎与他身子齐到的飞刀，“噗”的穿进君不豪的肩井——

君不豪似乎不在乎，不，他似是有意挨这这一下子，只因只要取不了他的命，他便有机会把齐步前圈入他的剑芒中——

“咔”的一声传来，齐步前闪过对方长剑，却着实在对方的短剑扫向脖子的刹那时，左肩头上连衣带肉的足被削下半斤来……

滴溜溜打着旋身，齐步前骂道：

“你妈的——”

“追魂老六”不能不惊于姓齐的应变能力高人一等，他心中十分明白，自己的那一手绝活能顺利施出来，完全是拼着挨那一刀，不料——

突然间，堡门内一声雷吼道：

“老二！老二！”

“追魂老六”君不豪狠狠的瞪着齐步前那半身血流的伤处，一咬牙腾空而起——

齐步前龇牙咧嘴拔出一把飞刀欲拦，附近三个灰衣“百灵堡”汉子打横一拦，齐步前的飞刀已插前面汉子的咽喉，“咯”的一声人已倒在他足前！

一把飞刀未出手，但却一闪而抹过另一汉子脖子上，“嘶”的便是一标鲜血洒溅出来！

另一汉子不退，双手抱刀疾砍，“叭”！钢刀砍在堡墙上，而齐步前手上的飞刀已送进这汉子的肚皮——

怒目直视，脸上肌肉扭曲，那汉子的面孔几乎与齐步前贴上，伸出一手横拨，汉子已歪倒在地上！

“追魂老六”君不豪便在这时已扑到另一战团附近，那儿，堡主“金刀太岁”胜英已是浴血奋战，对手“飞天虎”铁石心的那支旋天环上面似尚有血肉黏在上面——

金刀狂斩，胜英已再次叫道：

“老二！”

“追魂老六”忙应道：

“大哥！你吩咐！”

那面，铁石心已冷嗖嗖地道：

“姓胜的，你若是交待后事，我看你就免了，明敞着你们是鸡犬不留，一个别活，难道还看不出来？”

一紧手上“子母剑”，“追魂老六”怒叫道：

“大哥，我们合力做了这头虎！”

胜英厉喝道：

“老二，你给我听着，玲儿我就交给你了，快走！”

“追魂老六”君不豪闻言，跺着脚道：

“大哥，胜负未分，我们犹大有可为，力拼到底，敌人也将难得便宜，为何——”

胜英已厉吼道：

“老二，你还不快走！”

君不豪吼道：

“大哥！”

胜英旋身，金刀平推如电，便在他反手回砍中，一缕金芒“嗖”的自他头上闪过，一团头皮连发已飘下来——

大吼着，胜英厉叫：

“老二，你要气死我了！”

不能再停留，君不豪十分明白，停下来如不拼上干便足以令大哥分神，“百灵堡”也有四百多众，但在敌人偷袭中，未杀进堡内便已损失上百名，“黑虎寨”足足来了五、六百，光景十分明显，“百灵堡”不应开门应战，如今的局面已不乐观！

沉痛的一声叫，君不豪道：

“大哥你保重！”

那面，“飞天虎”铁石心泉噪一声腾空而起，道：

“君不豪，哪里走！”

金光成束，直冲而起，胜英的金刀迎着腾起的铁石心一连便是四十六刀——

金环疾圈又扫，铁石心厉喝道：

“我碎了你！”

金星金芒中，挟着鲜血的标溅，胜英在一轮悍劈中，左面皮已被削去一块皮肉，森森白牙淌着血，但他连哼也未哼的落地再杀！

“追魂老六”君不豪便在这时已鬼魅般的冲入堡内的正厅后面去了……

“旋天环”上撩下扫，“飞天虎”铁石心已高声骂道：

“奶奶的，齐步前是不是被姓君的摆平了！”

斜刺里，齐步前已跃到铁石心一边，笑道：

“寨主，姓君的不够格，他算什么东西！”

“嗯！”了一声，铁石心沉声道：

“快去看看巴少雄，他娘的怎么这半天还收拾不下那个姓张

的！”暴旋身，金环前送疾圈，他又道：“着人再把‘百窍通’水火召来，早早收拾早完事！”

齐步前应声，道：

“遵命！”

齐步前怒矢般的冲出“百灵堡”，斜刺里他冲上一道土坡，坡里面有一道沟溪，那地方看来似是无人，但当齐步前刚刚往坡上冲，迎面矮林中便见几条人影闪出来，为首的一人大吼道：

“娘的，果有漏网之鱼！”

一落而下，齐步前已高声道：

“三寨主，是我，齐步前！”

一愣，对面那人细看“飞刀”齐步前肩头淌血，半边身子湿漉漉的一大块，厉骂道：

“他娘的，打败了！”

齐步前道：

“会吗，三寨主？‘百灵堡’正作困兽之斗，寨主令谕三寨主率领兄弟们及早收拾那批顽劣之徒呢！”

抖着手中“五节棍”，“百窍通”水火厉笑道：

“他奶奶的，我们尽在这里埋伏着，坡那面杀声露天，我们在这儿干着急，这下子可好了……”

抖手一抡“五节棍”，水火大叫道：

“兄弟们，随我来，杀！”

黑暗中，刹时便又冒出六七十名青巾蒙面青衣大汉，一个个狂烈的叫着，立时便像漫山野火铺地般卷向“百灵堡”，火把闪烁，炫眼刃芒如林，立时配合着原有的四百人拥进了那座巨大的堡门内——

贴着堡墙，“绝斧”张彪双手持斧，每出一斧便是左右疾砍，口中尚自厉烈的骂道：

“狗操的！”

钢盾一连七次未顶上张彪的身子，“黑金刚”巴少雄的右手巨斧一连三斧全砍在张彪头上一尺处的堡墙上面，碎砖砂石落了张彪一头——

这二位老兄全是使的一号大板斧，巴少雄的钢盾上有半只长的尖锥似是占了便宜，加上张彪身上正在淌血，形势上已大见不利——

就在巴少雄一阵狂砍中，“绝斧”张彪忽的一挺身，双手巨斧一收即送，“嗖”的一声直往正前方撞送出手——

正前方正是巴少雄的前腹！

张彪这是玩命了，因为在巴少雄以为，对方应挥斧迎来，或挡或拨均是正途，却万万想不到对方竟然大敞门把个大脑袋不偏不倚的顶在肩上准备挨刀！

想是想到了，但他的手中利斧却还是照样往张彪的顶门上砍，因为不论怎么说，不砍白不砍，机会却是不再——

果然，就是张彪双手猛推狂送巨斧而又顺利的越过敌人钢盾下方同时，便接连的听得“咔”“噗”两声几乎在同一时间发出来——

巴少雄的巨斧疾砍而发出“咔嚓”，张彪的一颗大头颅立时变成了一枚烂柿子！

而张彪的巨斧却已拼着最后余力而送上巴少雄的肚皮！

太幸运了，巴少雄跳退三尺低头看，那条缠在自己腰上的半尺宽厚牛皮带已断，加上敌人只是斧头插刺过来，虽还是把肚皮

割破尺长一道血口，但总算未伤及五脏——

“呼”的一声，青色长裤往地上落，巴少雄忙把钢盾挟在右肋下伸手拉住裤头！

弯腰抽出张彪腰带，巴少雄冷笑，道：

“姓张的，对不住，借用你的腰带了！”

现在，“百灵堡”已进入一片火海，那些冲进堡内的“黑虎寨”仁兄们，不少已在狂喊着四处放火——

拼杀到哪里，地上的尸体便连向哪里，鲜血几乎成了一条小红河渠在蔓延着，蔓延向“百灵堡”的那处高大庄院，那座雄辉的巨宅！

“百灵堡”绝不相信“黑虎寨”会越过两个县而突兀的发动这次袭击，就算是“黑虎寨”来人提亲被拒，可也不会在十天内便攻来——

“黑虎寨”并不是响马，但在鲁境，他们的作风就是响马。从这次激烈的攻势看，何异洪水猛兽！

鲜血映着火光，火光更衬托出标溅的血芒，在不断凄厉的惨叫声中，“百灵堡”已成了修罗场！

这时候，人的动作疯狂了！每个人面孔已扭曲得几乎就要脱离骨头，双目比火还可怕，有几个面上没沾上血，那才是怪事！

那种利刃切肉发出的沉闷声，断骨掉肢声，加上此起彼落的喝骂厉叫，似是每个人全疯了——

如此光景，谁也难说会是个什么样的收场，嗯！大概是至死方休吧！

巨大的深宅中，“追魂老六”君不豪一把拉着仗剑欲冲出去的胜小玲，急切的道：

“孩子，这时候可不能施性子，快跟我走！”

灯光下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女，啊，这少女长的是美，而且美极了——

少女的面孔上，新月似的弯眉，似是会说话的一双眼神，却在两排密密睫毛拢眨不停的发出凌厉的眸芒，那挺直端秀带着微挺的俏鼻子，适当的托在樱唇上，莹洁如月的瓜子脸上，如今已罩上一层寒霜，反倒令人不敢多看她一眼——

不错，这少女正是“百灵堡”主“金刀太岁”胜英的掌上明珠胜小玲！

前面的激烈拼杀正如火如荼，撕破喉管的喊杀之声与人们那种原始的歇斯底里凄叫声，正随着冲天的火光向后面蔓延过来——

后面，仆妇们四处逃窜狂叫，有几个却操刀冲往前面去，胜小玲正在这时被“追魂老六”君不豪一把拉住——

急得双泪直流，胜小玲哭道：

“二叔，我爹他——”

“追魂老六”君不豪急急的道：

“这时候你千万沉住气，敌人来的突然，敌人又是倾巢而出，堡主把你的安危就交在我的手上，听话，快跟二叔走！”

胜小玲泣道：

“不！我不走，我要同爹一起，要杀便叫他们连我也一起杀了吧！”

君不豪道：

“孩子，眼下这光景大伙心中全明白，能走一个便是一个，兄弟们在前面苦撑，为的就是你能尽快退出‘百灵堡’，再迟，只

怕大伙全完!”

胜小玲挣扎着，道：

“二叔，我要你走，以你的武功，再连络‘三州七县’我们‘十八堂口’弟兄们，定能恢复我们基业，我去，只能是二叔累赘，还是二叔快走吧!”

沉声怒喝，君不豪道：

“小玲，你是怎么了？平日里你最是听二叔的话，你也最明白二叔疼你，宠你，爱护你，可是为什么到了这紧张时刻你变得这般任性？”

胜小玲以袖拭泪，道：

“二叔，我怎能抛下爹一人在同敌人拼命，我……我抛不下呀！二叔！”

君不豪喝道：

“抛不下也得抛，你去徒增你爹压力，其结果是多死一个人而已，难道你要伤透你爹的心要他死不瞑目？”

胜小玲泣咽的道：

“我爹养育我，今日又为我而拼出老命，此生又难有回馈机会，我……我……该怎么办呀，二叔！”

君不豪双眉一扬，道：

“你绝对有回馈你爹的机会，那就是听你爹的话快跟二叔走，记住这次血的教训，由你之手重振‘百灵堡’，消灭‘黑虎寨’，那便是你最好的报答！”

银牙一咬，胜小玲道：

“二叔，我们真的一点机会也没有了？即使我同二叔一齐冲杀过去……”

摇摇头，“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没有，百分之十的机会也没有，就冲进来的敌人中‘黑虎寨’尚有两个狠辣角色未露面，一个是‘笑罗刹’凤依依，另一个便是‘双胆’李杰，二叔琢磨这两个人必然率领部份人物堵在几处通路，就算我们急走，也得花费一番思量……”

胜小玲道：

“干脆不走，同他们拼了！”

君不豪沉喝道：

“你又来了！”

前面的火光更大，连那辟啪爆裂也连续的响个不停，火势猛，但奔掠狂杀的人们更见凶悍——

什么是血？在这里连臭水沟的水还不如！什么又是肉？一块块被砍削地上的人肉早就被踩入血泥里了！人命在此又何等之贱，就在人们的互砍互杀中已失去珍惜价值，只是一口气喘不上来便幻灭了——

突然，后宅坡上一个阴暗处，像狼叫狐鸣也似传过来一阵惊悚的怪异笑声——

“小玲，二叔说的没错，后坡上果真隐藏着‘笑罗刹’凤依依！”

冷凛的怒道：

“大概自后宅逃上山坡的内眷们逃不过敌人的埋伏了！”

君不豪点头道：

“太残忍了，敢情真要鸡犬不留了！”

胜小玲道：

“他们狠，我们也不含糊，这笔血债有得算的……”

点点头，君不豪道：

“小玲，可怜的孩子，你总算体会出你爹的心意，更体谅二叔的这片忠义之心，孩子，快跟我走吧！”

远处的火光更见猛烈，整个“百灵堡”已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分散在五里内的三处哨站的小屋，如今早已火熄人亡黑漆一片

——

“追魂老六”君不豪仗剑越过后堡墙，身后面，胜小玲尚未往堡外跃，斜刺里便见十多名青巾蒙面大汉围杀过来，其中一人厉笑道：

“他奶奶的，老子们在此等候多时了，敢情现在才冒泡，看你小子哪里走！”

没有火把，这些人全是隐藏在暗处，一经现身，个个身手矫健，力大体壮，虽看不出武功如何，但他们的动作却十分协调，一经交上手，更是个个悍不畏死，倏进倏闪，加以个个俱有一副黑心肝，个个都宛似发了狂一般充满了那种兽性的残暴凶野，当真是一群失去理性的疯虎了——

双目血赤，咬牙欲碎，“追魂老六”君不豪子母剑闪击如电，却被这十余名青装大汉豁死围杀，他心急如焚的厉声叫道：

千万别过来！”

君不豪的话是说给墙里面的胜小玲听的，当然，这时候胜小玲若是出现，必然会引来更多敌人，因为“黑虎寨”明敞着是为她而来——

是的，“黑虎寨”少寨主“粉面鹰心”铁少朋曾发誓要得到胜小玲，谁会知道铁少朋这时会藏在哪儿等候他的目的物出现？

十几名青衣壮汉并不去过问君不豪在说些什么，却一个劲

的狂烈围杀不休！

腾身站在墙上的胜小玲闻声之下，却不顾一切的暴起冲扑，她的长剑斜劈暴斩，下面两名青衣壮汉已凄叫着旋身撞跌出去！

一侧，立见两名青衣劲装汉叫道：

“娘的老皮，这祸水果然露面了！”

“追魂老六”君不豪见胜小玲杀入重围，一狠心，子母剑上盘下挥，出手便是七十二剑，立见三个青衣壮汉翻滚在一滩血糊堆里，灰暗中，有个壮汉的肚肠正流向另一死在地上壮汉的头面上！

胜小玲厉叫道：

“二叔，杀得好！”

君不豪道：

“你也是！”

面前已见青装劲汉一拥而扑向二人！

倏而疾分，君不豪与胜小玲迎向七个大汉，好刺耳的金铁交鸣声，好可怕的长鸣厉叫……

君不豪反手三十七剑，右侧围上的两位仁兄已抛刀捂面滚出三丈外——

胜小玲腾空而起两丈，拧腰侧旋于半空，正下方一位仁兄的颅生被剑芒片去一块！“吭”的一声那人便摔倒下去，兀自全身痉挛，不即死去！

看来附近只有这十二青衣劲装大汉在埋伏着，因为双方如此喝叫吼骂，并未见再有援手，君不豪直觉的以为自己选择这个逃生的路径不错——

倏然暴旋，“追魂老六”君不豪右手长剑反削如电，身形便

在车轮似的怒旋中，右侧两个青衣仁兄几乎被拦腰斩断，贴地刚欲再转，便听得耳后刀风猝起，一人口中怒骂道：

“狂妄小辈，你死定了！”

短剑疾圈，上身便陡然重又贴地，“嗖”的一声，冷焰怒现在左耳上方半尺处，“沙”的便见左肩尖处一块皮肉连着破衣被削飞而去——

有着火辣辣的尖痛感，“追魂老六”君不豪暴吼一声猛推刚才挡空的短剑——

砍刀原是送上君不豪项上的，那名看来是这十二大汉把头的仁兄总以为十成十把握才下这一刀，如今门户全暴露在对方短剑下，就等敌人挑肥捡瘦的剁了！

果然，君不豪的短剑稳稳当当的送进了他的肚皮正中央，而令他尚未直起身便闷哼着吐出一口鲜血来！

那面，胜小玲早狂抡一剑逼退近身两个大汉，一跃而到了君不豪面前，急切的道：

“二叔，你受伤了！”

点点头，冷笑，君不豪道：“值得，这点伤换他们三条命，嗯！当然还包括面前这三个不成气候的东西在内……”

只剩三个青装蒙面大汉，但这三个大汉却不吭不响的一声招呼便往二人狂砍过去！

冷芒激荡，猝闪在灰暗的山坡这片阴蔽处，便在君不豪的怒剑疾扫中，三名青装大汉刀未落便已怪号着滚地翻腾起来——

胜小玲沉腕挥剑如长空曳星，三个重伤在地大汉立刻便身首异处！

一声招呼，胜小玲正要往暗中跃去，君不豪忙入怀取出随身

伤药，二人躲在黑暗中，胜小玲忙替君不豪包扎……

大宅内，火势正在往中央蔓延，喊杀之声更见疯狂……

突然，君不豪道：

“小玲，我们快把死去的敌人衣衫剥下来……”

胜小玲道：

“可是要伪装敌人模样？”

点点头，君不豪道：

“如此改扮，应是一项可行办法！”

立刻，二人各自剥下敌人衣衫，就在暗中加穿在身上，更用敌人面巾蒙上面——

君不豪低声对小玲道：

“如遇敌人，由我对话，你可千万别开口！”

胜小玲点点头……

于是，二人长身而起直往一道峡口中奔跃而去——

现在，“百灵堡”内一片炙热，熊熊大火中，近百名“百灵堡”兄弟们正缓缓的往堡内移，因为正面压力在增，“黑虎寨”三寨主“百窍通”水火率领七十五名大汉已正式投入拼杀行列——

“百灵堡”堡主“金刀太岁”胜英已是披头散发，七窍喷火，衣裤破裂处全被血黏上了身，汗与血的搅和，而令他似患了失心疯般的拼老命搏杀“飞天虎”铁石心！

铁石心的左肩淌血，但他却怪眼泛赤，血光流闪，狂野的舞动“旋天环”，叫道：

“姓胜的，我一定要碎剐你，你应该可以预知的——”

狰狞的扭曲着面孔，胜英那尺长大胡子已被削去大半，他却阴沉的道：

“错了，老子预知的是你必然先我而亡——”

附近，“百窍通”水火已抖动五节钢棍扑过来，“哗啦啦”一阵响，水火已高声道：

“大哥，同这老屁养的有什么磨菇蹭的，那面大军还等着大哥去指挥，就把这老儿赏给小弟吧！”

“旋天环”正反疾挥七匝，铁石心一个后翻便落在两丈外，沉声对水火，道：

“是大哥小觑这老小子金刀上的造诣，三弟出手可要小心了！”

一声尖厉的狂笑，胜英戟指铁石心道：

“一窝响马，又怎讲什么江湖规矩，不如你二人一齐上，胜大爷一样能送你二人上路！”

哈哈一阵笑，铁石心道：

“你他娘是在痴人说梦话，今夜铁大爷统领着兄弟们是干什么来的？既非叫阵，更不是打擂台，讲你娘的什么江湖规矩？”他一挥手，对水火道：

“给我杀！”

宛似盘龙腾云驾雾，五节钢棍抖闪在刺目的红焰中，那每节尺半长的钢棍，每一节足有儿臂粗，尚未落下，已有一般慑人的气势！

金芒疾盘于顶上，胜英厉喝着天马行空的直奔水火杀去，口中吼道：

“且叫你这猴儿精先上路吧！”

面对一片金芒，“百窍通”水火尖声笑道：

“什么东西！”

就在他的喝声中，五节棍一招“回龙砸”，“当”的一声，第一节钢棍几乎打中胜英右腕！

金刀弹向一侧，水火的第二招又到，那是他双手推着五节棍两端，而把第三节棍迎上金刀顺势欲砸向胜英面门！

金刀力挽，胜英奋力疾伸左掌，一把未抓住敌人钢棍，但他的金刀却反手住水火头顶上砍去！

“嗖”的一声，水火的青巾被削下来一块，倒蹬双足在两丈外，水火还真的惊出一身冷汗来……

“老匹夫，你在做垂死挣扎！”

胜英冷哼，道，

“我的儿，你又在谈大话子！”

猝然斜步卷臂，水火双手紧握五节棍暴挥狂砸，“嗖”声劲急的在空中怒吼着，方圆两丈内全是一片棍影，那种厉烈的架式，宛似狂奔出栅栏的野牛，而其劲力所至，更足以碎石裂碑！

觑准架式，认清敌人武器旋劲力道，“金刀太岁”胜英忽的大叫一声，腾空而起，随之便见漫天金芒似来自四面八方而又汇聚于一个方向射去！

那个方向便是水火的立足点！

第二章

现在，“百灵堡”应是修罗场最残酷的一面，火海中一片惨厉又尖锐的嗥叫声便应合着屋塌梁断碎瓦纷飞爆裂的杂乱间，血肉横飞，肢体抛舞，人在对着扑滚，刀刃在血里激闪，看来彼此全乱成了一团！

不待有人提醒，杀与骂全自然的结合在一起，彼此到了一个交汇点上，那便是阳间杀得不过瘾又何妨一路杀到阴曹地府去！

“百灵堡”的第一座正厅已起火了……

适时的，“金刀太岁”胜英已自一片棍影中跃上了一段围墙，“百窍通”水火的五节棍狂砸，那尺厚的墙头“哗啦”一声便溅落一大块下来！

远处，“飞天虎”铁石心已高声喝道：

怎么的，老三手底下的玩意儿又见生疏了？”

“百窍通”水火叱叫一声：

“胜老狗，你走不脱了，何不光棍些正面一拼！”

凌厉的一笑，胜英道：

“呸！你家胜老爷岂会轻言一走了之，今夜，堡在人在，堡亡人亡，唯此而已！”

挥动五节棍狂扫，水火已扑上墙头，而胜英却腾空而起空中一挺身，人已落在那座正在燃烧中的大厅屋檐上面，猛回头，他沉声喝道：

“姓水的，胜老爷在此候教了！”

仰头，“百窍通”水火见胜英一身是血的就在火苗子附近握刀闪闪，宛似书中火星真君，一愣，骂道：

“我操，吓不住老子！”

五节棍上撩，他人已倒翻而落在屋面上——

金芒电闪，和身劲扑，胜英狂叫道：

“至死方休！”

五节棍急拦又扫，水火骂道：

“去你娘的蛋！”

立刻，便听得一阵狂砸暴砍之声——

下面，双手托着“旋天环”的铁石心早将伤处扎好，正看到二人闪跃腾扑在屋面火苗一边杀得难解难分……

大喝一声，胜英兜拦住水火于屋面火头方向，他似是认定机会已到，大吼着，手中砍刀舞起一团金芒，宛似东方洒下金阳，光景是一生修为全在这一刻抖露出来了！

五节棍疾收猛截，水火也豁上老命的一头便往那片金光中拼去……

又是一声凄厉尖笑，胜英残酷的双手力搅对方五节棍，同时足下挑踢十八腿，一心要把水火踢落那片火海中……

“叮咚”之声，加上二人对喝，只见二人正自劈砍得火辣辣血花四溅，突然二人站的那片屋面上“哗啦”一声便陷落下去……

随着二人也落入那片火海中激起很高的一股火苗子……

宛如一头火洞冲出的黑豹，“百窍通”水火竟然在须发已焦中，一头冲出火团——

他全身衣衫着火，面上蒙的青巾已被他匆匆拉下，就地连着

胸臂溅流的鲜血，水火已连滚带蹭的熄去身上火，他已坐地喘息不断……

跃身到水火身边，铁石心道：

“老三！伤得如何？”

水火翻目上视，一对豹目厉瞪，道：

“稍作歇息，仍可一拼！”

“嗯！”铁石心点着头，道：

“如此，我便放心了！”

附近，“百灵堡”兄弟们仍在拼杀，对于堡主的生死已不放在他们心上，因为谁都知道这是一场灭绝战，一场至死方休的搏杀！

大吼一声，“飞天虎”铁石心道：

“再把李杰的人马召来！”

附近早有人应着往堡外跑去……

火焰发出“呼呼噜噜”响，足有三十丈高的火苗子正顺着山风倒向一个方向，啊！“百灵堡”一片火海……

突然，五条人影跃到这座燃烧中的大厅前面，当先一人三角面孔，那张脸，上宽下尖，一双奇大的眼睛正滴溜转的四下观望着，尖嘴巴翘起，几乎上唇碰到垂下来的鼻尖——

这人一经出现，便立刻走近铁石心面前，道：

“爹，可曾见到胜小玲？”

是的，这人正是“黑虎寨”少寨主“粉面鹰心”铁少朋！

沉声连哼，铁石心道：

“出路已堵，“百灵堡”已是一片火海，爹不信她一个姑娘会翻上天，看吧，爹一定为你把那眼高于顶的丫头捆回‘黑虎寨’！”

铁少朋急切的道：

“爹，闻得胜小玲的功夫不俗，她——”

伸手一拦，铁石心冷笑道：

“不俗？怎么个不俗？她爹完了，‘铁臂熊’石斗也被我们摆平在堡门楼下，连那‘绝斧’张彪也被一斧头劈死，眼下就只有个‘追魂老六’君不豪，也许姓君的早死在乱刀之下，她一个姑娘，爹不信她逃得出去——”

铁石心与儿子铁少朋二人正说着话，大厅外面又是一片喊杀之声，前面一个身形瘦长，颧骨奇大，面上阴寒如霾形同一具僵尸的汉子，双手托着一根闪闪发亮的精钢棍直冲到火场——

不错，这人正是“黑虎寨”三把头，“双胆”李杰！

铁石心见李杰率领百名兄弟赶来，沉声道：

“三把头，立刻帮着大把头二把头的兄弟们肃清‘百灵堡’余孽，完成以后把‘百灵堡’所有妇女小娃集中在大宅前的广场上，不得有误！”

“双胆”李杰咧着扁嘴，露出森森白齿，挤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举棍施礼，道：

“遵命！”

猛旋身，他厉吼道：

“小子们，大伙刚才在外面闲得直跳脚，现在轮到你们表现了，给我杀！”

跟在他身边的百名“黑虎寨”仁兄们立刻便应和着举刀往后面冲杀过去……

就在第三道大厅前面，只见二把头齐步前正督率着近两百兄弟们一拨拨的直往一道回廊上扑，再看对面，近七十名全身已

染满鲜血的“百灵堡”壮汉狂烈的肉搏着……

从地形上看，对面那些“百灵堡”仁兄们倒是已把所有兄弟们集中在一起作殊死一拼了——

一跃上前，“双胆”李杰对齐步前道：

“老齐，不就是眼前这几个人熊？”

齐步前见来了“双胆”李杰，豹目一扬，指着正在拼杀的“百灵堡”一众，骂道：

“看到没有？一人拼命，十人难挡，别看他们个个武功平庸，却抱着必死决心豁上干了！”

钢棍在地上一蹬，李杰骂道：

“操他娘，他们豁上命，俺们也不是省油的灯，老齐快把你的人吆喝过来，换上我的人！”

齐步前嘿嘿一笑，道：

“什么你的人我的人，娘的皮，全都是吃的一个大锅饭，我只是觉得胜券在握，只把人头分批轮流上，只待解决眼前这批敌人，‘百灵堡’也就全掌握在我们手中了……”

李杰指向前面，道：

“寨主与少寨主已在前面催了，怎的后面还没完没了的，这才把我召来了！”

齐步前道：

“既是寨主催促，走，跟我扑上房去，我们掩到后面杀，你看如何？”

“双胆”李杰托起钢棍，道：

“说走便走！”

二人动作快逾电掣，“嗖”的便上了大厅顶上，翻过屋脊，只

见后院两边厢屋的门全死死的关牢，后院门处已无人再往外面逃出，近二十名大汉正在黑暗中奔跑着，不知这些人在吆喝什么……

齐步前低声对李杰道：

“扑下去，先解决这些人！”

“双胆”李杰手指远处，道：

“兜起来杀，我从那面扑下去！”

齐步前点点头，那李杰已腾起身在五丈外……

院子里，忽有个大汉指着屋上叫道：

“伙计们，小心屋上有人——”

一声枭笑划过夜空，李杰便在这时怒矢般的一冲而下，钢棍劲旋，迎面举刀杀来的两各灰衣汉已脑浆迸流的倒在血泊里！

李杰人刚落地，四面又见五个汉子杀来——

怒喝一声，丈二精钢棍怒打狂捣，转眼便又被他砸死三个

两个灰衣大汉狂骂道：

“你奶的，老子同你拼了！”

“双胆”李杰活脱像个僵尸般身法轻灵，精钢棍纵横交织，彩芒四射，劲风呼啸带起滚滚强风气浪，就听他棍影中冷笑，道：

“什么东西！”

“当”声连响，火花飞溅，李伙怒喝一声：

“去你的！”

“噗叭”！只见一个大汉肩上的头忽然消失不见，代之的是漫天碎肉鲜血，脑烂骨裂……

紧接着施一个大旋踢，另一大汉已滚在三丈外，只“吭”的

一声便气绝而亡！

“双胆”李杰是“黑虎寨”的主力军，一经出手便似生龙活虎，这些久战疲惫的汉子们如何能挡！

那边，六七名大汉围上齐步前，就在齐步前飞扑而下的同时，四把飞刀已自出手——

一连三声闷吭，迎面便见三名大汉翻滚在地，有一把飞刀打中一名大汉上唇，两颗门牙已被打落，但他却闷在嘴巴里不即吐出来，双手握刀，狂杀而上……

齐步前双脚落地，一个弹腿空翻，双手探腰不由一怔，他的二十四把飞刀已被他打完——

落地再起，齐步前闪过四把钢刀劈砍，顺手在腿上又抽出一把短匕！

没有飞刀，齐步前只能凭一把匕首应敌，于是他的攻势立刻间受到对方一轮抢攻而遏阻！

李杰一举击毙五人，转身见齐步前被围，大吼一声腾空直扑过来——

两名大汉迎过来，狂乱的叱叫着，暴抢而前，两把砍刀已横了心豁上命的连带人直撞而上！

波波炫闪，溜溜交织，李杰大吼一声，一轮凶猛的暴砸又扫，两名大汉几乎同时闷哼着滚跌在地！

齐步前就把握这机会，拧腰闪踢，“叭”的一声，直把一个大汉踢翻，就在另一大汉奋力举刀当头砍到，齐步前已幽灵似的闪入大汉怀里，他那把短匕也就在这时送进对方肚子里！

一声招呼，齐步前道：

“这个院子真静，这座大厅必然有秘密！”

点点头，李杰道：

“大厅与厢门全关得紧，定然有诡！”

现在——

李杰扑到大厅后门，伸手未推开门，齐步前已低声道：

“放火！”

李杰摇摇头，道：

“老齐呀，你可别忘了，万一少寨主要的人也在这大厅里，到时候少寨主向你耍人，怎么办？”

齐步前道：

“很简单！”

李杰一怔，道：

“怎么简单？”

齐步前道：

“我就说是你老李放的火！”

“双胆”李杰笑骂道：

“去你娘的那棵葱！快想别的方法吧！”

齐步前笑道：

“你以为我不清楚？我们这次行动，不单是为少寨主的心上人，还兼掠整个‘百灵堡’银子，说不定‘百灵堡’的银子就藏在这座大厅！”

李杰道：

“那你为何还要用火？”

齐步前道：

“说你狗屎，你还真的一脑袋干拉拉的，退一边，且看我的手段！”

李杰把钢棍扛在肩头，咧着大嘴，道：

“黑虎寨你还是精不过三寨主，我看你的——”

齐步前掠入暗中，不旋踵间，便见他双手捧着一捆干柴，取出火折子点着，立刻对李杰道：

“你给我大声嚷嚷，就说火烧起来了！”

李杰立刻放开喉咙狂叫，道：

“大厅烧起来了！”

齐步前便配合着李杰的喊声，把那些熊熊大火尽在大厅门窗前闪晃不已……

后院灰暗，前宅大火，据守在这座大厅前面的六七十“百灵堡”兄弟们，前仆后继，有的惨烈的死守着不让敌人越雷池一步，有的惨烈辛辣的搏杀着，踏着兄弟们的鲜血在进行着，没有一个人身上不染血迹，不论这些血是自己身上还是敌人的……

如今，闻得固守的大厅着火，一个个回头望去，果见后门窗有火光——

立刻，便听得一人高声道：

“褚老三领二十名弟兄快迎出去，千万不能叫敌人放火，快！”

一声粗暴的厉喝，一个粗壮怒汉拎着钢刀，道：

“走！杀向后院，娘的，他们十二个哪里去了？”

这人正是褚老三，属于“百灵堡”二管事项中手下猛将，项中负责支援行动，如今正困守着“百灵堡”这座最后大厅，这些人全不知道前面战况如何——

现在，所有女眷全下了地下室，而地下室的出口便在这座大厅中——

褚老三哪会想到后院中防守的十二名弟兄已全被杀死，这时他当先拉开后厅门，迎面一团火光流星般的便送上他的脸，“嗤”的一声，褚老三的头发被燎着一片，不及还手，大叫着横撞在那巨大的柱子上昏了过去，显然，他的双目也被烧瞎了！

李杰便在这时冲入这座厅里狂扫猛砸，宛如虎入羊群，齐步前一手举火一手抡匕，杀入人群！

前面正在拼命的怒汉，忽闻大厅内已有喊杀声，二管事项中一惊，立刻又拨出二十人往大厅上杀回去！

于是，前面“黑虎寨”仁兄们立刻发一声喊，狂风扫雪般的立刻冲到了大厅廊上，“百灵堡”的人几乎是十与一之比，如何挡得住洪水般冲击，刹时便全被活活围砍在这座大厅之上！

搏杀便在这时静止下来，除了前面两座大厅烧毁，连带的十几间厢房被烧外，“百灵堡”一切如旧……

天上的圆月移向西，满天的星斗更见亮……

闪身躲在乱石旁荒草堆里的君不豪与胜小玲，遥望着附近一拨拨的黑影在奔跑，这些人全是“黑虎寨”的，从他们的现身处看，二人已知黑虎寨这次行动周详！

是的，这是一次灭绝行动，“黑虎寨”不单是毁了“百灵堡”，更决心在这次完美行动后面去掠夺“百灵堡”的三州七县十八堂口！

突然，远处有个婆娘声音传来：

“寨主有令，要我们守在外围，这时未见有漏网之鱼，大概不会再有人走脱了！”

另一男人声音，道：

“百灵堡，被我们杀绝，江湖上就看我们黑虎寨了，哈

……”

不远处，有条人影飞一般的自“百灵堡”围墙边冲来，这人似欢乐已极的大叫：

“快！寨主请二位撤回堡内去，‘百灵堡’已全部落入我们手中了！”

一声女人厉喝，道：

“别他娘失心疯似的大叫大嚷，老娘不是来了？”

那人一跃三丈的早到了一个身材婀娜，一身劲装的女人面前，施礼不迭的笑道：

“二寨主，我们胜了，‘百灵堡’数十年基业尽入我们手中，快，寨主在堡内请姑奶奶去呢！”

不错，这个面似桃花，身材娇柔，手提青月刀的女子，正是“黑虎寨”二寨主“笑罗刹”凤依依。

这婆娘三十五六岁，生了一张娃娃面，笑起来两眼眯成一条缝，她除了一个鼻子小了点，余下的可全透着迷人样，一双大脚丫子，蹿房越脊，如履平地，论轻功，‘黑虎寨’就属她第一，所以铁石心把她埋伏在‘百灵堡’外围，准备击杀漏网的……

现在，她眯眯笑的一路走向“百灵堡”……

黑暗中，从四下里上百名“黑虎寨”仁兄们一路欢叫着跟着这位“笑罗刹”凤依依身后走——

隐在暗草堆中的胜小玲几次欲冲出去迎杀凤依依，却都被“追魂老六”一把拖住——

“小玲，你一定要听二叔的话！”

胜小玲双目盈泪，道：

“二叔，我难忍这口气……”

君不豪道：

“难忍也得忍，别忘了，二叔不比你好过……”

胜小玲咬牙咯咯响，道：

“二叔，我们怎么办？”

冷沉的望向天空，君不豪道：

“血——债——血——还！”

胜小玲点点头，道：

“是的，二叔，我们一定要‘黑虎寨’遭受相同的毁灭，一定——”

君不豪道：

“甚至十倍，百倍！”

就在这时候，远处传来一群人尖号的泣叫声……

草窝中，胜小玲泣叫道：

“二叔，不好了，这群魔鬼们找到地道口了！”

君不豪沉痛的点点头，道：

“是的，他们找到女眷们的藏身地方了！”

胜小玲哭泣的道：

“怎么办？二叔，我们该怎么办呀？”

双手放在胜小玲肩上，君不豪安慰的道：

“孩子，衡情量势，这时候我们一点救人的可能也没有，但我们还是有希望，别忘了我们有三州七县十八堂口在，只要你我仍在，‘百灵堡’就有希望……”

指着仍在发出尖号的“百灵堡”，胜小玲道：

“我娘他们，还有张叔关叔的内眷孩子们……”

黯然一叹，君不豪道：

“且看天意了，实在说，二叔不指望姓铁的会放人！”

胜小玲一头撞向君不豪怀中哭道：

“我爹，我娘……”

君不豪沉痛已极的道：

“孩子，这时候你一定得听我的……”

泪眼婆娑的点点头，胜小玲道：

“我会的，二叔！”

轻轻拍着胜小玲，君不豪道：

“好，你且在这里别动，由我摸进堡内看看，如果情形许可，我自然会下手救人！”

胜小玲道：

“我跟二叔一齐去！”

摇摇头，君不豪道：

“不，你绝对不能去！”

胜小玲抹着一脸泪痕，道：

“为什么，二叔？我应该去呀！”

君不豪道：

“别忘了，他们是冲你而来，万一你被识破，再想走怕不容易了！”

胜小玲道：

“我不怕，大不了同他们拼了！”

君不豪沉声道：

“有何益处？你还不明白，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有道是：江里浪，湖里涛，江湖就是浪和涛，今夜他们‘黑虎寨’涛卷浪，他日我们便能浪冲涛，当然，堡主命我护你逃出来，便也

是这个意思，孩子，你爹的遗命重要啊！”

胜小玲噎着气，耸肩想哭，君不豪一咬牙，道：

“等我！”

“我”字出口，他人已夜猫了投林般的直往堡墙那面疾扑过去！

“追魂老六”君不豪对于“百灵堡”地势当然熟悉，他知道何处能藏人，哪里是捷径——

现在他已隐在“百灵堡”马厰与左面的一栋旧瓦屋檐处，马厰前的马场上，“黑虎寨”的四、五十名仁兄正欢天喜地的在上鞍套车，有个仁兄尚且得意的笑道：

“兄弟们，这次血洗‘百灵堡’收获上自不必说，单就金银财宝，古玩玉器，怕不得拉上十大车的……”

另一个也笑道：

“百灵堡这批角色够种，偏就遇上爷们是狠角色，两下里兜上干，他娘的皮，他们是死绝了，可是我们也死伤两三百！”

那面传来一声尖笑，道：

“原本套车是把伤的运回寨里的，寨主却突然改变了，车运财宝，伤的就留下来了，就不知派哪位把头驻守了！”

暗处，“追魂老六”君不豪冷厉的一抿嘴，心中已有了决定——

顺着一道山墙，君不豪已溜到了那座巨宅右后侧，灰蒙蒙中，一堆草窝里突然有人喝问：

“喂！人全进入宅子里干活去了，你怎么溜出来了！”

“追魂老六”君不豪暗吃一惊，知道自己穿戴着黑虎寨的衣衫，否则必被识破——

君不豪忙着望向发话地方，见是个青装汉子在方便，立刻自己边解裤子边笑道：

“杀了一夜，肚子油水全变成屎，不拉不舒服！”

那人嘻嘻一笑，道：

“这地方清静，快拉吧，完了有得忙的！”

君不豪道：

“兄弟们死伤两三百，单就善后也够忙的！”

那人“唔”子一声，见君不豪已蹲下去，便匆匆拉好衣裤往里面走去！

君不豪见那人消失在角门里，立刻腾身而起，绕着墙边到了一片竹林内，那是一片巨竹林，碗口大的根根巨竹，每一根足有十几丈高——

选了一处较隐蔽的地方，君不豪顺竹而上，刹时便在七丈高下，于是“百灵堡”的后大厅前面他可看了个仔细——

大厅前的院子里，“百灵堡”的妇女小孩二十三个全被一群大汉围在中央，大厅四周尽是“黑虎寨”仁兄们，他们有的搬掠财物，有的为伤者包扎，近百名大汉站满了四周回廊——

双手托着“旋天环”，“飞天虎”铁石心正在怒骂着！

现在——

竹上面的君不豪几乎目中迸血，如果他不是身负重任，难说他不冲下去拼命——

大厅廊上，“笑罗刹”凤依依代传令谕，道：

“把那个小娃儿拉出来！”

有个大汉一跃上前，从个女人手中一把便那小娃儿拉到廊前台阶下，而台前，地上面，这时已有两个孩子躺在血里，身首异

处！

就听得“笑罗刹”凤依依轻松的道：

“孩子，你几岁了？”

其实那娃儿顶多五六岁，头上扎了个朝天辫子，一双溜圆的大眼睛暴翻，肚子一挺便骂道：

“臭女人，我不告诉你！”

凤依依指着地上尸体，道：

“你不怕我杀了你？”

那孩子厉叫道：

“我不怕，我死了一定有人会替我报仇的！”

凤依依笑道：

“谁会替你报仇？是胜小玲吗？”

孩子嘴巴一紧，又道：

“我不告诉你！”

凤依依一笑，道：

“好个不知死活的倔强顽童！”只见她对大汉一点头，便见冷芒激荡宛如西极一现，那孩子便倒在地上，孩子连哭叫也没有，他的母亲却立刻双手捂面抽噎起来……

“笑罗刹”凤依依突的沉声道：

“说，胜小玲躲在哪里，只要说出胜小玲下落，我便放你们活命！”

说着，她缓缓走近一位半百妇人面前，青月刀边在那妇人面前闪晃，边沉声厉喝道：

“说，你女儿呢？”

“噗”的便是一口唾沫吐在凤依依面上，那妇人厉喝道：

“想找我女儿吗？这辈子你们休想——”

狠狠便是一个大嘴巴，打得那妇人顺口流血，凤依依一把拉住妇人衣领，怒骂道：

“老屁养的，小心我零碎了你！”

不错，这妇人正是胜英妻室，也是胜小玲的母亲，那面，隐身在巨竹上的“追魂老六”君不豪几乎急昏过去，他绝对想不到“黑虎寨”破了“百灵堡”以后，竟还是一心要捉拿胜小玲，这光景别说找机会救出堡主夫人，便设法混进去也难上加难——

一院的火把照耀得如同夕阳落日，那么多黑虎寨仁兄弟们把守，自己又是孤掌难鸣——

突然，大厅廊上，有个年轻人上前对凤依依道：

“凤姨，暂别对胜夫人下手吧！”

嘻嘻一笑，凤依依望着年轻人，道：

“孩子，难道你真的把她当成你岳母大人？别忘了她已把女儿藏起来了！”

那年轻人正是“黑虎寨”少寨主“粉面鹰心”铁少朋，只听他缓声道：

“不急，不急，我预测她熬不过多久便会说出她女儿的藏身之地！”

凤依依回头对廊上的“飞天虎”铁石心道：

“寨主的意思……”

铁石心沉声道：

“你就看着办吧！”

点点头，凤依依笑道：

“少寨主，大丈夫何患无妻，你偏就死心眼的盯上那个骄横

自大的胜小玲，那有什么意思，凤姨老实对你这后生小子说，真正够味的女人还是那徐娘半老女人，我说这话你不信，往后天你自会体会出来的……哈……”

她说出这话极其平淡自然，宛似喝碗凉水般，四周已有不少大汉哈哈笑了……

铁少朋道：

“凤姨，情人眼里出西施嘛！”

凤依依口角一牵，道：

“好吧，凤姨一定成全你！”

缓步走上台阶，凤依依望向一堆妇女中，已有三个孩子躲在大人后面，侧着小脸，惊骇的露出一双泛白小眼在偷窥——

伸手一指，凤依依道：

“把那个女娃儿拉过来！”

两个大汉立刻便冲过去，小女孩随着她母亲身子躲，一个大汉一掌便把那女人打倒在地，一把扯过他拉到台阶前！

凤依依伸手摸着女娃脸蛋，道：

“这孩子长的可真甜，几岁了！”

一双大眼睛直翻，小女孩腮帮子鼓得高，就是不开口说一句话……

猛的一抬头，凤依依怒对一堆妇女喝道：

“真是一群铁石心肠，难道你们不管这些孩子的死活？难道真的要我们灭绝你们？”

铁少朋也叫道：

“只要有人说胜小玲藏在哪里，我保证要我爹放了你们，绝不食言！”

冷哼一声，胜夫人厉喝道：

“杀吧，何必再多罗嗦，我百灵堡只有断头鬼，没有怕死人，你们今日已干天怒，更难道江湖公道，哼，亏你还说我们铁石心肠，你们连几岁大的小孩也不放过，虎狼之心是你们，是你们这群畜牲……”

抖手便是十个嘴巴子，打得胜夫人东倒西歪口吐鲜血，但胜夫人就是用力挺身，不即跌倒！

“笑罗刹”凤依依沉喝，道：

“杀！”

那边早跃过一个大汉，他可真够狠，一把拉住那女娃发辮，钢刀倒送疾闪，女孩只“啊”了半声便倒在地上，大汉手中拎着小孩人头，狠狠的甩在地上！

远处巨竹面上，“追魂老六”君不豪几乎泣血，他如何再能看下去？

既是无希望救人，又何必往下看去？

这是一笔偿还不清的血债，但有一口气在，誓报此深如渊如海的大仇！

缓缓的又下得巨竹，“追魂老六”君不豪闪身跃出竹林子，沿着墙边他又找到子那处藏身的草窝，胜小玲已急急的问道：

“二叔，怎的去了这么久，我爹，我娘——”

“追魂老六”君不豪僵冷的道：

“孩子，你一定要坚强……”

胜小玲点头，道：

“二叔，我会的，啊……二叔哭了——”

君不豪抹去泪痕，道：

“孩子，你爹死得英雄，死得轰轰烈烈，你妈更是贞烈无匹，死得令二叔感动啊——”

胜小玲道：

“百灵堡没有孬种，人人死得壮烈，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二叔……”

忽然，君不豪似是想到什么，立刻拉着胜小玲，道：

“快走，我们赶往最近的沧州那儿！”

胜小玲道：

“二叔是说去青龙集陶大叔那儿？”

君不豪道：

“不错，是去找陶勇，‘百灵堡’被血洗，下一个便是沧州青龙集，我们得尽快赶去，另外……嗯，我得设法弄几道小菜先叫‘黑虎寨’这批狗杂碎尝尝！”

胜小玲一向最敬爱这位二叔，虽然二叔的年纪不过三十出头，但武功与江湖阅历可算得一等一的人物，处在这种逆境，也只有听从二叔的了！

已经越过“百灵堡”的后山了，山岭上回头望下去，只见一大片堡内宅子仍然火光隐现，人影晃动……

君不豪心中仍然在求告上苍，希望是渺茫的……

胜小玲抽噎几声，道：

“二叔，我成了‘百灵堡’罪人了！”

君不豪安慰的道：

“孩子，不可有此想法，黑虎寨狼子野心的血洗我们百灵堡，表面上看他们是为你而恼羞成怒，才兴起这场杀戮，但实际上谁都心里明白，百灵堡三州七县十八堂口的买卖，黑虎寨早有觊觎

之心，‘飞天虎’铁石心打的可是如意算盘，他知道提亲不会成功，但他还是来了——”

胜小玲道：

“他那个宝贝儿子我没有见过，听说是愣头愣脑叫什么‘粉面鹰心’的吧？”

“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不错，那野种是有个‘粉面鹰心’外号，提亲那日他也来到‘百灵堡’，那双贼眼……哼！”

缓缓的，胜小玲道：

“万一那日爹要是答应这门亲事……”

君不豪道：

“当然，万一堡主答应，‘百灵堡’有一日便全归‘黑虎寨’所占据，你知道，堡主就你一个女儿呀！”

胜小玲冷笑，道：

“姓铁的父子可想得美！”

嘿嘿一笑，君不豪道：

“二叔猜想，替铁石心那老贼出这馊主意的人必是那‘黑虎寨’三寨主‘百窍通’水火，这个家伙一肚皮鬼主意，是个名符其实的害人精！”

现在，君不豪与胜小玲二人的心情都十分沉痛，因为照眼前的形势来看，可也真不能有所耽误，情形十分明显，“黑虎寨”必然会挟其血洗“百灵堡”余威，立刻派人赶往三州七县十八堂口，接收“百灵堡”买卖！

“追魂老六”君不豪边急急的往前赶，一面对胜小玲道：

“孩子，我们得连夜紧着赶，二叔我担心‘黑虎寨’会派出人

马走在我们前面……”

胜小玲点头道：

“二叔，沧州龙集距此七十八里远，午前我们一定会赶得到的……”

君不豪道：

“我在想，中途你最好暂时隐起来，由二叔一人赶去青龙集！”

胜小玲道：

“二叔的意思……”

君不豪道：

“二叔是想，你何曾吃过这种苦，连夜奔波对你而言是一种折磨，再说……”

胜小玲道：

“二叔，打从今夜起，我胜小玲要吃别人吃不了的苦，受他人受不了的罪，卧薪尝胆，誓报此血海大仇！”

君不豪点点头，道：

“但愿上苍不负你这片人子苦心！”

沧州青龙集的最大一条街上，从南到北三里长，另有几条横街却都没有半里长，市集不算大，却是相当繁华，这儿属于沧州，但却是三个县分的交界处，有不少生意卖卖就在这青龙集交割转运，因而也造成了青龙集常有着些儿畸形的闹器与壅塞。

便是这种热闹壅塞吧，总也得有个时辰，青龙集的最热闹时刻共分两次，一次是午时前一个时辰，另外便是晚饭以后的时辰！

一般来说,办正经生意的常在上午,晚上多一半人们是往秦楼楚馆找风流,饭馆酒肆买个醉的找乐子了!

“追魂老六”君不豪与胜小玲二人匆匆撞进青龙集那条长街最北头第一家的“四方京广什货栈房”时候,大楼房里正有三十多人在楼房忙进忙出,人多,谁也没有看清来的是什么人,直到

里面,那间豪华的客厅上,一个六尺高大的红面大胖子抹着油嘴巴走到厅门口——

君不豪才低声道:

“陶堂主!”

浓目一扬,大胖子面上惊异的挤出个干笑,“鬼使”陶勇伸出双手,笑道:

“是二堡主,怎的不见骑马……”

另一侧,胜小玲道:

“陶叔!”

陶勇猛的吃一惊,道:

“是小姐,怎么你们——”

伸手一指,君不豪道:

“陶堂主,我们里面说去!”

“鬼使”陶勇已看出“百灵堡”必然出了大事,急急的把君不豪与胜小玲请至后面自己书房内!

满面怒忿,胜小玲已是双目见泪……

于是,陶勇真的吃惊了!

第三章

“追魂老六”君不豪与胜小玲二人在奔来青龙集时候便已把伪装在身上穿的“黑虎寨”青装卸去，君不豪身上染着敌人的血，加上胜小玲的眼泪，“鬼使”陶勇便立刻知道“百灵堡”那面必出了大事！

就在书房内三人刚坐下来，陶勇这才肃容的向君不豪与胜小玲见礼，道：

“属下青龙集第一分堂堂主陶勇，恭候二堡主和小姐金安！”

胜小玲突然收眼泪望向君不豪——

伸手一拦，君不豪沉痛的道：

“非常时期，陶堂主免礼！”

就在一张八仙檀木桌旁坐下，陶勇惶恐的道：

“二堡主这是——”

君不豪一叹，道：

“昨夜总堂口出事，‘黑虎寨’以求亲被拒为名，掠我‘百灵堡’基业为实，突然率领六百余众，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血洗‘百灵堡’，堡内男女四百余众只走出我与小姐二人，情形危急，姓铁的可能很快便来接收青龙集买卖，他们必会以压倒优势尽歼我们在此兄弟……”

“鬼使”陶勇怒骂道：

“黑虎寨什么玩意，姓铁的响马出身，除了心狠手辣外，他还会他娘的什么？”

君不豪道：

“百灵堡已破，他们会对十八堂口施以各个击破，以眼前形势看，我们只能退避，不可正面撻其锐锋！”

沉声吼着，陶勇道：

“叫他们来吧，大不了玉石俱焚，同归于尽，想在我陶勇手下拾捡便宜，他娘的，瞎了他们狗眼！”

君不豪缓缓道：

“以目前而论，青龙集没有堡内支援，便断然不是他们对手，正面卯上，我们的复仇机会便更加少了！”

陶勇忿然的道：

“听口气，二堡主似已有了定夺！”

君不豪道：

“现在是我们化悲愤为力量的时候，首先立刻把我们‘四海京广什货栈房’门关起来，所有弟兄全召回来，我有分配，就这件事，你大概得花上两个多时辰调集吧！”

点点头，陶勇道：

“分散在各路弟兄全召齐是需二个多时辰！”

君不豪道：

“那就好，首先命现有的弟兄，收拾一应东西准备立刻撤出青龙集，并派出弟兄分赴另十七堂口通知他们暂时撤离，告诉他们留下暗号连络，等候通知！”望望一旁木然的胜小玲，又道：

“我与小姐也要吃些东西先歇上一阵子，等弟兄们到齐以后，你来唤醒我！”

带着悲愤，陶勇匆匆走出书房去了——

胜小玲悲伤的道：

“二叔，黑虎寨真的要赶尽杀绝？他们会赶来青龙集？我以为那种可能是有，但总在三五天以后吧！”

摇摇头，君不豪道：

“今天也许不会来，但难保他们明晚不会来！”

君不豪如此肯定，是因为他曾暗中听到铁石心的话，同时后厅前面的那种惨绝人寰的一幕，他不敢详细对胜小玲讲，江湖上本不着兴杀害妇孺老弱，那不是大丈夫们行径，但黑虎寨仁兄们可不讲这些，铁石心可是响马出身，弱肉强食才是他们生存之道，江湖规矩，那是狗屁！

现在——

青龙集“四方京广什货栈房”才开门不过两个时辰便匆匆的关门了，住在栈房的各地客商连同他们的货物骡马大车，也只得转向别的客店暂住！

“四方京广什货客栈”在青龙集是最大一家，他们除了栈房揽货，更加上各路连络，码头接运，驾车接货送货，人手少说也有两百人！

就在陶勇命谕下，“百灵堡”的青龙集第一分堂不到天黑便召集了一百四十多名弟兄——

“追魂老六”君不豪就在栈房内人声扰攘中走出来，迎面出现一个八尺大黑汉——

君不豪知道此人是青龙集第一分堂两个副堂主之一，叫熊霸，人称“黑牛”——

“黑牛”熊霸见房内走出君不豪，忙着上前见礼，道：

“青龙集第一分堂副世主，拜见二当家！”

君不豪伸手一拦，道：

“熊副堂主辛苦了!”

熊霸已挺身厉叫道:

“总堂口出事,弟兄们全知道了,别的没话说,就是这口鸟气大家憋不下,就等二当家调派,弟兄们戮力一拼了!”

点点头,君不豪道:

“弟兄们已回来多少了?”

熊霸道:

“快一百五十名了!”

君不豪道:

“快叫陶堂主来!”

熊霸正要回身,陶勇已与另一副堂主“花豹子”任三成双双并肩走来——

“花豹子”任三成一见君不豪,忙上前见礼,道:

“属下见过二当家!”

君不豪点点头,道:

“二位来得正好,我们一齐到屋子里来……”

三人围坐桌边,君不豪这才把前一夜发生的事详细对三人说了一遍,只因为胜小玲不在一边,君不豪说的才十分详尽……

这时陶勇三人无不血脉奋张,破口大骂——

陶勇更是怒不可遏的道:

“这是我们‘百灵堡’每个兄弟的血海大仇,二当家,姓铁的不是人呀!”

君不豪咬牙道:

“此仇当然必报,但这时候我们必须慎密思考,小心应付,老堡主把小姐托付与我,当然是要我们共保小姐,振兴我‘百灵

堡’，但愿在此危难关头，大家能同心协力共度此一灾难……”

“黑牛”熊霸一掌拍在桌面上，厉喝道：

“兄弟们全听二当家调遣，娘的，血债血还，以命抵命，我饶不了‘黑虎寨’那批龟孙子们！”

陶勇道：

“如此说来，铁石心那狗操的必然会找上青龙集了！”

君不豪道：

“一定！”

一边，“花豹子”任三成道：

“叫他们来吧，弟兄们现已集中，非杀他们个片甲不留，也叫姓铁的知道大爷们的厉害！”

摇摇手，君不豪道：

“不！正面对杀的时机未到，打从今日起，我们的行动必须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不可稍有差池，因为我们再也输不起了，而眼下，我以为应采取‘打不过躲得过’的策略，首先青龙集弟兄们连夜撤退，等候我的通知！”

陶勇道：

“尽是撤退总也不是办法吧！”

沉沉一笑，君不豪道：

“撤退就是隐藏我们实力！”他一顿又道：“当然，我们不会就此罢手，今夜我便亲自率领一百名兄弟回扑‘百灵堡’，以奇袭手段，如果成功，那时是‘黑虎寨’料想不到的一项失败！”

“黑牛”熊霸一拍胸脯，道：

“二当家，收复总堂口事，少不了我黑牛了！”

陶勇道：

“二当家，我这就去调派人手！”

君不豪道：

“陶堂主等等！”

陶勇道：

“二当家还有何吩咐？”

君不豪一叹，道：

“这件事我不想要小姐知道，如今她受的打击实非常人可以承受得了的，我以报仇大义培养她的精神，所以我要陶堂主一直陪着她，总堂口她是不宜即刻回去了！”

陶勇一怔，道：

“二当家的意思是今夜行动没有我的份了？”

君不豪道：

“青龙集第一堂口太多的事等你去做，而小玲由你保护，更是责任重大，今夜我与任熊两位副堂主率领一百兄弟们前去，也是要看情形下手，倒是这里，得马上行动了！”

陶勇点头，道：

“好，我先选出一百弟兄，先叫他们吃饱了睡下，只等二当家的调派上路！”

“小姐那里别去打扰她，若是醒来，就告诉她我很快会返回来的，且莫告诉她我又回‘百灵堡’了！”

陶勇匆匆走去，君不豪对熊霸、任三成二人道：

“这次‘黑虎寨’血洗我‘百灵堡’，大约不过六百余众，我预测他们受伤的不下六七十人，本来他们要把伤者送上马车运回去，但他们却掠夺我们太多财物以致于把伤的人留在‘百灵堡’，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立刻分兵踩我们各处堂口，‘百灵堡’便自然

安全无虞，他们便留下部份人马暂住我们‘百灵堡’只等各处平靖，‘百灵堡’的基业便永远归姓铁之手了！”

任三成骂道：

“操他娘的，好狠毒呀！”

熊霸抖着络腮大胡子，道：

“娘的，姓铁的小子八成是个杀人狂，脑筋不正常。”

任三成道：

“老子迫不及待要会会这恶魔！”

君不豪道：

“二位记住，我们要‘稳扎稳打’，绝不蛮干，以维我们这点元气！”

熊霸激动的道：

“板荡出忠良，乱世出侠士，二当家这付担子，属下等心中有数，可也真苦啊！”

君不豪道：

“但求报得此血海大仇，便君不豪拼出性命也在所不惜，只是——”

君不豪未说出来，果然苦在心头——

现在——

同样的一天星斗……

圆月无缺，但圆月似在讪笑着什么，因为月影下正有一批人物在奔走——

青巾蒙面，青色劲装，每个人背上皆背着一把锃亮钢刀，他们行动神秘，奔跑快速，山阴道上望之宛如一群恶魔出现，大约估计不下两百之众！

从这些人前去的方向看，显然是往沧州，而沧州的青龙集外面，这时候“追魂老六”君不豪正站在一排榆树下面对追赶前来的胜小玲劝说着：

“孩子，二叔不是不叫你去，而是……”

胜小玲急急抹着眼泪，道：

“二叔，你就别说了，我要看着敌人在我的面前倒下，看着他们流血，看着他们哀号，否则……”

君不豪道：

“这种机会绝对有，二叔有信心让你达成目的，但却不是现在，快同陶堂主回去吧，及早离开青龙集，别忘了你身负重伤，‘百灵堡’所属十八堂口还须你去支撑！”

胜小玲道：

“二叔，我如果不见敌人倒下去，只怕我真的会发疯，二叔，你答应我的要求吧！”

君不豪十分平静的道：

“孩子，你必须忍一时之气，‘百灵堡’的千秋大业犹待你去重振，更何况一旦敌人发现你的行踪，他们必将千方百计的谋你算你，这样我们反倒要遭受他们各路追击，陷于被动地位，这对我的计划是有碍的！”

君不豪的话自然有道理，他曾在暗中听得“黑虎寨”少寨主铁少朋的话，那“粉面鹰心”可是正千方百计一心要捉到胜小玲。

陶勇走近胜小玲，劝道：

“小姐，二堡主说的不错，现在我们争利害而不争气，我们的目标是要黑虎寨血债血还，但那个目标尚早，千万别在这时候使性子呀！”

双肩开始耸动不已，胜小玲道：

“二叔，我连爹妈的尸骨都不能亲手料理？”

面色突的一寒，君不豪道：

“这句话叫二叔心痛，发生这种事，每个人的心中全在沥血，没有人不是满肚皮苦水，这次二叔重回‘百灵堡’，也是揣测出是打击敌人的机会，换句话说，也是要对我们的士气稍加提高而已！孩子，你忍耐吧！”

扶着胜小玲抽噎的肩头，陶勇道：

“小姐，我们上路吧，二当家也该走了！”

“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陶堂主，我预定三日后我去会合，希望到时候能看到几位堂主赶来会合！”

陶勇道：

“属下已派出快马通告各分堂，至少三百里内的几处分堂堂主会赶上会合！”

摆摆手，君不豪道：

“好，你们快走吧！”

胜小玲收住泪，道：

“二叔此去多多小心——”

君不豪点点头，直望到陶勇与胜小玲消失在远处的夜色里，这才回身大踏步往前追去！

“追魂老六”君不豪追上青龙集第一分堂的弟兄，“黑牛”熊霸与“花豹子”任三成已迎过来，任三成道：

“小姐怎会知道我们去‘百灵堡’，没有告诉她嘛！”

君不豪道：

“出了这种惨事，她是吃难咽睡不好，我们一有行动她便立刻知道了！”

熊霸道：

“二当家，我以为这次回扑总堂口，不管敌人多寡，我们不计较，能拼几个便是几个！”

君不豪道：

“我预期铁石心必定将大批财物先行掳去，另外必然会派出另一批人赶赴青龙集，他们应该就在这几天会展开行动吧！”

任三成咬牙，道：

“操他娘，我期待能在半道上碰到他们！”

君不豪以为然的道：

“如此你就上当了！”

任三成道：

“二当家，你这话怎么说？”

君不豪道：

“首先我们要认识一点，黑虎寨派往青龙集的人物必然是精挑细选能拼能杀之士，其次，他们派出的人马必然不在少数，目前以我们百名弟兄，只怕一旦遇上吃亏的还是我们，当然，万一真是这样，那就等于他们达到直接毁了第一分堂的目的！”

任三成道：

“便这样我们也不含糊，说啥还有得拼的！”

君不豪道：

“不，我们不能再损失了，我期盼的是连本带利的往回收，而非是增加血本！”

君不豪忽然忆及什么，立刻对任三成道：

“派两个精明干练弟兄充当斥骑，我还真担心双方会不期而遇……”

任三成立刻奔到前面，唤出两名年轻兄弟赶往探路去了

这条山路对青龙集弟兄们来说谁都十分熟悉，因为每个月都会有弟兄赶往“百灵堡”公干，如今虽走夜路，仍然如履坦途！

就在四更天时候，忽然前面两名探子回报：

“二当家，前面有情况了！”

君不豪神情一振，道：

“你没有被发现吧？”

探子摇摇头，道：

“没有，前面有条河，那批王八蛋们正在过河，月亮把他们照得可清楚——”

君不豪道：

“应该看出多少人吧？”

另一汉子道：

“我看总有两百多！”

君不豪闻听，一声冷笑，道：

“果然不出我所料……”

任三成道：

“二当家准备怎么应付？”

君不豪冷冷道：

“让他们过去，大家各找地方掩藏起来，他们来的人越多，对于我们这次行动越有助益！”

熊霸道：

“怎么说？”

君不豪道：

“这次很明显，他们人全派出来了，‘百灵堡’那面我们就容易下手了！”

于是，任三成与熊霸二人立刻命弟兄们就地隐蔽，任何人绝对不能弄出一点声音出来！

刹时间，正在山道上奔走的百名“百灵堡”第一分堂弟兄们，便立刻闪身隐于荒草乱石堆与山岩后面……

敌人的行动可真够快，君不豪的人也才刚刚隐好，只见为首的一人已往这面奔来……

君不豪看得可真，光景可不正是“黑虎寨”的“笑罗刹”凤依依！

跟在凤依依的身后的是四个金刚般怒汉，再后面，便是青色劲装的“黑虎寨”弟兄们——

这彪人马来得急也去得快，未曾听得有人大喘气或说句话便匆匆往青龙集方向奔去——

不错，为首的女子正是“笑罗刹”凤依依，她绝对想不到半道上会碰上“百灵堡”的人，而且还是她心目中唯一令她佩服的“追魂老六”君不豪所率领。

原来那晚凤依依亲自为逼问胜小玲下落而残杀“百灵堡”一众女孺，结果她十分失望，铁少朋自然更失望，于是她同铁石心商议，可能胜小玲已逃离“百灵堡”，而最有可能去的地方便是青龙集。

于是，她便在“百灵堡”稍歇一日后，决定亲率两百弟兄赶来青龙集，而铁石心已与儿子铁少朋，受伤的巴少雄、水火，以

及齐步前等，押着三十余辆装满财物的马车赶回黑虎寨，只把受伤的近八十名弟兄，留在“百灵堡”疗伤，由三把头“双胆”李杰，领百名弟兄驻守在“百灵堡”，光景是把“百灵堡”据为己有了！

现在，东边天际正在泛白，远处朝阳坡前的“百灵堡”已在望，往日，这时候早已听得堡内传出了阵阵公鸡鸣叫，如今却是沉静得令人有些不自在……

有些薄雾，灰蒙蒙的薄雾，与青龙集赶来的弟兄们穿的灰衣几乎一致！

遥望着“百灵堡”，“追魂老六”君不豪血脉奋张，他用力的喘了几口气——

是的，这儿原是自己的基业，如今丧失在敌人手中已三天，三天是个短暂的时刻，但三日时光却足以把他与胜小玲，甚至“百灵堡”弟兄们急疯！

“百灵堡”内原本是自己哥们，那里也充满了情谊，充满了义气，更闪耀着人性光辉！

可是这一切，偏就在一场搏杀中全化为乌有，如今住在里面的，却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于是，君不豪忿怒的咬着牙，牙缝中挤出几个字：

“任副堂主！”

一边任三成应道：

“属下在！”

君不豪道：

“领五十名兄弟掩到堡东西五十码埋伏着！”

任三成匆匆领人往后山坡移动，君不豪沉声对一旁的熊霸

道：

“熊副堂主！”

熊霸忙上前，道：

“属下在！”

君不豪指着堡后，道：

“带五十名兄弟掩到堡后面大竹林中去，记住，听我的叫喊你们便自后面杀进去，我预期他们大部份会住在后面那个没有烧着的大院里！”

熊霸立刻应道：

“遵命！”

山坡前的薄雾在飘动，飘向不远处的那条河面上——

于是，河面也似披上一层薄纱，灰蒙蒙的！

“追魂老六”君不豪，这位当年道上的大杀手，也是专门领取赏银的人物，虎目怒视，嘴巴紧闭，竟然大摇大摆的直往“百灵堡”的堡楼前面走去！

君不豪龙形虎步，金刚怒目，左手扶着插在腰间的剑把，右手拎着另一把长剑，走地有声的往前走着……

就在第一座被敌人焚烧的哨楼下，他冷目望了一下，隐隐然地上还有不少血迹，而尸体大概全被掩埋了吧！

于是，君不豪又到了第二座哨楼，那地方尚有几只断腿隐没在草堆里，几支柱子上还黏着人肉毛发——

登上大路，君不豪距离堡门尚有十丈远，那面已传来喝叫声：

“站住！”

君不豪并未站住，却反倒走得更快！

“咯吱”一声，大堡门被四个青装大汉拉开来，四把砍刀高举，刹时便冲到了君不豪面前——

双目炯炯逼视着正前方，君不豪根本不看围来的四个青装汉——

不料其中一人还真认识他，一声怒骂，那人道：

“好啊，原来是漏网之鱼，如今失心疯的又送上门来了！”

君不豪凜然怒瞪那汉子，道：

“你说什么？”

形容狞狰的哈哈笑，那汉子双手抱刀，道：

“你没什么大不了的，姓君的，今天只怕你也得跟着你们那些死绝的伙计们一道去黄泉路上叙旧了！”

君不豪目芒闪敛，不动声色的道：

“怕仍得烦请各位送上一程了！”

另一大汉面皮一抖，吼道：

“老子们乐得相送！”

君不豪道：

“那么各位还等什么？”

四个仁兄还真的一怔，有两个回头远处望，还真担心会来了什么大队人马，否则姓君的怎敢一人前来，除非……

远处仍然十分沉静，显然就是姓君的一人——

其中一人对另外三人施着眼色，猛然举刀便砍！

另一个口中狂骂着：

“宰了你这邪龟孙子的——”

他的话未完，子母剑锵然出鞘，凌空只见青芒劲闪，其快简直无与伦比！

鬼号着捧腹打旋，两名青衣大汉飞洒着一溜血芒翻倒在路边石堆里——

没有死，但全身一抽一抽的在蠕动，配合着蠕动的是那划破苍穹的尖号声——

君不豪不用多看一眼，因为他下刀的地方便是开人的膛，而“追魂老六”的手段就是这样！

另两个大汉闪得快，这时已在了三丈外——

惊与怒，令二人破口大骂起来！

其中一人厉叫道：

“你娘的，好恶毒的手段！”

淡淡的，君不豪指着挤撞在那石堆上，肚肠正往外蠕流的两个汉子，道：

“你是说他们那付德性吧！”

另一大汉骂道：

“妈的，不是说他们还会是谁？”

君不豪面无表情的道：

“不错，手段是残酷了一些，但比之你们连妇孺老弱也下手，那就小巫见大巫了！”

二人对望一眼，其中一人喝道：

“你说什么？”

君不豪道：

“你明知故问！”

浓眉倏竖，另一大汉怒道：

“你娘的，如今你只一个人，你以为你能翻上天去？”

冷冷一咧嘴，君不豪道：

“能不能翻上天只怕你二位已没机会看见了！”

他“了”字出口，子母剑绕身疾卷，晨阳尚未冒头，但见虹射电掠，他的整个人便旋转于两个大汉之间——

立刻，一阵撞击声震得人耳膜发麻，火星四溅，刀光辉映，君不豪便在这时笔直的腾空三丈高，空中一个翻身人已于堡门走去！

他不用后看，只要听那两位仁兄，“呼叱呼叱”往外冒血的声音就够了！

于是，就在君不豪走出三五丈远，身后面才听得“咚咚”两声响，两个大汉已倒在血泊里……

不错，死状与前两个仁兄一样，只不过前两人是被横着切开肚皮，后两人则是竖着被刨开！

脚步声便在这时候响起来……

君不豪举头望去，他冷冷笑了——

堡内一路冲出十二名青装大汉，可笑的是这十二个大汉中竟然没有一个认识他的！

现在，君不豪已气如浪涌，双目泛赤，因为杀人总不是件赏心悦目的事！

一拥而围上君不豪，其中一人破口便骂：

“操你娘，他们可是你杀的？”

君不豪冷冷道：

“不是我杀还是你杀的？”

大汉怒极的骂道：

“我操，你小子可真坦白，老子问你，你为何杀他们？”

君不豪笑笑，环视围着自己的人，道：

“难道你们不认识我？”

十二个人全露出迷惘之色，那大汉吼道：

“你究竟是谁？”

君不豪道：

“我是何人难道‘飞天虎’那老小子没同你们说？”

大汉一愣，沉声道：

“好小子你还是尽早直说，免得兄弟们得罪自己人！”

君不豪呵呵一笑，道：

“铁石心他老小子是我大舅子呀！”

其中一人早厉声骂道：

“去你娘的那头蒜，我们寨主几曾有过你这么个妹夫，山东响马二十年我最清楚不过，你小子准是‘百灵堡’漏网之鱼！”

这汉子话声犹在耳，子母剑已有如长短两条怪蛇般飞闪而上，比闪电还要快，一下子便见那大汉暴旋着鲜血狂喷的身子摔出两丈外……

大汉厉叫似枭鸣的只吐出半声……

“杀——”

围在四周的另十一名青壮汉子便在这时发一声喊，十一把钢刀齐举，群狼争食般便一哄而上！

“咯崩”一咬牙，“追魂老六”君不豪那强壮的身体突然怪异的呈陀螺形往空直冲三丈，半空中他突然双脚怒蹬，子母剑便倏然盘旋而下，立刻便听得几声凄叫，一篷篷血便似落雨般标溅得两丈方圆尽是红斑点……

拧身落在三丈外，君不豪身法一变，贴地直往扑来的七个大汉撞去——

子母剑绕闪如电掣，宛似一个滚动的刀轮，立刻便见三名大汉抛刀捧腿，狂嗥凄叫，血光喷洒中业已滚向路边草堆！

有个大汉双目尽赤，双手举刀，大叫道：

“这畜牲——”

只是他尚未骂完，君不豪已自他身边闪过，浓稠的鲜血混合着花花绿绿的肚肠，就像一刀切了个大西瓜般，瘡痍流淌了一地！

十二名青衣大汉刹时只余三人，而三个人中突然一人狂叫着骂道：

“操你娘，好狠，快去报告三把头知道！”

这话等于是提醒另外两人，别再杀了，因为敌人太厉害，就算再加三人也不是个儿！

然而“追魂老六”君不豪却不然——

嘿嘿一声干笑，君不豪挟着冷凉的笑声腾空忽翻三个空心跟斗，落地，但并不转身，右手长剑在身前，东出的晨阳把剑芒激射得刃芒毕露，道：

“想走？”

三人一愣，其中一人吼道：

“不是走，是找我们三把头来收拾你这狗操的！”

沉声一哼，君不豪道：

“那与逃走是一样！”

大汉怒喝道：

“你想怎样？”

君不豪道：

“朋友，大爷一生最是恨那些没有骨气又见风转舵的人，别

人可以拼命，为何你三人不战？”

三个大汉见君不豪并未回身，甚至连头也不回过来，立刻用眼色互相招呼，缓缓的向君不豪移近……

其中一人沉吼道：

“小子，早晚免不了一战，稍等一时又有什么，难道你不敢面对我们三把头？”

君不豪冷哼一声，道：

“错了，君大爷就是来会姓李的，而你们……”

一个大汉叫道：

“既要会我们三把头，朋友，你且稍待如何？”

君不豪一声哈哈，道：

“还是想溜？也好，今日我便网开一面，你们每人斩去自己一手吧！”

三个大汉彼此对望，而君不豪又道：

“这是我自己也想不到的会对你们这批家伙如此厚道，三位，机会难再，可别辜负君大爷这片仁慈之心——”

突然，三个大汉似是同一想法，谁也不开口，甚至连足音也不出的便飞扑而上！

三个大汉就在君不豪身后发难，是无声无息的出手！

前面，君不豪似在脑后生了眼睛般，“嗖”的一声他已半声不吭，蹲矮猝旋，子母剑平削怒刺连成一气，“唿—噗”是两种反应不同的声音，三个偷袭者顿时便被开肠破肚，血糊糊的像是几只破水桶般洒落一地血糊淋漓而又尚自蠕动的玩意儿……

“嗷……啊……”三个大汉撞在一堆！

“追魂老六”君不豪后脑哪会有眼眼，当然他也未曾用心去

听，而是他的那把长剑反映出他身后面三个大汉的动作，而且比之一面镜子还清晰！

现在，君不豪反而站住脚步不走了！

因为远处“百灵堡”那面正冲过来二十多名青色劲装大汉，不用猜，全是“黑虎寨”留下来的！

为首，是个颧骨奇大，面上光溜溜而又双目深陷的瘦高个子，猛一看活脱坟场冒出来的僵尸！

是的，这个仁兄便是“黑虎寨”三把头，“双胆”李杰！

看肩上扛着一根精钢棍，李杰一蹦半尽高的呼喝叫骂着一路冲到了“追魂老六”君不豪面前——

双目怒视，心里却是一惊，李杰嘿嘿一阵笑，道：

“娘的老皮，我道是哪个吃错药又失心疯的狗杂种敢来大爷们面前撩拨野火，原来是大爷们手底下溜掉的大鱼一条又游回头了——”

君不豪冷冷的怒视着李杰，道：

“李杰，道上哥们送我一个外号，你难道没听说过？”

“双胆”李杰龇牙一笑，道：

“追魂老六！”

重重的一哼，君不豪道：

“那么，你应该知道君大爷此行的目的了！”

“呸！”李杰暴喝道：

“追你娘的老魂去，碰上李爷，你这‘追魂老六’就成了‘掉魂老六’了！”

君不豪不怒，反倒哈哈一笑，道：

“嗯，我倒是忘了，你阁下素称‘双胆’，是比别人胆子大得

多，怪不得你还敢于留下来！”

“双胆”李杰双目圆睁，一蹴手中钢棍，喝道：

“姓君的，你以为一个人便想夺回你们这‘百灵堡’？行吗？”
君不豪道：

“行与不行端看一个人的决心，‘百灵堡’的遭劫又落得如此凄惨下场，那是我们的大意而疏忽，进一步而言，也是我们根本没有把你们‘黑虎寨’一窝响马当成一回事，但现在我们却接受这一惨痛教训，‘百灵堡’的基业雄厚，姓李的，我们会重整旗鼓，戮力一拼，我们更将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手段回馈你们，而且很快就叫你们尝到你们应得的恶果！”

忽的仰天大笑，李杰道：

“操你娘，你是痴人说梦话了，眼下的‘百灵堡’已是我黑虎寨的分舵所在，就连你们的三州七县十八堂口也将很快为我们所有，你小子还敢在此大言不惭的尽放响屁，姓君的，你太愚蠢太不自量力了，我老实的直说吧，如今你们的青龙集第一分堂，这时候只怕已落入我们黑虎寨之手了，而你……”

君不豪并不吃惊，神情淡然的道：

“是吗？”

李杰叱道：

“你以为我吃撑了在吓唬你？”

李杰自然不知道君不豪夜里已发现“笑罗刹”凤依依的行踪，当然，他更不知道君不豪早一天就把三州七县十八堂口全及时的撤离——

君不豪冷冷道：

“李杰，你的确没唬我，因为你们一定会乘胜追击，一举拿

下所有属于我们的地盘堂口，当然青龙集距此最近，也必然首当其冲！”

李杰发现君不豪如此肯定，心中也在嘀咕，忽然，他嘿嘿一阵鼻笑，道：

“姓君的，如果你够种，何妨说出胜小玲那丫头的下落出来！”

君不豪道：

“你真的很想知道？”

李杰道：

“不错，而且我们当家曾亲耳听得胜英老儿向你托孤，你能不承认？”

君不豪心中沥血，从李杰的这句话，便立刻使他想起那晚血战的一幕——

堡主与“飞天虎”铁石心血战在熊熊大火的大厅前，当时自己也不清楚竟然会不知不觉的把一付重担搁在自己的双肩，唔！那实在是身不由己哟！

一刹间，君不豪的面色陡然泛白，泛青，双目精芒已逼视着面前的李杰——

不！李杰的人已变成了恶狼，至少在君不豪的眼里李杰他是一头恶狼！

而李杰却逼问道：

“君不豪，你没胆子说出胜小玲那丫头下落……”

君不豪突然高举右手，狂烈的叫道：

“杀——”

第四章

“杀”声激荡在“朝阳坡”四周，那股子回荡不绝的声音传向了远方，而远方也有了回应！

正待举棍扑击的“双胆”李杰，闻得远处回声，隔着一道堡墙回头望，晨色曦阳里，只见两拨灰衫大汉举刀往这边杀来……

就在坡脊处，两拨灰衣大汉一分为二，一批直往堡后面扑去，另一批却顺着堡外面那条山道往这面扑过来——

太过令人意外了，“双胆”李杰猛回身，骂道：

“狗东西，你又在哪儿搬来这批东西！”

轻松一笑，君不豪道：

“他们不是东西，是人，是专程赶来送你们这群喝人血吃人肉的凶残家伙们上路的人！”

“双胆”李杰大手一挥，道：

“弟兄们，迎上去杀！”

就在李杰的喝叫中，围在君不豪四周的青装大汉们便立刻斜刺里吆喝着往那条山道上冲去——

君不豪沉声道：

“李杰，我很失望！”

“双胆”李杰怒道：

“怎么说？”

君不豪道：

“如果留守在此的人物就你李某一人够得上台盘，说真的，

我还真有些大失所望！”

钢棍力挽个斗大棍花，李杰狂叫道：

“姓君的，你休矣！”

斜掠，君不豪大喝着，剑光如雪，猛劈暴刺，身法十分细腻的闪扑而上——

而李杰却棍沉力猛，行动如电，棍打棍挑，凌厉迅捷，只见棍影闪闪带起“呼呼”劲风，汹涌澎湃的一波波棍浪袭向对方！

于是——

君不豪立即展开一路剑法，刹时间二人战成一团！

此刻——

远往山道上扑下来的那拨灰衣大汉，为首的正是“青龙集”第一分堂副堂主“黑牛”熊霸——

这时候熊霸满面肌肉抖颤，大络腮胡子根根直立，双手握着一对八角钢锤，望着迎来的二十几个青装劲汉，口中已在大叫：

“砸死你们这群畜牲！”

立刻，熊霸率领的五十名弟兄附合着一声大叫：

“杀！”

于是，双方一经接触，便在这斜坡道上不要命的砍杀起来！

熊霸双锤狂抡暴砸，大声喝道：

“哥子们，给我狠宰！”

喝叫声粗厉，大虬髯猬张，怪枭似的一声狂笑，立见两个青装劲汉头烂肩塌撞死在堡墙那突出的黑石角上，活脱像是摔烂两个大西瓜！

八角铜锤上染着血，“黑牛”熊霸狂猛的怒旋猛砸，“叮当”声响，又是几把钢刀被磕上半天——

便在这时候，“百灵堡”那个大堡门里刹时又冲出一彪青装大汉，其中有个大汉狂叫道：

“妈的，不就是这几个人毛，也敢斗胆赶来送死！”

熊霸一见自堡内来的少说也有五十个，大吼一声便迎上前去——

宛似六丁神投胎转阳间般，熊霸已舞起一对八角铜锤顶击而上，一对铜锤施开来，激荡的如风雷滚动，只见他自弯道斜坡上腾空而落入这群人的正中间，其架式果有万夫不当之勇，力拔山河之气——

就在十几个青装大汉怒叱着分自四面围抄向熊霸，一声霹雳吼叫，立见头碎肢断，人飞血溅，更见躯体翻滚，哀号连天，须臾间，敌人已被他纵横挥砸，摆平了七八个，而令那些外围的仁兄们忙不迭回闪躲避！

上面的拼杀似已近尾声，因为二十几个青装汉子已躺下一半，有几个因形势被逼不得不拼死抵挡向四周乱砍，另有几个已被灰衣汉子在坡上追杀！

这光景看在熊霸眼里，立刻仰天狂笑，道：

“哥子们，斩尽杀绝，一个不留！”

大喝声响彻云端，熊霸那八尺巨体突然狂旋如陀螺，分握在手中的八角大铜锤平扫狂砸，七名青装大汉抵不住，已被他砸成一排肉酱带着血雨倒翻出去，双锤猛力一合，又将一名悍不畏死而怒扑近身的大汉砸得脑浆迸流，血花红白一团黏上他的大胡子上面！

堡前面，“追魂老六”君不豪已冷笑，道：

“李杰，你不应被称做‘双胆’，你该知道往往胆大的人是被

吓死的，现在，你就会马上知道我所说的话是十分有道理了！”

精钢棍舞得滴水不进，李杰知道君不豪在剑上造诣，更何况能在“百灵堡”坐上第二把交椅自也是不简单人物，一路拼杀下来，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一味紧守门户，只期望自己弟兄们能尽快击败敌人，然后再一齐收拾这位“追魂老六”！

如今听得君不豪这么一说，李杰已觉出气氛不对，他那阴司判的面孔已是白中透青，青中泛黑，咬紧牙关，凶猛泼辣的沉声道：

“放你娘的狗臭屁，李爷不吃你这一唬！”

君不豪并不急于抢攻，子母剑交相辉映如电，尽在李杰四下里闪击，闻言嘿嘿笑道：

“我们的伏兵已出，前后交相夹击，这遭你们全死定了，难道你小子还看不出来？”

“双胆”李杰当然想回头看，而且已是心急如焚而又迫不及待的想看，只是君不豪的剑刃锋芒尽在他的耳畔“嗖”声连连

现在，山坡边的小道上，兵刃的寒光闪耀，躯体的跌滚沉闷，加杂着利器切入骨肉中的“噗嗤”声，人们发自丹田的怒吼与惨号，双方在追扑，在对砍，追扑中有着喝骂，对砍里更见一条条生命先激起鲜艳的血花，然后便颓然的静止而趋向于幻灭……

灰衣染红了……

缠斗中——

“黑牛”熊霸大吼一声，道：

“哥子们，这里已没几个敌人好对，我去接应二当家的，他奶奶的，会是谁那么的难缠……”

腾空而起，熊霸只几个翻跃便扑到了君不豪身后，由不得他沉声骂道：

“我操，原来是黑虎寨的活僵尸！”

君不豪一笑，道：

“熊副堂主，我在琢磨，是活捉呢，还是把这狗操的摆平拉倒……”

泼辣的一轮狠砸，“双胆”李杰暴喝道：

“且让我们一同上路吧！我的儿！”

凌空劲旋，君不豪空中撑腰，平静的道：

“你配？”

一连七声脆响，火花迸溅成片，那面，熊霸已高声对君不豪，道：

“二当家的，你就大方些把这头狼赐给属下，看我怎么折磨他吧！”

君不豪笑笑，道：

“你那面怎样了？”

熊霸道：

“放心吧，二当家的，就快完全解决了！”

君不豪道：

“任三成那面呢？”

熊霸应道：

“咦，怪了，任三成这头花豹子是由堡后暗道摸进去的，怎么这时候一些动静也没有？”

沉喝一声，君不豪道：

“熊霸，这小子死活不论，他是你的了！”

他话声一落，随身而起，便往“百灵堡”内扑去……

“双胆”李杰怒骂，道：

“君不豪，你小子不是人，你孄种，未分胜负就走人，你是他妈的哪门子英雄好汉——”

双锤并举，熊霸大眼怒翻，吼道：

“王八蛋，你咤唬个鸟，老子来侍候你也是一个样！”

双手托着铜棍，李杰那双颧骨更见突出而双目似要塌入眼眶中的大骂道：

“娘的老皮，你这是半道上拾便宜，打的是车轮战，抹杀了江湖规矩，你们——”

“哦呸！”熊霸怒喝道：

“去你娘的江湖规矩，黑虎寨一窝响马也敢奢谈江湖规矩？暗中领人马血洗我们总堂口又算他娘的什么规矩？我的儿，还是手底下见真章吧！”

急促的喘着气，李杰怒吼连连着：

“妈的，老子们师出有名，‘百灵堡’如此下场，完全是姓胜的狗眼看人低，他不该把他的女儿比成凤，将我们少寨主比成犬，这就叫王八好当气难受，黑虎寨咽不下这口窝囊气，如此而已！”

熊霸哪管这些，就在李杰话才落，猛的举锤扑上，空中金芒溜闪，已是交互打出十七锤——

“叮当”之声震耳欲聋，钢棍撞击在八角铜锤上激发出的碎芒，便宛如星河泛滥的猝现在二人之间——

“黑牛”熊霸人高马大，抡动一对八角铜锤，气势磅礴，酷似城隍庙门把守的门神爷！

而“双胆”李杰人虽比熊霸瘦矮了些，但他的四十八斤重精钢棍上力道却是凶猛悍烈无匹，扫砸起来全是硬拼不让——

两个人便谁也不稍退的对拼在“百灵堡”前面的坡道上，附近却有人大叫道：

“杀光这批人熊，一个也别放走！”

正激烈拼打的李杰，狂击三棍腾身而起，显然是想往斜坡道那面扑去，却不料熊霸一声怒骂，道：

“我的儿，你走不了啦！”

就在他大喝声中，八角铜锤在一片炫目的冷焰中疾闪在半空中李杰的面门，而李杰也立即猛烈反抡大钢棍迎击硬拦，闪射篷飞的流烁光彩中，跟着自空中而后地上再次传出密集的“叮当”撞击声，接着便见二人各自后跃！

尖啸着，李杰扭曲着僵灰面孔，再次凶悍的冲上！

八角铜锤便在这时候金光怒闪，熊霸似是耐不住的抖手掷出左手铜锤尖啸着砸向李杰……

回击的铜棍下压已至中途，“双胆”李杰咬牙欲碎，准备承受飞来铜锤也不放弃必将得手的一击！

空中立刻暴响起“澎叱”声，只见——

李杰跃起空中的身子尚未落地，他的钢棍已下砸在“黑牛”熊霸的左肩头，只把个熊霸那奋勇冲前的身子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但李杰也未曾占得便宜，熊霸的八角铜锤便在同一时间送上了李杰的胸腹，将这位“黑虎寨”三把头砸得口吐鲜血一连倒翻五丈远才颤巍巍的晃荡着站起身子！

双胆李杰可也真绝，他站起身以后立刻吐出半斗鲜血，双手

持棍便往坡下走去，连胸前正流着血也不顾了！

李杰连声招呼也不打就走了……

他甚至对那些尚在拼命的兄弟们也不叫一声的晃着身子离开了朝阳坡！

跌坐在地上的熊霸，肩头上一棍真不轻，一时间痛得他张口直噎气，一个字也吐不出来，见李杰往坡下走去，也只是本能的想撑起身子追，但左肩头火辣辣，一条左臂已抬不起来，眼巴巴只在心中咒骂不已！

山坡那面正在有六名灰衣大汉往坡上追另三名青装汉，那是仅有的三个敌人了——

“黑牛”熊霸咧嘴笑了——

便在这时候，飞跃着过来了十几个灰衣大汉急急的叫道：

“熊副堂主受伤了，快！”

熊霸在一阵喘息后对扑过来的兄弟们笑笑，道：

“都收拾干净了？”

有个大汉点头，道：

“副堂主你看，有三个想逃，兄弟们追去了！”

另一大汉道：

“副堂主，使大棍那王八蛋呢？”

熊霸指着坡下，道：

“被我一锤砸得不知东南西北的往那面下去了！”

几个大汉一听，逐齐声道：

“奶奶个熊，他还想逃？追！”

伸手一拦，熊霸道：

“别追了，他活不了的，倒是快把受伤兄弟们包扎好，我们

还得往堡内冲呢!”

熊霸带了五十个弟兄，死伤三十多人，从堡里奔出来的黑虎寨仁兄也不少，但却被熊霸的人杀死杀伤近五十，山坡前草地上尽是断肢残尸，连带着不少人抱着自己伤处直哆嗦着尖嚎泣叫不已！

有个兄弟拾起熊霸一支八角铜锤，道：

“副堂主，我扶你进堡去！”

熊霸吃力的站起来，道：

“娘的老皮，如果姓李的不是久战身疲，这一棍砸来不定还真废了我的左肩，要了老命！”

“百灵堡”里面，“花豹子”任三成率领着五十个弟兄自堡后面摸进去，发觉堡内后院静得出奇——

“花豹子”任三成还真怕有埋伏，立刻便命大伙疾速退出堡墙外，就在一片巨竹林里，任三成正在筹思对策，突然有个弟兄叫道：

“快来看！”

任三成一惊，疾快的绕向竹内深处——

于是，任三成豹目隐然泛赤，牙齿“咯蹦”直挫的怒骂道：“娘的老皮，好残忍啊！”

五十名弟兄围住一个土坑，那土坑绝不是人挖本就是原有的，因为坑中还长着荒草——

现在，土坑已堆着石头，石头下面尽是尸体，有许多还暴露在外面，大清早已有不少苍蝇落在上面叮食——

任三成仔细一看，不由跳起脚来骂：

“操他娘，你们看，女人小孩全有，他们这还是人吗？弟兄

们，这是血海深仇呀！”

一阵山风吹来，立刻有股令人欲呕的尸臭——

任三成一跺脚，手舞三尺“戟斧”大喝，道：

“弟兄们，杀进去！”

这时候，“百灵堡”前面的斜坡上正杀得惨烈呢！

任三成已不顾一切的当先冲入堡内，就在他冲入后院两个大厢房内，不由得更加忿怒——

只见厢房中床上地下铺的盖的锦缎大衣，桌上排的有酒有肉，躺在上面的却全是“黑虎寨”近百名受伤的仁兄——

那些躺在锦被上的青装大汉们，一见来了这些灰衣握刀大汉，已知大难临头，有几个——不，至少有近三十个受轻伤的，已抽出钢刀大骂着扑上去！

“花豹子”任三成怒骂道：

“铁石心那老响马真不是东西，他真的把财物掠走，留下你们这些驴等着挨宰！”

有个青装大汉似是个小头目，闻言吼骂道：

“娘的皮，你们‘百灵堡’已完蛋，操，凭你们这些又能成什么气候，早晚也难逃挨刀命运，识相的还是归顺我们‘黑虎寨’吧，小子们！”

“花豹子”任三成大骂道：

“娘的老皮，别管老子们会不会挨宰，眼前先收拾你们这群黑虎寨忠狗！”

那大汉挡在二十几个轻伤弟兄们前面，他似是心中十分清楚，只怕一个也别想活——

钢刀一横，大汉沉声道：

“朋友，你应该看看清楚，目前我们这里可全是一群伤势极重的人，别说是拼命，便举刀迎战也一筹莫展，别忘了江湖规矩，伤者不杀，死者不究的话——”

“花豹子”任三成道：

“这句话我十分同意，而且我们一直信守着这种说法，伤者已失抵抗，又怎能对他们下手？死者已矣，谁还再去追究他的既往？”

大汉似是神情一松的道：

“如此说来，各位且请前面去，我们这里——”

冷冷一牵嘴角，任三成道：

“不过我的话尚未说完——”

大汉一怔，道：

“快说！”

任三成轻松的道：

“江湖上谁人不知你们黑虎寨住了一窝标准的‘山东响马’，试问响马也讲这些江湖规矩？”

大汉怒视任三成，道：

“爷们不承认自己是响马，我们远近既有生意，水陆码头也做买卖，你们有堂口，我们有分舵，怎可说爷们是响马？”

冷冷的，任三成道：

“如此说来，你们也讲求江湖规矩了？”

大汉道：

“当然！”

任三成突的怒骂道：

“娘的皮，你们血洗‘百灵堡’，连妇人小孩子一齐宰，你们可

曾想到什么江湖规矩？后竹林你们埋尸不用土，却搬石块往尸堆砸，又他妈怎么说法？”

身后面，有个弟兄冷凄凄的道：

“别说了，副堂主，我们要他们眼前报！”

任三成突的大吼，道：

“给我狠宰！”

朝后一挥手，厢门外一群灰衣大汉早忍不住的一拥而冲进这间大厢房里——

一个箭步，任三成搂头便对迎面大汉劈出十三“戟斧”又踢出三脚，逼得对面大汉踩着地上躺的伤者躲！

于是，就在这大厢房里，兵器的撞击声与双方咒骂声宛如一台野戏开锣，火星四溅，刀光辉映，鲜血崩射，与沉闷的断气声，就在这激忿的灰衣壮汉们狂杀狂砍中进行着——

“花豹子”任三成已把对面大汉堵在厢房一角——

大汉似非弱者，他扭肩侧背，蹲身侧首，一把砍刀刀光如血，凶悍的拼力抵挡——

任三成已杀出火来，弹踢穿闪，一把“戟斧”凌厉的尽在大汉面前狂斩暴砍，蓝汪汪的斧刃，几次未送上大汉的顶门，却是他的扫腿已狠狠的踢中大汉三下狠的，要不是有墙阻挡，只怕大汉早被踢翻飞去——

缠斗中，任三成突然以斧戟之间的倒钩钩住对方砍刀，便在这电光火石的刹那间，任三成倏忽旋斧，戟往上指而斧刃却“呼”的推向大汉，只见血光立喷，大汉狂嗥一声，砍刀业已脱手飞去！

当大汉的砍刀“哗啦”落地，任三成的“戟斧”暴砍又挑，大汉的胸前已被撕裂如面盆大的一个血洞，浓稠的鲜血宛如河堤之溃

决，淅淅沥沥的溅了任三成一身！

“花豹子”任三成伸手抹去面上流的鲜血，猛回头，已见弟兄们杀得可真带劲，连地上躺着哀号的全一并砍杀不误，刹时间一地伤者全被砍死，连床上只能翻动大眼的汉子们，也只能眼睁睁的挨刀而无力还手！

也就在这时候，“追魂老六”君不豪一闪而到了这座大厅后院，正迎着“花豹子”任三成自大厢房走出来——

君不豪一见任三成满面血红，忙问道：

“任副堂主受伤了？”

任三成摇头，道：

“托二当家福，我没挂彩！”

君不豪道：

“那你的脸……”

任三成一笑又恼的道：

“敌人的，唉！二当家呀，可真是惨……”

君不豪已走进厢房，见弟兄们一个个走出来，每个人身上全是血，细看自己弟兄们并没一人受伤，再看厢房中敌人死的全是躺在那儿受伤的，不由面色一寒——

君不豪就在大厢房细看一遍，忿怒的走出来，一个箭步冲近任三成，劈手便是个大嘴巴子，沉喝道：

“是惨，你竟然残忍的领着弟兄们对一群失去抵抗的敌人也下起手来了，你是逞能耐？还是想当英雄？”反手又是个大嘴巴，骂道：“平日陶堂主没有教导你们？报仇雪耻当然重要，可是江湖规矩不能不遵，你怎对这些奄奄已半死的人下得了手？真气死我了！”

“花豹子”任三成低头连连自责，道：

“是，是，二当家教训得极是，是属下一时气极了才下这灭绝命令的，属下该死！”

“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敌人不仁，我们不能不义，江湖有江湖生存的例规，如果我们同敌人一样的残杀失去抵抗能力的人，我们岂不也同敌人一样残无人道？”

“花豹子”任三成突然戟指墙外，叫道：

“二当家，我是看到堡外面竹林后的那个坑……二当家，他们不是人呀！”

“追魂老六”君不豪一愣，道：

“竹林后是有个大坑，怎么了？”

任三成道：

“所有总堂口男女老少全被堆在那土坑里，气人的是他们不用土掩埋，却用石头砸，二当家，惨呀！”

牙咬在嘴唇上，嘴唇在出血，君不豪道：

“走，带我去看！”

任三成立刻回头吩咐他的弟兄，道：

“你们快杀出去与熊副堂主会合！”

五十名弟兄便一声喊，一齐往堡前面冲过去……

这里，任三成与君不豪，二人一路扑到了那巨竹林里，君不豪先是举头望望一棵大竹，那棵他曾在那晚暗中跃上去的巨竹，也因而使他望见了那幕惨绝人寰的杀戮！

现在——

君不豪十分明白，现在不是他痛哭的时候，如果他不及时化

悲愤为力量集中意志，不定“百灵堡”还真被灭绝！

绕到竹林后面，有一股异味飘过来而令君不豪一窒！

这时候晨阳已升，大批苍蝇落在暴露在外的尸体上，那种光景何异屠场！

石块下面血肉狼藉，君不豪突然双膝跪在土坑边，双目直视，双手颤抖的冲天沉声，道：

“血债——血还！百灵堡的人不能白死，我君不豪在各位面前发誓，必以同样手段——血洗黑虎寨！”

“花豹子”任三成见君不豪跪下，也跟着一齐跪下！

这时他沉痛的道：

“二当家！属下就是看到这些才忍不住对那些大厢房里的敌人下手，他们太可恶了！”

缓缓站起身，君不豪道：

“即使这样，我还是不同意你的做法，因为那将使我们的行为落于残暴，为人所不齿！”

任三成道：

“二当家教训得是！”

君不豪道：

“走吧，堡前面的搏杀似已结束，我们过去看看！”

任三成指着土坑，道：

“二当家，这里——”

沉重的又望了一眼，君不豪道：

“我们先把堡内情况弄清楚，这里我已有计较了！”

“追魂老六”君不豪与“花豹子”任三成二人跃进“百灵堡”内，绕过后面那座大厅，前面一连两道院子已全被焚烧得面目全

非，梁塌墙颓，好不凄凉，连着回廊与几处厢房也全都烧毁！

“追魂老六”君不豪就在第一座大厅前停下脚来——

仰望着半黑半焦的横梁，君不豪想到当时就在这里自己受堡主托孤遣命才痛心的护着胜小玲冲出去——

君不豪一直想不通，以堡主的身手，他应该可以同敌人拼战到底，甚至同归于尽，但堡主却是——

堡门已有人冲过来，是“黑牛”熊霸，他被人扶持着！

君不豪不再沉思，忙走近前，道：

“熊副堂主受伤了？”

熊霸咧嘴一笑，道：

“不碍事，属下骨头粗皮肉厚，还撑得住！”

君不豪道：

“伤在哪里？”

熊霸道：

“谢谢二当家关怀，只在左肩上挨了一棍！”

君不豪道：

“李杰那畜牲呢？”

熊霸道：

“吃我一锤，腹烂吐血，已不辨方向的往山坡下走去。我敢说
他走不出半里地便会死在半道上，所以我也就懒得追他了！”

君不豪一愣，道：

“你没看他躺下？”

熊霸笃定的道：

“他小子死定了！”

君不豪立刻命令任三成道：

“快追杀那头狼！”

任三成一怔，道：

“二当家的，刚才你不是还教训属下不可对死伤的敌人再施毒手吗？”

君不豪沉声道：

“姓李的不同！”

熊霸一惊——任三成笑道：

“反正已伤得快死了，会有何不同？”

君不豪道：

“我不说你们自然不清楚，传说这李杰练过‘守阳功’，除非是开肠破肚或取下他的顶上人头，否则他运起‘守阳功’来护住一点元气不散，他便能从死里逃生！”

任三成一听立刻跃起身直往堡外扑去，一路他还遇上几个追杀敌人的弟兄返回来，问及曾看到姓李的，几个人满身是溅的血，都直摇头……

“花豹子”任三成一出堡楼便展开轻功直往朝阳坡下追去，一路他可看的仔细，直追出五里外尚未看到“双胆”李杰的影子——

于是，任三成真相信二当家的话，“双胆”李杰真的会“守阳功”，被他遁去了！

有些忿然，也有着丧气的模样，“花豹子”任三成一路又折回“百灵堡”，正看到一部份弟兄们在为伤者包扎！

有二十多人举着锄头在朝阳坡后面挖坑，显然准备埋死人的——

这时候，“追魂老六”君不豪已在巨竹林的那个土坑边设下

了香案,他与受伤的“黑牛”熊霸二人燃香焚纸的跪在香案前!

四五十个兄弟正把所有堡中的绵被毯子或床板抬在土坑边,一具具尸体便由坑中抬上来用绵被卷起,每一具一个坑,成排的就埋在朝阳坡的一道畦埂边……

“追魂老六”君不豪暗中祷告:

“且等灭了黑虎寨,必取姓铁的顶上人头来祭!”

土坑中的尸体可真不少,男女老少一共三百七十七具,有几个娃儿的人头分不清是谁的,只得一具尸体分一个的包扎掩埋掉!

“追魂老六”君不豪最是注意堡主“金刀太岁”胜英的尸体,但却一直未发现,甚至一具烧焦的尸体也没有,不由得十分奇怪,便立刻派出人去前面寻找!

正遇到“花豹子”任三成折回来,“追魂老六”君不豪一见,立刻问道:

“做了?”

摇摇头,任三成道:

“属下一路小心追下去,可是一些征兆没有,看来八九不离十,姓李的真有什么‘守阳功’呢!”

一边,“黑牛”熊霸跺足骂道:

“可惜!可惜!竟然会被这王八蛋逃遁,操他娘,他日兜上必砸烂他的狗头……”

“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是我急于要入堡一探,忽略了把姓李的这门功夫告诉你们,错在我,不能怪你们!”

“花豹子”任三成道:

“这里尸体埋完以后，弟兄们是否折回青龙集拦杀那个黑虎寨的婆娘？”

“花豹子”任三成话刚说完，“黑牛”熊霸道：

“二当家，我不信姓李的肚皮里外烂，他还会逃得掉，我这就再去看看！”

君不豪道：

“不用了，我们还得重新分派人手，赶快把这里料理完也好尽快离开！”

任三成道：

“别忘了，黑虎寨二寨主‘笑罗刹’凤依依那个恶婆娘，她要是在青龙集扑个空，八成她会立刻率领人马回扑‘百灵堡’而来！”

熊霸沉声道：

“来就来，正好一拼，谁怕谁来着！”

摇摇头，君不豪道：

“我说过，打从现在起，我们斗志不斗气，‘百灵堡’不能再有损伤，因为我们再也损伤不起了！”

“花豹子”任三成道：

“二当家，我们全听你的吩咐！”

“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派出一部份弟兄把敌人死的就掩埋在竹林那个大土坑里，记住要用土掩埋起来，另外也把他们伤的加以包扎，厨房里造饭，大伙吃饱便上道！”

“花豹子”任三成心中一百个不愿意，这时候他也不敢再多说，立刻便派出十几个人去处理敌人死伤的。

现在，“追魂老六”君不豪心情沉重的往前面两座被焚毁的大厅走去，他十分认真小心的在烧毁的大厅中寻找——

当然，他并不是在找什么宝物——

更不是找什么贵重东西！

一道挡在大厅后门的八尺巨大玉石屏风，如今已因为支架的烧毁而倒下，地上跌得稀烂的玉石拌合着烧黑的桌椅凳子，明显的什么也没有——

最前面的那座大厅，每年各堂口都会返回堡里，大家便在这座大厅口聚聚，商议着各路买卖，热闹个三五日才分散！

现在——

这座大厅已毁，欢笑的声音似犹在君不豪的耳畔响起，而令他心中一痛！

找不到堡主“金刀太岁”胜英的尸体，这会令胜小玲最难过的事——

但君不豪也正往好的地方想，也许——

嗯！也许堡主真的劫后余生的逃过一劫了吧！

但无论如何找不到堡主的尸体，这在君不豪的心中总是个疙瘩——

就在他正要率领着六十多名弟兄及十几个伤的要离开这“百灵堡”时候，他把近四十名受伤的“黑虎寨”仁兄们集中在后院里——

咬着牙，君不豪对这些满面惊悸的汉子们叱道：

“留下你们活口，带话给铁石心那魔头，这是一笔他此生还不完的血债，我们会叫他寝不安枕，食不知味的整日提心吊胆过日子，直到我们把他的头摆在死者坟前，而你们，他日杀场再

碰上，便没有如此仁慈的对你们了！”

终于——

“追魂老六”君不豪率领着青龙集第一分堂弟兄们匆匆的又离开了“百灵堡”——

令他遗憾的有两件事：

其一，未曾找到堡主尸体！

其二，没有搏杀掉“双胆”李杰。

但再怎么讲，这也算是一次成功的袭击，至少把“百灵堡”内近百名“黑虎寨”仁兄们击溃！

没有太多歇息，君不豪率领着这批弟兄已从另一条道上疾奔而去！

一夜奔跑，直到东方天际泛起鱼肚白——

“追魂老六”君不豪对身边的“花豹子”任三成道：

“任副堂主！”

任三成忙应道：

“属下在！”

君不豪道：

“这种小跑步的紧赶一夜，约摸着已有百里地了吧？”

任三成笑笑，道：

“回二当家话，足有百里以上，只多不会少！”

君不豪道：

“就我所知，前面有个三叉口，往东走便是去青龙集，派两个弟兄，要他们机伶些赶往第一分堂探探，有什么消息，就要他们回报白马镇外刁家骡马栈！”

任三成道：

“遵命，属下立刻分派人！”

君不豪望着熊霸，道：

“走了一夜，你的伤——”

熊霸伸伸左臂，笑呵呵的道：

“走了一夜，也等于活血，如今算是好了一大半，二当家就别为属下操心了！”

君不豪道：

“白马镇还有五十里，目前先找地方叫大伙歇歇脚填饱肚皮，赶着正午我们便会赶到了！”

熊霸道：

“二当家，以你看黑虎寨那面会不会派人扑我们的白马镇第二分堂？”

“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这我就不敢说了，不过——”

熊霸道：

“白马镇相距‘唐山黑虎寨’足有四百里，如果他们真敢派人前去踩我们堂口踢盘了，娘的老皮，正好痛宰他们！”

君不豪道：

“形势上我们应该躲着，所以我已经交待陶堂主，把话传向高威，要他立刻把人马撤离，等待我前去！”

熊霸道：

“白马镇外的刁家骡马栈并不属于我们‘百灵堡’所有，我们赶去方便？”

君不豪道：

“一时权宜之计，等我们会齐以后我自有安排！”

绕过一道大山弯，远处果然有个三岔路口，任三成已将派往青龙集两人叫到君不豪面前——

望着两个精明小伙子，君不豪点点头，道：

“你二人赶回青龙集分堂堂口，别出面，只暗中查看，有什么特殊状况，便立刻回来报告！”

二人对望一眼，其中一人道：

“二当家，我们往哪里找你们？”

君不豪一笑，道：

“是我忘了告诉你二人，记住，我们去白马镇外的刁家骡马栈房！”

就在三岔路口，两个年轻灰衣壮汉绕道往青龙集赶去！

“追魂老六”君不豪率领着弟兄们继续往白马镇那条路上赶去——

君不豪再也想不到，派出的两个年轻人竟然会出事！

而且几乎给自己制造个极大危机！

因为“黑虎寨”赶去青龙集的“笑罗刹”凤依依，她可并未回扑“百灵堡”，因为她心中可肯定，她不相信会有哪路人马袭击“百灵堡”，既然自己已扑到青龙集一场空，衡情量势她不能就此罢手！

于是，就在四百人马歇息以后，她率领着人马又走了，而且是扑向——

第五章

从三岔道绕向青龙集的两个年轻人，一个叫黎耀精，另一个叫郝百正，不过平日里大家叫顺了口，于是一个被叫成妖精，另一个也叫走了音的成了板凳……

匆匆的顺着山道往前赶，黎耀精对前面走的郝百正道：

“喂！板凳，要你看，我们的堂口会不会同总堂一样的被那批王八蛋烧个精光？”

前面郝百正道：

“我看不会！”

“听口气，你像是很肯定了？”

郝百正道：

“妖精，你怎的死心眼也不深想，你想想，‘黑虎寨’打的是什么主意？他们一心对我们赶尽杀绝，然后顺理成章的好接收‘百灵堡’的各堂口产业，你想他们会放火烧了以后，然后再花银子塔盖？只怕姓铁的不会那么驴吧！”

黎耀精笑笑，道：

“你说的是有点道理，不过板凳呀……呀……”

猛回头，郝百正冷冷问道：

“怎么不说了？岔了气了，妖精？”

顺手前面指，黎耀精道：

“板凳，你看！”

郝百正道：

“看什么？”边回头望向前面——

于是，二人惊吓得怔住了！

就在那嵯峨的泛青色山壁下的山道上，两百名青色紧身劲装黑虎寨仁兄们，正低头“吭叱吭叱”的快赶路，为首一人骑着一匹黑不溜的乌锥马，马上是个女的，有个青装大汉在马前面摆着马缰绳疾步走着——

形势非常明显，马上的女人准就是黑虎寨二寨主“笑罗刹”凤依依——

这条山道绝对不是去朝阳坡“百灵堡”，当然也不是回唐山黑虎寨，而是直奔百里外的白马镇。

猛吸一口气，黎耀精低声对郝百正道：

“板凳，走不掉了，听我的！”

郝百正道：

“妖精，你有什么主意？”

黎耀精道：

“来不及解说了！”

妖精的话是不错，前面已有四个大汉扑过来了，是的，这四个凶汉正是“笑罗刹”凤依依贴身四武士！

没有回头跑，更未拔刀抵抗，甚至“妖精”还招呼“板凳”二人迎上前去——

四个青装大汉见二人迎过来，其中一人哈哈大笑起来，另外三人也满面笑意的冲过来——

一抱拳，黎耀精笑对冲到身边的四大汉道：

“给四位兄台见礼！”

四个大汉错身已把黎耀精与郝百正围在中央，正面大汉打

量着二人，道：

“果然是‘百灵堡’漏网之鱼！”

黎耀精立刻摇手，道：

“不，过去我们是‘百灵堡’属下第一分堂弟兄，现在已经不是了！”

大汉双眉一扬，道：

“你怎么说？”

黎耀精笑道：

“四位兄台可是黑虎寨的吧？”

有个大汉沉喝道：

“操你娘，明知故问！”

黎耀精涎脸笑道：

“既是黑虎寨仁兄，事情就好办了！”

“好办？”

黎耀精道：

“我这里有口信要送给你们头儿，四位请带我们过去见见如何？”

正面大汉再细看二人一眼，遂点点头，道：

“跟我来！”

几个人没有走多远，“笑罗刹”凤依依已骑马到了——

前面大汉立刻向凤依依施礼，道：

“二当家，果是‘百灵堡’的人！”

凤依依媚目一亮又笑，笑得双眉成了一条细缝，葱般的细手一挥，道：

“别耽误赶路，杀！”

可真轻松，笑嘻嘻的模样就要人的命——

黎耀精忙双手直摇，道：

“杀不得呀！祖奶奶！”

凤依依左面梨涡一现，道：

“为什么杀不得？”

“敢问姑奶奶，可是打从‘沧州青龙集’来的吧？”

凤依依点点头，道：

“不错！”

黎耀精又道：

“而且姑奶奶你们扑了个空，对吧？”

凤依依笑容立收，沉喝道：

“你怎么知道？”

黎耀精道：

“我不说姑奶奶你只怕还不知道，我兄弟二人便是青龙集‘百灵堡’第一分堂的人……”

“呼”的腾身下马，凤依依人已站在黎耀精二人面前，一张寒气逼人的脸上隐现杀机的道：

“说，你们的人全撤向哪里了？”

黎耀精道：

“昨日已撤到白马镇了！”

咬着银牙，凤依依道：

“果然被我料中，准是合着高威的人马准备同我们大力一拼了！”

黎耀精忙摇手，道：

“不不不，姑奶奶，正好相反，我们这两处分堂已商议好了，

决心投效你们‘黑虎寨’了!”

忽的仰天一声笑，凤依依道：

“这么说来，如今陶勇正在高威那儿了?”

黎耀精道：

“不但我们堂主在，一百多名弟兄全在那儿!”

凤依依突然面色一寒，道：

“高威同陶勇一向忠于胜英老儿，老娘还不敢相信他二人会投效黑虎寨!”

黎耀精道：

“我们堂主对大夥说过，人要认形势，识时务方为俊杰，如今‘百灵堡’被灭，大势所趋，江湖将一统于黑虎寨旗下，再说各处分堂无力与你们相抗衡，不投效只有死路一条，所以……”

凤依依道：

“所以就派你二人前来了?”

黎耀精笑笑，道：

“我们一共派出四个弟兄，两个弟兄持拜贴赶往唐山‘黑虎寨’，我二人是回青龙集，希望能遇上‘黑虎寨’哥们，运气，半道上碰个正着，真叫人高兴!”

柳眉紧皱，凤依依道：

“听起来似真，细细琢磨是假的，我看……”

黎耀精往前走一步，道：

“姑奶奶，小子句句实言，不信你只到了白马镇便立刻明白了!”

冷哼一声，凤依依道：

“以我看来，高威与陶勇商议妥当之后才派出你二人，目的

是诱老娘入陷阱，是不是？”

黎耀精道：

“还真被我们堂主料中了，就怕姑奶奶会朝这上面想，所以我们堂主又交待，见了黑虎寨哥们以后，只把话传到，人就留在你们这里，不必立刻回去了！”

沉声，凤依依问四个贴身武士，道：

“你们看这小了的话是真是假？”

有个大汉道：

“二当家的，这小子的话五五对折！”

另一大汉道：

“二当家的，且问问看他们知不知道胜小玲那丫头下落？如果他们知道，那便证明他二人的话十成十可靠了！”

凤依依点点头，立刻逼近黎耀精，道：

“小子，你如果说出胜小玲的下落，见面第一功我便记在你头上！”

涎脸一声笑，黎耀精道：

“回姑奶奶的话，这事情我是听堂主提过，实在说，‘百灵堡’走脱几个人，青龙集同白马镇还真的没人知道，这以后打听，才知道只活了个胜小玲，可是胜小玲逃往何处？至今没人知道！”

凤依依却知道“百灵堡”不但逃走胜小玲，而且还有个保驾的“追魂老六”君不豪，对面这二人没提君不豪，大概真的不知道“百灵堡”走脱的人物了！

这就是“妖精”黎耀精的干练处，他知道对面的凤依依这批人未曾回到“百灵堡”，而是直扑白马镇，所以他便装糊涂的不说“君不豪”三字，因为一旦说出“追魂老六”，凤依依立刻会

揭穿他一派谎言，其结果便只有被宰！

凤依依缓缓移动着脚步——

回身，青月刀已拔在手中——

黎耀精一惊，忙道：

“姑奶奶，你要杀我二人？”

凤依依冷哼，道：

“二位，起始我们的计划便是灭绝‘百灵堡’，当然包括你们三州七县十八堂口在内，这就叫净化我们的阵营，灭绝敌人任何东山再起的野心，二位，对不住了！”

青月刀已扬，锋刃银芒激闪，黎耀精已叹道：

“杀我二人便如同捏死两只蚂蚁，但自今而后，‘百灵堡’十八堂口弟兄们，必个个奋不顾身的与你们黑虎寨周旋到底，一千多名弟兄所结合的力量，黑虎寨即使战胜，必也付出相当代价了——”

青月刀已架在黎耀精脖子上，凤依依道：

“错了，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各个击破而不使他们有联手的机会，其结果你们应该清楚——”

一咬牙，黎耀精道：

“姑奶奶既如此说，那就下手吧！”

郝百正已憋不住的骂道：

“操她娘，这算什么嘛，叫了半天姑奶奶挡不住还得挨刀，妖精，你的好主意……”

“叭”的一个大嘴巴，凤依依怒视郝百正，道：

“你找死，敢骂你姑奶奶是‘妖精’！”

郝百正张口吐出嘴里鲜血，吼骂道：

“谁骂你了，我的这位兄弟叫……”

“叭”，又是一嘴巴子——

黎耀精已叫道：

“别打了，姑奶奶，我便老实对你说吧……”

郝百正立刻大怒，道：

“妖精，你若变得恁般没骨气，我骂你十八代老祖宗了，叫他们杀吧，二十年后，你我还是一条英雄汉！”

黎耀精怒道：

“闭上你的臭嘴，你不开口没人当你是哑巴，说出话来惹人厌，不如憋在肚子里化成一股臭气从裤裆里冒出来！”

凤依依缓缓收起青月刀，道：

“说吧，你要说什么实话？”

黎耀精道：

“来的时候白马镇那边已有所准备，如果不见我二人回去，那更表示归顺无望，黑虎寨果然要赶尽杀绝，他们必将戮刀一拼了！所以——”

凤依依点点头，道：

“如此说来，姑奶奶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手不刃血的接受投降，另一条就是杀下去了？”

黎耀精道：

“不错，但明智的人当记得一句名言——”

凤依依道：

“吆！什么名字？”

黎耀精道：

“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策也！”

凤依依笑得银铃似的道：

“小子，看不出你还喝过墨水嘛！”

黎耀精道：

“书没读过，江湖上跑了多年，听来的！”

猛旋身，凤依依高声道：

“拿绳子，先把二人拴牢，我们往白马镇快赶！”

黎耀精叹道：

“一场拼杀已在所难免了！”

一边郝百正也道：

“杀就杀吧！娘的皮！”

凤依依已翻身上马，闻言一笑，道：

“放心，我决定不杀你二人，只等高威与陶勇来降，我会把你二人交给他们！”

黎耀清立刻叫道：

“这不行！”

凤依依道：

“为什么？”

黎耀精道：

“从白马镇往东五十里内我们已开始布置埋伏，只要一见到黑虎寨人马，便立刻冲杀，姑奶奶你想想，这后果该多严重吧！”

四个武士已将二人拴牢，其中一个大汉道：

“二当家，以我石鹰看来，不如先放一人赶着前往白马镇招降，要他们两位堂主赶到五十里外来迎接，人马只准他们带五十名，如此一来就不忙他们玩奸施诈了！”

另一大汉也附和着，道：

“二当家，石鹰的设想周到，我丁泰也如是想！”

凤依依道：

“白鹰与路万里呢？”

另两个大汉齐声道：

“我们也是这么想！”

点点头，凤依依道：

“既然你四人都如是想，那就先放他一人立刻上路，我们慢慢往白马镇走！”

四个大汉中，那个雷公嘴高个子叫“飞鹞子”路万里，四武士中他是老大——

原来他四人是秦川大盗，人称“秦川四煞”，不知怎的投效到鲁境的“黑虎寨”，有传说这四武士都与凤依依有一手，真实情况，就没人敢多言了！

“飞鹞子”路万里立刻走近郝百正，道：

“放你先回去报信，可要陶勇那老小子老实些别打歪主意，尽快赶在五十里外迎接爷们！”

双肩猛晃，郝百正道：

“不，我留下来，放他先回白马镇！”

那面，黎耀精道：

“什么话嘛！放你你就走，我留下来，反正不久我们就会上碰面的，快走！”

郝百正双目似有泪光的道：

“不，妖精，你出的馊主意，还是你赶回去！”

黎耀精还真怕郝百正说溜嘴，立刻大骂道：

“板凳，你是要活活气死我！”

郝百正道：

“妖精，你比我跑得快，还是你去传递消息适合！”

黎耀精急道：

“我问你板凳，我二人在堂口谁的资格深？”

郝百正道：

“你也不过早我三个多月……”

黎耀精道：

“比你多一天都得听我的，回去吧，好兄弟，见了堂主他们，可要多说好听的，叫他们一定要赶到白马镇外五十里接人，我可不想死呢！”

这是几句心中沥血的话，但黎耀精说得十分坦荡，宛如闲话家常，而令郝百正止不住要哭——

郝百正没哭，反而耸肩一声干涩哈哈，道：

“好吧，你一向光知道耍嘴皮，跑路干活你总是站在人后，兄弟，白马镇见了！”

黎耀精哈哈笑道：

“好走，好走！等着白马镇上我们好先喝一壶，哈……”

两个人全十分清楚，谁留下来谁没命，因为白马镇外双方人马一经兜上便是兵刃相见，这光景第一个被杀的便是留下来的人！

现在，黎耀精留下来了！

哥儿们平日里情投意合，肝胆相照，临到这种身不由己的抉择时候，更显着忠义精神，二人虽是小人物，但江湖生涯中能见几人似他二人这种舍身取义的？

原本是疾赶的“黑虎寨”仁兄们，现在完全心情愉快的缓缓

往白马镇赶去——

黎耀精被一根绳子拴牢，五花大绑的跟在二百名黑虎寨弟兄们后面，不时的，他还会哼上一段山东大鼓词，那份愉快，别提多逗人了——

前往白马镇的那个三岔口处，郝百正一经绕过去便放开大步直往白马镇跑去——

他心中可想得多，但最令郝百正放心不下的，还是如何能及时把黎耀精救出来，否则他这一辈子也别想过得舒坦自在！

一路奔跑，郝百正看看天色已黑下来了，便还是看不到“追魂老六”君不豪与副堂主的人，心中急，也就不管疲累与肚子饿的仍然往前奔！

郝百正也想到，自己与黎耀精二人是赶往青龙集堂口去暗中查看“黑虎寨”是否也一把火烧了堂口，当然最重要的是打探黑虎寨的人马动向！却万万想不到会在此道上碰见“笑罗刹”凤依依领人直扑白马镇，真是天在作弄人，怎的恁般巧！

三面是高插入云的绝峰，另一面是一条半干涸的山溪，清月普照下那小溪不但看来单调可怜，而且隐隐约约还有些“花啦啦”的水滴青石声，像女人在抽噎着哀凄似的把山谷弄得更加凄凉……

现在，郝百正已走到这绝峰下面，往前走，只要翻过前面那个峰腰，便是白马镇地界，如要一口气赶去，嗯！大约四更天便会赶到白马镇！

郝百正的人刚刚走过溪流上段，斜刺里闪出八个大汉，八把铮光闪亮砍刀激流涌现的一晃间便把心情沉痛，满腹悲痛的郝百

正围在中央——

月光不亮，但双方一凑近便发觉是自己人——

有个大汉笑道：

“是板凳！”

郝百正双目一亮，急急问：

“怎的大伙还没有赶到白马镇？”

另一人问道：

“喂！板凳，你不是同妖精回堂口查探去了，怎的一个人赶回镇，有大消息？”

郝百正不及回答便立刻问道：

“二当家他们呢？快带我去见他！”

只见一个大汉手一挥，道：

“你们回去原地守着，我带板凳去见二当家的！”

二人绕过一个断崖，下面有一大片卵石滩，七十多名“百灵堡”弟兄分卧在这片卵石滩上，这地方也只能来个当地夜宿，有几堆营火快熄去，境况是凄凉了些，因为有几个在“百灵堡”拼战中受伤的，偶尔还会哀叫一声！

近崖下面的那堆火还旺盛，火堆上坐了三个人，他们是“追魂老六”君不豪、“花豹子”任三成、“黑牛”熊霸——

任三成正拿着一支木棒在挑火，把火苗子挑得“噼啦”响，还在往上面加些湿枝——

面孔上流露出空茫落寂的感受，“追魂老六”君不豪低头正在沉思——

郝百正便在这时一冲上前，叫道：

“二当家，副堂主，快救救黎耀精吧……”

“追魂老六”君不豪火光下见派往青龙集的弟兄回来一人，且又听得这话，双目一厉，旋即见板凳满头大汗，一身湿衣，笑笑，道：

“坐过来，先把衣衫烘烘干，再喝几口酒，先保住不受寒，完了你慢慢说！”

郝百正几乎是跌在火边上，他果真是又饥又饿，接过酒袋连喝几口，喘着气，道：

“二当家，大事不好了！”

“黑牛”熊霸沉声道：

“别他娘穷嚷嚷，有话你就顺理成句的吐出来！”

郝百正道：

“黑虎寨那个恶婆娘领了二百人正在往白马镇赶，我……我……”

君不豪冷冷道：

“你跑得快没被他们逮住？”

郝百正摇头道：

“不……不……不是的！”

郝百正想起黎耀精自愿留下，那种义气令他难以往下再说！一边，熊霸一指头戳在郝百正脑袋上，骂道：

“我操，说话同个娘们似的——”

于是，郝百正只得把他们如何突然遇上“笑罗刹”凤依依那批人物，仔细的说了一遍……

“追魂老六”君不豪稍作思忖，道：

“任副堂主，我们在此歇息多久了？”

“花豹子”任三成道：

“快两个时辰了!”

君不豪道:

“拔营!”

任三成忙问:

“可是予敌人迎头痛击?”

摇摇头, 君不豪道:

“敌人可战之士三倍于我们, 这种仗阵我不会打!”

任三成道:

“弟兄们在人数上是少了一百多, 但戮力一拼还是可以重创他们!”

君不豪道:

“任副堂主, 别忘了我们输不起!”

任三成立刻往下面吩咐, 道:

“拔营, 弟兄们上路了!”

刹时间, 熄去营火, 七十多名“百灵堡”弟兄们已收拾妥当, 其中十几个受伤的也由人抬着往白马镇方向赶去……

翻过高岭山道, 前面尽是小山岗, 岗峦起伏中有几处星火点点……

走在前面的君不豪回头问任三成, 道:

“任副堂主, 这儿可是回川一带了?”

点点头, 任三成道:

“不错, 也叫回龙川, 距离白马坡尚有五六十里远了!”

君不豪道:

“任副堂主, 你率领几人护送伤者赶往白马镇外的刁家骡马栈, 见到第二分堂堂主高威, 马上要他召集堂口弟兄们往这儿

赶，记住，那个黎耀精我还不想他死在敌人手中，你负责这件事！”

任三成道：

“二当家准备在这附近的埋伏？”

君不豪道：

“不错，留下四十人足够了！”

摇摇头，任三成道：

“我同熊副堂上留下来，由板凳领他们回去，二当家的主意妙，我们给那婆娘一个前后包夹，这一战准赢定了！”

君不豪道：

“凡事别太乐观，黑虎寨的‘笑罗刹’不是一般人物！”

一旁“黑牛”熊霸道：

“什么笑罗刹，我看他不够老子一压！”

任三成怒骂道：

“只等照上面，那娘们我来侍候她！”

君不豪一想，便点头同意郝百正率领着三十多名弟兄上路了，其中一大半是受伤的，有几个还得用担架抬着走！

郝百正当然得走，心中还透着酸楚！

望着一批人走入月夜里，“追魂老六”君不豪立刻对“花豹子”任三成吩咐！

“任副堂主，你给我找个绝佳的掩藏地方，不能被人发现，弟兄们还得好生养精神呢！”

任三成道：

“你们候着，我去找找看！”

可也真快，一盏茶时间，“花豹子”任三成已返来，道：

“二当家，有一条干沟，那地方距离地面二丈高，人若窝在那地方，准不会被人撞见！”

“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走，我们过去！”

地方是隐秘，一条干沟，沟底还长了荒草，黄土沟沿干裂裂的，人靠在上面闭闭眼养养神，谁也不会知道这儿会藏着人！

君不豪对大伙道：

“尽量给我睡，天亮的时候大家再把肚皮填饱！”

“花豹子”任三成道：

“二当家，可要派个兄弟放哨？”

君不豪道：

“不用，我预料姓凤的娘们会找地方歇下来，别忘了他们也是啃吃五谷杂粮的人，吃饭睡觉拉屎，他们也同我们一般模样也不能少！”

“黑牛”熊霸笑道：

“是不能少一样，哈……”

君不豪对熊霸道：

“熊副堂主，你那个左肩上的伤……”

熊霸已呵呵笑道：

“放心吧，二当家的，要不要我要一套拳你看看？”

君不豪笑道：

“你这么说，我便放心了，大伙歇着吧！”

现在，每个弟兄全贴着沟边靠着睡，一个挨一个，沟沿上面一溜的荒草芦花，把这条干沟可遮掩的密，人若不走到沟底下，便很难看出沟下面会藏着人，而且藏了四十多个大汉！

天尚未见亮，顺着这条干沟六七十只老乌鸦呱呱叫着往岭上飞去，也许乌鸦早就发现这条干沟有了人，方天不亮的吵着飞走了——

“追魂老六”君不豪便在这时候举目望着山峰，峰岭已在泛白，有几片云正缓缓的往这边移动——

君不豪立刻把大伙全叫起来，他吩咐任三成马上派个哨探出去，一有动静，马上回报！

不料就在这时，刚刚派出的兄弟已急急走回来，君不豪一见忙问道：

“来了？”

那汉子顺着沟边干草一下子便滑落沟下面，道：

“不到一里地了，正往这边走呢！”

君不豪立刻喝道：

“谁都不准放个屁，弄出一点声音我就宰了他，记住，连伸头看一眼也不许！”

四十个弟兄全站直身子靠在干沟边，头上面的芦花草可真够密，就算有人往上面看也看不清什么来着！

一里远并不算远，刹时已听得人声响动，大队人马已来到了附近——

这里是大山与岗峦的接触点，典型的北国山区便是这个样子！

也许这些人赶了一阵山路，突然，骑在马上“笑罗刹”高声道：

“停下来，趁天刚亮我们先把肚子填饱，完了再赶路，如果姓高的出迎，今午我们便能大喝一顿啦！”

一边“飞鹞子”路万里逐高声叫道：

“停！路边歇着啃干粮吧，一盏茶过后我们上路！”

两百名“黑虎寨”仁兄早东倒西歪的跌坐在路边！

后面，黎耀精已叫道：

“喂！松松绑吧，总不能你们吃叫老子饿肚子吧！”

有个仁兄笑道：

“先别嚷嚷，如果是真，今午自然有你酒吃，否则，嘿嘿……，你也就别他娘的乌龟吃大麦——糟踏粮食了！”

黎耀精牙齿“格崩”响，心中大骂一群畜牲——

突然间，跟在“笑罗刹”凤依依身边的虬髯大汉白鹰高声喝骂道，

“娘的老皮，拉裤子放屎尿也远点去拉，没看见二当家在场，娘的！”二当家当然指的是凤依依了——

白鹰这么一骂，二十多名要松散松散肚皮的青色劲装大汉立刻便提着裤子往远处跑——

远处有一条干沟，那地方可是没人看得见——

前面一排白色芦花，这二十来个人解开裤子便拉，可也真够绝，竟然还有几个翘起屁股拉起屎来了——

干沟下面果然没人？

至少这些“黑虎寨”仁兄们以为沟下面没人，否则就算他们再憋不住，也不会——嗯，也不敢亮出大屁股拉！

一连过来三拨人，沿着干沟边几乎拉得往干沟流尿水——

那面，已听得一个大汉高声叫道：

“上路了！”

于是，“黑虎寨”的二百仁兄便在“笑罗刹”凤依依一马当

下先开拔了——

一行走出一里外，干沟沿下面已开始有了响动——

当然也有了骂声传来——

四十个贴身在沟沿的“百灵堡”弟兄，没有一人身上不带屎尿的，即使“追魂老六”君不豪，他也没有幸免的顺着头顶往身上流尿水——

“黑牛”熊霸一蹦三尺高的指着远去的“黑虎寨”那群人高声骂：

“我操你们亲娘老祖宗，早不拉屎晚不拉尿，偏就走到这儿拉，等等照上面，老子要你们再拉血，我的儿，你们等着吧！”

“追魂老六”君不豪沉重的道：

“弟兄们，所以忍别人所不能忍的方能成大事，受别人不能受的气才是英雄，别说被这批龟孙子们当头撒尿，便跳到粪坑，只要值得，我弟兄们还是照跳不误！”

“花豹子”任三成苦笑，道：

“这他娘的准是老天爷捉弄人，偏就遇这种不该有的熊窝囊事情，真倒八辈子楣！”

熊霸嘿嘿笑道：

“别嚷嚷，咱们马上极泰来了，嘿……”

四十个全身屎尿的弟兄就在熊霸的沉笑中，也跟着一齐大笑起来——

君不豪便在这时激昂的道：

“弟兄们，别忘了这一切全是黑虎寨所赐，这种仇、这种恨，我们绝不能忘怀，往后的日子里，我们‘百灵堡’就得同心协和、同仇敌忾、誓雪耻辱，消灭黑虎寨，弟兄们，大家切切记住了！”

四十个兄弟全振臂吼道：

“誓报此仇！”

抬头望望天色，君不豪道：

“弟兄们，我们慢慢迎上去！”

于是——

“追魂老六”君不豪当先跃上干沟，一行从山道往白马镇扑去——

青龙集第一分堂的郝百正与三十多名弟兄匆匆的赶到了白马镇外，天还未亮。

一行到了“刁家骡马栈”外，叫了半天门，才见伙计懒洋洋的开了栈房门——

那伙计举着灯往外面瞧，边问道：

“没带牲口？”

郝百正沉声道：

“伙计，向你打听个人？”

那伙计十分不高兴的道：

“弄了半天把我折腾起来只为打听人呀，老乡，我三更天才睡下，这时候不过四更吧，我——”

一把揪住伙计衣领，郝百正几乎是把伙计揪出来，他怒目逼视着伙计，道：

“再罗嗦，我敲掉你一嘴牙！”

伙计点头，道：

“好，好，好，你问吧！”

郝百正道：

“镇上山货行的高掌柜高威可在这儿？”

伙计面色一紧，道：

“没……没有……”

郝百正放下伙计，笑道：

“告诉你，我们是高掌柜一伙，他在，你只管带我去见他……”

就在这时候，暗角转出几个人来，其中一人身材高大，一嘴短须如戟，手中握着一对短银枪，哈哈笑着走上前来，道：

“是自己人到了，快……”

他见有伤者，立刻又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郝百正见是白马镇第二分堂堂主“白马将军”高威，立刻上前见礼，急急道：

“高堂主！”

伙计见是高威朋友，忙连声道歉，道：

“小子该死，小子不知你老是高爷朋友！”

高威已吩咐伙计，道：

“快去弄些吃的送到我房里去！”

郝百正道：

“我们是需要吃饱了睡一觉，高堂主，你快把我们堂主及所有兄弟叫起来，能召多少是多少，五更天有得拼的了！”

高威见情况如此急，忙问：

“第二分堂自接到撤出白马镇命令后全都群情激忿，大伙誓愿一拼！你们堂主与小姐我有安排，二当家……”

郝百正道：

“此地在五更前你能召集多少人马？”

高威道：

“召不到一百也有八十！”

郝百正道：

“那就快，五更一到，我便同堂主一起上路！”

郝百正不再多说，便往店中走去——

高威立刻向一边几个弟兄吩咐：

“你们分途把人召来，记住要带上家伙！”

望着几个弟兄走去，高威也匆匆走入栈房来，见伙计已在桌上摆了几盘卤菜、几壶酒，还分往各桌上送，这才走到后店陶勇房里，道：

“陶堂主，快随小弟到前面去。”陶勇与高威到子前面，郝百正忙冲前见礼，且把“黑虎寨”二寨主“笑罗刹”凤依依率领两百人赶来这白马镇的事说了一遍——

“白马将军”高威是个火爆脾气，闻言骂道：

“娘的老皮，来了就干，诈的什么降？”

陶勇道：

“也是二当家策划，五更天我们迎上去，大概午时以前定能碰上，只要救出我那弟兄黎耀精，然后我们便放手一搏，那时候二当家自敌人后面兜起来干，这一仗有得我哥儿们杀的！”

高威冷喝道：

“为堡主报仇！”

陶勇点点头，道：

“高兄，你自去召集弟兄们，我这里陪他们填了肚皮就要他们去闭闭眼，我们五更天再说！”

于是，高威匆匆出栈房而去！

陶勇便在这时命伙计们找大夫，因为他见自己弟兄伤了近二十个，怕要尽快医治了——

第 六 章

白马镇外，刁家骡马栈的矮围墙内，那个足可以圈住四五百匹骡马的大院子，如今已聚集了近百名白马第二分堂弟兄，没有人说一句话，大院子里静静的……

白马镇第二分堂两位副堂主“快刀”包公度与“大龅牙”李淦二人正忙着查对人员——

远处，白马镇内传出五更梆子声，堂主高威也立刻把房中睡的“鬼使”陶勇唤醒：

“陶堂主，五更天了！”

陶勇一惊而醒，便立刻把睡在通铺上的十几名弟兄们叫醒过来——

走到大院子里，陶勇问道：

“高兄，已召集多少弟兄了？”

高威道：

“夜半找人不易，有些不在住的地方，目前尚未凑足一百名——”

这时第二分堂两位副堂主走来，“快刀”包公度道：

“堂主，一共是九十三名弟兄！”

高威点点头，道：

“好，我们上路！”

陶勇对高威道：

“高兄，我这里能同敌人一拼的，尚有十七人，加起来也正

好一百一十人，由你统一指挥了！”

于是，十七名第一分堂弟兄，便立刻插入队中，就在高威的一声命令下，一行便走出刁家骡马栈——

天更黑了——

天黑表示黎明之将来临——

是的，这群“百灵堡”属下弟兄，如今一个个愤怒填膺、杀气腾腾，自从他们得知总堂口被唐山黑虎寨血洗以后，早已忍耐不住的要戮刀一拼——

现在，他们终于有了泄忿机会——

这时，他们也到了一座山岗上，东出的阳光当头洒下来，洒在大地上，也照得这群来自白马镇的弟兄们一个个满面红光——

山岗上有座庙，斑驳的庙门紧紧的关着，庙前面有个小广场，有一半场子上长着茅草！

地方是凄凉了些，高威却对身边陶勇道：

“陶堂主，我们在此等着，把大部分人马掩藏在庙内，你以为如何？”

陶勇摇摇头，道：

“不妥，不妥！”

高威道：

“陶兄，这地方叫‘土地庙岗’，距离白马镇已经三十里了！”

陶勇道：

“别忘了，黑虎寨那个姓凤的女人可搁下话，要我们接她在五十里外，她若在五十里处不见你我，你想她会对我们怎么样？”

高威道：

“大不了一拼!”

陶勇道:

“但那会坏了二当家的计划!”

“咯嘣”一咬牙,高威沉声道:

“只等照上面,你看我怎生收拾那臭娘们!”说着,他高声叫道:“弟兄们,快把肚皮填饱,吃饱了打仗才有力量!”

弟兄们各人皆随身带着干粮,歇腿的时候啃吃些,再上路就准备拼杀了!

庙前场子上,“百灵堡”弟兄们也只歇了一约一盏茶光景又上路了,这次他们走得可快,一鼓作气的便走了十里路,连着三座山岗下面,路两边全是种着玉米高粱,才不过二尺高的玉米地,已呈现着绿油油一片!

迎面一条绕着山岗的官道上,突然出现一批青装紧衣大汉,没有蒙面,但一条青巾却绕在脖子上,更显出这批仁兄们的粗犷凶残模样!

是的,这正是黑虎寨的人马——

为首的是一个三十左右的女子骑在马上,有个大汉还为她牵马,“秦川四煞”紧紧的跟在她的马后!

她,当然是“笑罗刹”凤依依!

高威与陶勇对望一眼,立刻命自己弟兄站在路边,显然是个让道恭迎的场面!

对面,马上的凤依依把手高举,她的人马便立刻也停下来不前——

双方相距在十丈远,凤依依已冷冷望着高威这边,轻声向马后的“秦川四煞”,道:

“你们看他们的这种架式，像是来归顺我们黑虎寨的？”

“秦川四煞”老大“飞鹞子”路万里，道：

“不像！”

凤依依道：

“路万里，你怎么说？”

路万里道：

“既来归顺，怎还携带兵刃？”

一边，“秦川四煞”老四，那个灰面年轻壮汉丁泰，道：

“大哥说得不错，我看他们那种模样，准不是来向我们归顺的！”

银铃似的一声笑，凤依依道：

“等我把陶勇、高威二人叫过来，你四人立刻下手，杀了他二人，我们一举便搏杀他们的手下，你们清楚，我对于一个没有原则也不忠的人，一向没好感！”

虬髯大汉白鹰点头，道：

“对！就这么办！”

就在这时候，对面，高威已抱拳，道：

“是黑虎寨二当家的吗？在下白马镇高威，昨夜得了信息便立刻赶来迎接二当家，请问我们还有位传信弟兄，他可还在？”

“笑罗刹”凤依依道：

“原来真的是高堂主亲自迎接本座，看来你们果真有投入我黑虎寨的诚意了！”

陶勇也高声道：

“百灵堡已不存在江湖，辖下十八堂口无一处能与贵寨一较长短，倒不如投效黑虎寨图个安身立命！”

仰天一声笑，凤依依道：

“识时务者为俊杰——凤依依接纳你们了！”

陶勇立刻又道：

“二当家可否把我的那位弟兄放了？”

凤依依心中冷笑，暗自道：老娘面前想要花招，简直就是不自量力！

心及于此，淡淡一笑，道：

“已是一家人，当然要放人！”逐高举左手，道：“把人放了！”但她却又低声小语的对路万里道：“你去放人，动作要慢，等我把高陶二人赚过来，你便立刻动手先做了那小子！”

点点头，路万路道：

“二当家，错不了的，我把那小子带到前面来，你叫对面姓陶的过来领人吧！”

路万里到队后面，他先解去黎耀精的身上绳索，立刻就把黎耀精带往凤依依身后——

黎耀精笑对凤依依，道：

“二当家，小子的话不差吧，他们全来迎接你二当家的去白马镇呢！”

凤依依冷笑一声，道：

“你说的可全是真的？”

黎耀精道：

“人都来了还会有假？”

凤依依遂高声道：

“陶勇、高威，你二人可以过来了！”

陶勇看一眼高威，二人点点头便往凤依依这面走，不料尚未

走出三丈，凤依依已高声笑道：

“把家伙抛掉！”

高威使的是一对短银枪，陶勇除了腰里一把短刀外，平时对敌只用一双肉掌，“青龙集”“鬼使”陶勇的一双铁沙掌，江湖上不少人知晓——

二人闻得凤依依之言，相皆一怔，原有的计划便在这时顿成泡影，而黎耀精还等着二人前去接应呢！

凤依依见二人愣然站在远处，不由沉声道：

“怎么了？难道是诈降？”

陶勇立刻道：

“并非诈降，而是黑虎寨的手段毒辣，弟兄们总得加以防备，二当家如果表现出胸襟宽宏、做事磊落，便该先放了我们那位兄弟，我与高兄当立刻过去！”

冷哼一声，凤依依道：

“哪有甘心投降者先提条件？八成你们没诚意！”

高威已怒目而视的道：

“陶兄，是时候了，别再听这淫婆娘趾高气扬的一付胜利者口气，奶奶的，杀吧！”

陶勇道：

“我那兄弟他……”

高威低声道：

“好在他已被松绑，我们立刻冲杀过去，是生是死便看他的造化了！”

陶勇牙关一紧，道：

“娘的老皮，黎耀精若真的不幸被宰，老子便给他立个忠义

牌位在堂口！”

突然，凤依依前的路万里咆哮一声，红着眼叫道：

“姓陶的，你们若想打什么歪主意，可得琢磨，单就人马，我们就多你们一倍，还不快抛去兵刃走过来听候二寨主吩咐？”

陶勇突然大声吼道：

“黎耀精，快跑！”

就在陶勇的吼叫声刚起，高威已厉叫连声，道：

“杀！杀！杀！”

“杀！”狂叫声宛似西天滚雷声——

那面，黎耀精并未跑，因为他知道自己绝难逃掉被一边紧贴着的大瘦个子扛在肩上的鬼头刀一劈！

于是，就在陶勇要他快逃的同时，黎耀精却忽然一个大旋身，双手箕张，双管已把路万里拦腰抱住——

路万里扛在肩上的鬼头刀，一时间施不上力道，而黎耀精已张口往他颈上咬来！

上身猛的一挺，路万里骂道：

“王八蛋，你找死！”右膝猛的一顶，黎耀精“嗷”的一声满面瞬间泛青！

黎耀精似已发现，他一口未咬中路万里的脖子，却死死的咬在路万里的左耳根下面，宛如一头撕吃人肉的野狼，黎耀精猛力往左右摆动着嘴巴，一块面皮已被他啃到嘴巴里——

一口血肉吐向“哇哇”叫的路万里，一边虬髯大汉的大板斧已“吱”的一声砍在黎耀精的后脑勺，只听得“吭叱”一声，黎耀精四肢一松，立刻便滑落地上！

左耳下一个血洞，“飞鹞子”路万里怒骂道：

“操你娘!”“嗖”的一刀砍在黎耀精的脖子上，一颗人头已滚向道旁。

迎扑过来的陶勇，一刹间周身不可察觉的簌簌颤抖，他双目圆睁，握拳透掌，在他紧闭的牙缝里吐出了两个沉沉的字：

“好狠!”

随着冲过来的“白马将军”高威也不由气涌如山，双目尽赤，他微抖声道：

“这畜牲，死了的人他还下刀砍!”

此刻——

坐在马上的“笑罗刹”凤依依并未稍动，而“秦川四煞”已迎着陶勇冲杀过去!

高威的弟兄中，“快刀”包公度与“大鰲牙”李淦早已跟在高威身后杀出来!

双方人马未出动，但各出四个人物已照上面提对厮杀起来!

马上，“笑罗刹”凤依依可安逸，她穿着一身绿湖色袄裤，粉红色束发丝带，看上去是美，是俏，却是女人生着那么一双眯眯眼便显得她太媚太妖，一笑间，便成了弯弯的一条细缝，细缝里透着诱人的魅力，男人一见便想把毛嘴巴送上去吻一吻才过瘾——但若是睁开睁大，又宛似老含着那么一泓汪汪水波，膘过来勾魂，送过去摄魄，端的令人销魂，叫人心旌摇荡，痒痒的能酥能麻到人的骨子里，心坎上……

不过，要是在那双眼神中含着凌厉的逼人冷芒，我的乖，那会吓人一跳的打哆嗦……

现在，凤依依的双目中正凛然充满了这种冷芒，她冷冷的望着面前五丈处四对厮杀，她心中十发肯定，因为她尚未发出冲杀

命令，这时候她自信，只要自己这边两百众杀出，其结果胜利必属于自己——

对面，从白马镇赶来的弟兄们也只是个个磨拳擦掌，只因为堂主未发出冲杀命令，又见敌人未杀过来，自然也紧守原地不动！

凤依依不是不下这冲杀命令，而是她心中在琢磨不定，因为她觉得白马镇加上青龙集，两方面的人马不该只有这百来人，说不定对方尚有伏兵未到，姓陶的既不是来降，那么，他们必有准备，单只眼前这些，便实难令人相信！

“笑罗刹”凤依依的思虑是对的！

但她却再也想不到留在“百灵堡”的“双胆”李杰已出了事，而且消灭李杰的人正是青龙集的人马！

那面，郝百正一声狂叫，破口大骂，道：

“妖精！奶奶的，你们杀了妖精！老子饶不了你们！”

郝百正想冲过来，已被人拦腰抱住，道：

“兄弟，别乱了阵脚，等候命令，有得拼的！”

双方的力量，在眼前来比较，显然白马镇来的“百灵堡”人马是要弱了一点——

这时——

迎扑上去的“秦川四煞”，长像如同雷公的瘦高个子，“飞鹞子”路万里左脸淌着血，但他根本不顾的双手握紧着那把三十二斤重的特号鬼头刀，宛似铁虎般狂厉的杀去——正遇上“鬼使”陶勇——

二人这一照上面，路万里已破妇似的大叫道：

“姓陶的，凭你们这点上不得台盘的力量，敢于同黑虎寨玩

硬的，简直就是不自量力、不知死活，老子就先活劈了你！”

陶勇狂厉的吼道：

“别你娘的穷在那儿咤唬，别以为你们偷袭爷们总堂口便吃定‘百灵堡’，须知‘百灵堡’的三州七县十八堂口相结一起少说也有两千多弟兄，单就这个数目，便足以踩烂你们唐山黑虎寨——”

嘿嘿大笑，路万里道：

“大爷眼前先收拾你们这批狗操的，且看是谁把谁踩得冒不出脑袋来！”

陶勇怒喝道：

“别他娘的蒙着眼睛瞎嚷嚷，等一等看是你们夹尾巴逃，还是跪地向爷们求饶吧，我的儿！”

路万里骂道：

“死到临头，犹待吹牛说大话，眼前你们根本已毫无取胜之望，以你们的表现，只怕难免挨乱刀砍了！”

陶勇双掌一错，道：

“少罗嗦”接招！”

鬼头刀猛圈怒斩，“嗖”声起自空中而不即止，路万里出手便是二十一刀一口气哈成！

拨打拍送，闪腾于刀光锋刃之间，“鬼使”陶勇那大胖子身段兀自跃掠如猿，“呼呼”劲风便在他的双掌骤击中发出来，二人刹时便杀得难分难解！

另一面——

高大的“白马将军”高威双手银枪闪击猛刺，与虬髯大汉白鹰的大板斧对上——

二人谁也没开口，不，开口只是发出“吭叱”的使刀声，两个人的个头一般高，只是高威的兵刃轻，白鹰的板斧狠，两下里一拼上，便立刻掀起碎芒不断，叮当之声不绝！

另一个独臂大汉叫石厚，这位仁兄从不愿开口，一天之中很难得听他说一句话，一把砍刀已与“大鰲牙”李淦杀在一起，一上来二人便舍死忘生的对砍猛斩，各不稍让——

面色灰青的丁泰，抖着手中练子枪，身法灵活，出手怪异，但他遇上的是“快刀”包公度，一时间他也没有夺得先机，顶多只是个扯平局——

八个凶汉提对厮杀，马上的“笑罗刹”凤依依却嘻嘻笑的反倒用右小臂挡住俏嘴，道：

“有意思，再过一会儿你四个力气放尽，本事抖完，老娘送你们一个个回老家去！嘻……”

距离三丈外的路万里与陶勇二人拼杀得已至忘我之境，谁也未听得凤依依说的什么话！

路万里的身法是绝，刀法也够狠，但他在一阵激烈闪跃中，面上的血却飘滴向他的左眼，照说是不可能的事，但那却是滴在空中的血落入他的眼里——

鬼头刀掣闪如电，连劈七刀，路万里倒翻向后，正欲伸手抹拭，陶勇已随形附影的到了路万里身边，铁沙掌已蓄上十二成功力，笔直的往路万里的胸前印去——

陡然间——

马背上的“笑罗刹”凤依依，一个空心跟斗，落地，回弹，又是一个空心跟斗，她已经轻松的重又坐在马背上！

腥红的鲜血，便在陶勇连翻后退中自左肩臂往外狂溅……

路万里虽未被铁沙掌印上胸口，但已被那股子劲力撞出两丈外而几乎跌坐在地上！

双肩左右猛晃，路万里目眦欲裂的挺身而出，破口大骂的道：

“姓陶的，你死吧！”鬼头刀“嗖、嗖、嗖”，暴闪着刀刃划空之声，狂斩暴劈而上！

陶勇本将得手，却再也想不到半途上凤依依会插那么一手，激怒得他不由大骂，道：

“凤婆娘，你们好不要脸！”

见路万里重又挥刀杀来，一咬牙，只以一条右臂抵挡，但显然已居于下风！闪避的多、攻击的少，急得陶勇“哇哇”狂叫……

正与虬髯大汉白鹰拼的高威，听得陶勇狂叫，已知陶勇吃了暗亏，忙高声道：

“陶堂主，你可要稳着杀，约莫着这些王八蛋们的末日就将来到了！”

大板斧便在这时狂砍如电，高威旋身出右手银枪拨刺，却听得白鹰厉笑道：

“老子劈了你这说大话不捡地方的家伙！”

暴喝中，“当”的便见五尺银枪被劈上了天，高威旋身未停，忙着又一个大旋身，那把大板斧自他的胸腹下嘶的一声闪过

灰色的上衣裂开三寸，有些隐隐作痛，高威知道胸前被斧刃扫中，只是自己反应快，否则那一斧必将把自己开膛破肚——

又是一连三个大旋身，漫天的斧刃尽在高威四周狂闪激荡，直到高威大喝一声斜刺里平跃在三丈外——

虬髯如戟的白鹰嘴角一牵，骂道：

“操你娘，逃不了啦！”

那面，陶勇已在大骂“笑罗刹”凤依依，道：

“姓凤的臭婊子，你何不干脆下场子露一手那千人压万人骑的臭功夫，何必坐在马上等拾便宜，你且给陶大爷记住，早晚我会一块一块的把你分尸，你他奶奶的……”

马上，凤依依咯咯笑道：

“陶勇，你还是尽心尽力应付路万里的那把鬼头刀吧，小心，随便被削下一块就有个半斤八两的，可不是闹着玩的哟！”她话声犹在，却突然腾空而起，半空中挺腰出手如电，正扑在“快刀”包公度头顶——

“快刀”包公度的一对双刃尖刀正以左手那把尖刀疾快的绕缠上丁泰的链子枪，身形正以大旋风式卷向丁泰怀里，右手尖刀已到丁泰面前——

好快的一刀，“笑罗刹”凤依依的青月刀一带而闪向包公度的头顶——

“快刀”包公度似是豁上挨那么一家伙，他并不稍闪或躲，身形不变的低头便往了泰的胸前撞去——

银链子在“沙”声不绝，丁泰双手力抽，身形斜闪中，一股血——热呼呼的鲜血自他的右上胸肩窝处狂喷而出，刹时一条右臂再也用不上力来——

但，凤依依的一刀却在此时划过包公度的头顶左侧，滑了一下未砍破包公度的头，但一大块头皮连着头巾被振劈半空，激起一丝鲜血——

跃身疾闪，包公度回头大骂，道：

“你奶奶的，竟对老子偷袭！”

只是，“笑罗刹”凤依依并未再出手，当然她也未曾落地，拧身劲旋，人又坐在马上——

立刻，便听得她身后面爆出一声震天“好！”

那面，百多名白马镇的弟兄们已开始鼓噪，不少人开始忍耐不住的大骂起来……

另一面，“大龅牙”李淦同那独臂的石厚二人刀对刀的你一刀我一刀的一路顺着山道砍到了玉米地里，踩倒一大片玉米苗子，却仍然杀得惨烈无比——

情形如果真是这样进行下去，白马镇来的“百灵堡”哥儿们当然是输定了，而且是十分凄惨的大输——

这光景马上的凤依依心中最是清楚，所以她并不急于下达冲杀命令——

现在，她似是更加以为对方果然也只有目前这些人，因为她暗中观望了半天，四野里并未有什么动静——

于是，她准备下达攻击命令了——

就在这时候，远处，也就是来路上，突然出现一彪人直往这儿奔来——

狂叫声起自一个大汉口中，道：

“弟兄们，我们来了！”

像打雷，但天上无云，山岗上那彪人来得可真够快，连马上的“笑罗刹”凤依依也眯着眼冷然的道：

“该死的一群赶来送死了！”

她拉紧缰绳，一圈马首便立刻迎上去，身后面，有不少黑虎寨仁兄们簇拥着——

于是——

双方堵在山岗的斜坡上面——

“笑罗刹”凤依依又惊又喜的笑了——

不错，凤依依早听人言，“百灵堡”的二堡主，“追魂老六”君不豪是个三十出头而未娶妻的孤家寡人一个，武功不俗人又生得逗，早想会一会姓君的，如今却是处在这种光景相遇，就算他娘的有缘份也变得冷嗖嗖的了！

如今，面对的这个腰插一长一短双剑的人物，不用问，猜也猜得到他就是“百灵堡”二当家，“追魂老六”君不豪！

妖媚的一笑，凤依依陡然面泛桃花，顾盼生姿的伸手一拢鬓发，道：

“嗨，来的可是百灵堡那晚溜之乎也的君爷吗？怎和不前不后不拣地点的这时候冒出来了！怎么的，也是来向我投顺的？”

对面，当然是“追魂老六”君不豪——

原来他们四十几人自那个干沟边出来后，弄得人人脏兮兮的一身屎尿，一行便在黑虎寨的人走去以后，立刻找了个小水沟洗去一身脏臭——

君不豪看看天色，又算算时辰，早就领着四十个兄弟们潜来附近的山岗后面——

依照君不豪的计划，最好是在一场厮杀中，双方人马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自己便立刻率领四十弟兄围杀过去，这在搏杀上有个说词，就是援军一到，士气提高，相对的，也是给敌人制造惊慌！

然而，君不豪在暗中观察许久，就是不见双方人马混战，显然，黑虎寨必然占着上风，否则他们早就以压倒之势冲杀过去

了！

“追魂老六”君不豪见“笑罗刹”凤依依迎上来，他并不感到惊异，冷冷的望向远处的斗场，道：

“凤依依，你那四个相好，手底下真有两下子嘛！”

凤依依嘻嘻的一笑，道：

“君不豪，你在胡说了！”

君不豪道：

“是吗？江湖上盛传必有因，做都做了，有什么好害羞不敢承认的？”

凤依依仍然笑容如风吹扬柳的道：

“君不豪，你该听过一句话吧？”

君不豪道：

“你说来听听！”

凤依依抿抿俏嘴，道：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呀！”

君不豪一笑，道：

“有风必有影，你说呢？”

凤依依暗中有在挫牙，但却仍然笑道：

“我同我的手下有一手，这事你可是躲在床下面看得见听得清？”

哈哈一笑，君不豪道：

“这是什么话，我连溜一眼也不会！哈……”

远处传来凄厉的叫骂声，那是陶勇的声音——

君不豪道：

“熊霸、任三成！”

只见身边的八尺大汉熊霸与“花豹子”任三成二人并肩而出的施礼道：

“属下在！”

君不豪指着远处，道：

“冲过去，接下陶堂主与包公度二人！”

熊霸与任三成吼道：

“遵命！”

熊、任二人刚腾身，便见一团绿影飞扑向二人！

熊霸的“八角锤”尚未递上，空中已传来一阵“叮当”声不绝于耳……

响声未止，自空中而地上，然后又是空中，就在二次响入空中时候，两条一灰一绿人影倏分而各自落回原地！

“笑罗刹”凤依依落地一甩秀发，道：

“君不豪，你想捡便宜？”

君不豪望着熊霸与任三成扑向远处，心中一宽，笑道：

“去你的，似你这种骚得不能再骚的烂货，谁会捡你的臭便宜，瞎说！”

凤依依与君不豪只那么双起双落的一招之间，双方各劈出三十七刀，又踢出二十四腿，谁也没占到对方便宜——

而凤依依指的便宜当然是指熊霸与任三成二人了——

现在，凤依依在听了君不豪的话以后，她并未生气，反倒是抿起小嘴，故作俏憨之状的道：

“我说君爷，别这么缺德的黑嘴黄牙乱损人，成吗？”

君不豪一笑，道：

“谁又耐烦同你这没有裤带的女人闲磕牙的，你美吧！”

凤依依仍然在笑，道：

“听听，听听，说着说着又来了，你怎么知道我没裤带，过来，我让你好生瞧瞧，免得你把怒家真的当成青楼卖笑的女人了！”

君不豪一笑，道：

“凤依依，你果真拉起衣衫来，王八蛋不看仔细，不过这对君大爷来说没什么，倒是你豢养的‘秦川四煞’只怕要吃酸味了！”

伸出净又红的舌尖润了一下俏嘴巴，凤依依面不改色的俏笑道：

“姓君的，如果你下定决心，抱定志向的想投到姑奶奶的石榴裙下，姑奶奶便一视同仁，怎么样？”

君不豪突然哼一哼，道：

“凤依依，你这个道上知名的人尽可夫的骚狐，淫荡邪恶透顶的卖家烂货，你在君爷面前就少卖风骚，少来狐媚，我不吃你这副妖娆形态，相反的，只有强调你的低贱无德之外，委实没有半点令人赏心悦目了！”

眯眯眼已见放大，俏面上神色在转变，终于凤依依的脸上罩上了一层寒霜，她尖噪的道：

“姓君的小子，你更不是个好人，典型的无懒汉加上横啃一方的梟雄作风，拆穿了你们那批家伙并不比我黑虎寨高尚多少，简直就是半个皮钱不值！”

哼的一笑，君不豪道：

“本来的见面一场打，没得费了我的一番精神先同你嘀咕这么一阵子！”

立刻，因为双方的言语一僵，气氛顿时又紧张起来，双方的人已在呼吸中嗅到那种熟悉的血腥味，而这种无形中凝聚的血腥，便刹时间令在场每个人全体会到了！

于是——

悄无声息的，斜刺里一溜寒电便射了过来！

右手长剑，“叮”的一声截了出去，君不豪已发觉凤依依这女人的青月刀果然犀利，且身法也十分超绝！

斜身狂翻三个跟斗，凤依依便在腾翻中，立刻又是二十七刀杀来！

君不豪再以右手长剑横截，而左手短剑也老实不客气的推出三十二剑！

凤依依在进攻中却突又荡笑起来，道：

“君二当家的，你似乎是比他们要高招许多了！”

君不豪双剑翻飞如电，语音却又冷冰冰道：

“嗯！你是说我比起你豢养四个禁脔？没登上床怎的便知君大爷高招？”

凤依依暴劈七刀闪身掠开，妖媚的一仰头，道：

“凤大姐不会看走眼，君弟弟，你说呢？”

君不豪咬牙逼进，边嘿嘿笑道：

“如果你能逃过今日一劫，他日我必叫你如愿！”

凤依依忽的一个上腾，青月刀撒出一片冷芒，宛如一大块银河陷落般罩向君不豪，边还咯咯笑道：

“亲弟弟，你怎的说得我心痒痒又麻酥酥，我——”

凤依依的话声未落，君不豪的子母剑抖然展开绝妙的剑招，一百二十八剑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内全推向凤依依——

轻闪疾退不迭，凤依依尖声惊叫道：

“小没良心的，难道你真的不给大姐一个机会？”

君不豪步步进逼，且口中大笑，道：

“我在给你搔痒馋，你怎的尽闪躲？”

凤依依再咬咬牙，道：

“姓君的，你没什么好狠的，姑奶奶马上叫你见识什么才是厉害的！”

君不豪冷笑，道：

“床上？还是现在？”

凤依依骂道：

“姓君的，别你娘臭美了，我问你，胜小玲那丫头你把她窝藏到哪儿了？”

君不豪沉声道：

“你娘知道了？”

凤依依突又笑骂道：

“怪不得你姓君的对姑奶奶使狠，原来你把胜小玲那嫩货私藏起来了，怎么的，胜小玲那丫头真比我还行？”

君不豪心中狂怒的骂道：

“老子宰了你这个口没遮拦的臭女人！”

陡然一个跟斗，凤依依既快又伶俐的闪电般挥出二十七刀狂刺又劈！

“追魂老六”君不豪便在对方刀芒狂泻中，子母剑交互洒出，蓝汪汪的剑芒流光也似的硬往刀刃上击撞！

便在这脆响不断，金铁交鸣震耳时候，远处一声狂厉的吼叫声传来——

紧接着又是一声凄嚎——

“笑罗刹”凤依依面色骤变，弹身三丈高，空中一瞥远处，她似是看到一个黑大个子正举着一对金光闪闪铜锤砸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路万里！

未及落下地，凤依依已尖声狂叫，道：

“黑虎寨弟兄们，给我杀！”

尖喝声中，两百名黑虎寨汉子们早一声狂叫，分为两拨直往两下里冲杀过去……

于是，就在这野坡前的玉米地里，双方人马展开一场大混杀

狂叱声、喝骂声，就在血肉横飞里比起彼落——

利刃戳肉声，连串的哀号声，刹时间便在这山岗前面布成一副凄惨的画面——

“追魂老六”君不豪怒哼连连，道：

“臭婊子，你终于忍不住的恼羞成怒动了三昧真火！”

“笑罗刹”凤依依尖叫道：

“姓君的，非是姑奶奶动什么三昧真火，而是姑奶奶突然发现你们的阴谋……”

哈哈一笑，君不豪的子母剑更加凌厉无匹的暴挥，道：

“阴谋？你发现什么阴谋？”

凤依依已是咬牙切齿的道：

“姓君的，你不会恁般巧的会在这时候赶来吧，显然这是你设下的圈套诳姑奶奶上当，可见你错了，因为从眼前的情况来看，你方并未有绝对掌握战局的把握！”

君不豪连闪又躲，然后斜腾而起，子母剑怒海斩蛟似的旋起

两团冷芒直罩向凤依依，厉喝道：

“那我就先宰了你！”

不料凤依依可真够刁蛮，她不等右上方君不豪扑击近身，猛的一个闪跃正落在十几名黑虎寨大汉中间——

十几个大汉没有退闪，纷纷怒吼，立时便蜂拥向随之而来的君不豪，刀光如雪，自四面八方狂斩过来——

君不豪一咬牙，忍无可忍的狂叱一声，子母剑撒出一片极光，金铁之声骤而震响连连，点点寒星跳跃闪烁，宛似身落星河一般！

怪叫如泣，包围住他的敌人纷纷闪避中，七八个抛刀哀号汉子，血肉四溅，打着旋往四外翻跌——

便在这时候，身手寒芒猝映，擦过他的左肋，他反手一剑没挡住，左肋下业已血流如注，皮翻肉卷，一条足有半尺长的血口子从破的衣衫处看得十分清楚！

右手长剑狂挽又刺，那股刃芒却突然暴弹，他猛的往下一矮身，“嗖”的一声头皮上似是开了口，有一股黏叭叭的热血在顺腮流！

他没有去看一眼，却一紧手上子母剑，一路冲入黑虎寨人多的地方，激荡的狂斩中，回应的是“噗”声不绝，映现的是血光泛映，一轮快斩，已有七个黑虎寨人物躺下！

凤依依最后一次腾空扑杀君不豪未得手，反倒被君不豪放倒自己不少弟兄，一咬牙，只得跃向君不豪身前一丈，冷笑道：

“君爷，对不住了！”

身上在淌血，但君不豪连眉头也不皱的道：

“凤依依，多谢你赐我两刀，但我也不吃亏，因为我一生最

不愿吃亏，所以我也立刻连本带厚利的全收回来了！”

凤依依望着自己手中青月刀，轻声道：

“从你的作风上看，我承认你是个够资格和我一拼的人物，只是我在担心，你如果再中我一刀，不知你还有没有血可以往外流……”

君不豪恶狠狠的道：

“你何不出手试试？”

俏嘴一咧，“啧啧”两声，凤依依道：

“失去个像你这号对手，姑奶奶凤依依真有些难过，只可叹你是个不惹人喜欢的猪猡……”

肋下开始撕裂般痛，头顶上的鲜血似已停止，君不豪干啦啦的伸舌舔舔嘴唇，道：

“凤依依，如果你落到我手里，你就有得乐哈了，对付你这种既尖酸又苛毒的女人，老子可有一种独特方法……”

娇声巧笑，凤依依道：

“哼，你们这些臭男人，一向都是挖空心思的要折腾得我们女人死去活来，才显得你们是英雄，可是到头来，哪一个人不是夹着尾巴活脱斗败的公鸡溜到床底下……”

哼的一声，君不豪道：

“你过来，我悄悄告诉你——”

咯咯一笑，凤依依道：

“好，我过来，不过你可不能这时候对我施坏哟！”

第七章

君不豪正想往上迎，一边滚在地上的一个受伤大汉，突然打横一个翻滚，暴伸双臂，已把君不豪双腿搂住——

长剑怒斩，“唰”声震天，大汉的双臂立被斩断，也就在这时候，对面的凤依依跃身疾进，青月刀激射，冷蛇绕绳中，君不豪的左手短剑猛力迎击，却“沙”的一声，手臂上又见血口一道！

凤依依不等君不豪右手长剑递出，人已退回原地，腥红的鲜血顺着青月刀往地上流，她却格格笑道：

“亲爱的，你又挨了一下子，怎的不小心呢？”

破口大骂，君不豪道：

“你比他娘的蛇蝎还狠毒，臭女人……”

远处，突然又是一声狂烈的嗥叫声传来，凤依依面色一寒，而令君不豪立刻知道这哀叫的家伙是谁——

一声哈哈，君不豪道：

“以我看‘秦川四煞’大概又有一个翘了吧，这一仗的结果还在转变，转变得对我方越见有利了，哈……”

凤依依冷冷道：

“如果真如你所料，‘秦川四煞’我算白疼他们一场，不过你放心，这仗还有得打的！”

君不豪道：

“如果‘秦川四煞’果真完蛋翘了，我还真替你难过，因为这以后谁会给你热被窝暖脚头还兼带给你制造乐子！”

凤依依立刻道：

“有你一个足比他们四个，我会把你活捉，更叫你尝尽你永远也未曾尝过的那种死去活来的甜头！”

君不豪笑笑，道：

“我说过，君大爷是个务实而不吃亏的强汉，凤依依，我要现在给你来个验明正身，我要剥光你一身衣衫看仔细，看看你真的是一身女人漂白嫩肉，还是一身毒蛇肉！”

凤依依见君不豪足踩七星斗，移步似凌虚，面目发青的大叫道：

“给我围住！”

一边守在凤依依身边的七个大汉马上一涌而上，刀光如雪的猛扑君不豪——

不等这些人扑上，君不豪狂叫一声冲天而起，而凤依依便在这时候一迎而上，兜头便是三十六刀——

子母剑巧配合，疾闪掣，一口气拦过敌人所有刀锋，两人同时落地，又是一片金铁撞击，凤依依又劈出五十一刀，兀身旋腾在君不豪四周不稍退！

君不豪突然厉啸如鹰，子母剑化为一片极光奔电，闪掣似出自西边天际，斗大的剑花便宛似天女散花般，光芒耀目，煌煌四射，绚烂泻烈如刺目彩霞般罩向敌人！

凤依依的青月刀刚自盘旋而出，立刻惊呼一声，不知自己的青月刀应往哪个方向递，她已觉不妙，慌张之下，“嗖”的一声左边肩背处连衣带肉已被硬生生削掉血糊糊一大片！

君不豪的那右手一剑，目的是要割下凤依依的人头，但他的左肋受伤，在他奋力一击中，伤口一阵撕裂的尖痛，右手长剑稍

偏，才失了准头！

没有等凤依依回手或腾跃，君不豪已八十一剑泻为一招，一口气把凤依依圈在他的子母剑下，好一阵劈杀！

于是，金铁撞击声中，加杂着撕裂声，肉肉的飞溅四射与冷叱尖厉声，便在二人之间爆裂开来……

倏忽腾闪，凤依依拼十二成功力勉强自君不豪的子母剑下脱困出来——

她的人已变了形，脸上一道血槽，上衣与裤子已各破一道尺长口子，破衣口有血往外洒，一头整齐的秀发，如今有一半披在右面颊上黏住了伤口，不少鲜血便自秀发上往下滴……

君不豪胸前衣衫裂开，一道血口在翻卷，但他双肩一晃还欲再杀！

突然——

只见凤依依跃身而起，空中连翻七个空心跟斗，落地却一跤跌在地上，显然力气用尽！

附近，还有四个黑虎寨汉子拥过搀扶——

凤依依沉声道：

“扶我上马！”

四个大汉立刻连拖带抱的把凤依依送上马背！

君不豪并未追杀，而凤依依早高声尖叫道：

“我们撤！”

话声中，当先拨马，泼刺刺便往山岗上冲去——

“黑虎寨”的人物看凤依依拨马便走，一身狼狈，也立刻丢下敌人抱头便跑！

那面，陶勇已滚在道旁，高威一身是血的直不愣站在那里

“黑牛”熊霸的一双八角铜锤上是人肉鲜血，“花豹子”任三成的“戟斧”上面带着不少人的头皮长发！

包公度的头上被凤依依一刀削下一大块，虽要不了命，却也流了不少血，不及时加以治疗，只怕包公度还真会流尽身上的血而死去！

“百灵堡”两个分堂共有一百五十名弟兄，就在这一阵砍杀中，能站着说话的不到一百人！“黑虎寨”的人物可也真够眼明手快，就在凤依依的喝叫声里，那些没有受伤的便立刻两人挟起一人，奔跑着往山岗上冲去，所幸双方都在照顾自己受伤的，“百灵堡”这边也就没有再追杀！

高威与熊霸、任三成匆匆到了“追魂老六”君不豪面前，见君不豪一身是血，伤得不轻，高威立刻道：

“二当家，你的伤……”

“追魂老六”君不豪沉重的道：

“我的伤还好，但我绝想不到凤依依那个女人，她的那套刀法也辛辣狠毒……”

高威道：

“是的，这个女人不除，对我们‘百灵堡’来说，是个大祸害！”

君不豪道：

“我绝不容许她再有对我们肆虐的机会，放心吧，我要用一切可行的方法除掉这个骚娘们！”

熊霸道：

“二当家，我们怎能容他们如此轻易离去……”

君不豪苦笑一声，道：

“实在说，他们的退走，也是我心中所祈求……”

任三成不解的道：

“拼至最后，其结果必是我们赢！”

君不豪道：

“这是一场小胜，那将于事无补，别忘了凤依依只是黑虎寨一支人马，我们未来要对付的是整个黑虎寨，我说过我们输不起，就算杀光他们，最后我们只余少部份弟兄，试问以后我们怎么面对更多更强悍的敌人？”

点点头，高威道：

“二当家说的不错，更何况我们也伤了不少人，二当家，陶堂主，还有包公度副堂主，他们……”

“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快过去看看他们的伤势！”

高威道：

“二当家，我已着人为他们包扎了，倒是二当家的伤我看也不轻，还是快撤回白马镇，先找大夫替伤者治治……”

走着，君不豪又问：

“秦川四煞如何了，摆平几个？”

高威道：

“重创他们两人，本欲加以搏杀，却被黑虎寨十几个不要命的拼死护着……”

君不豪道：

“‘秦川四煞’投靠‘黑虎寨’，这对‘黑虎寨’来说真是如虎添翼，不可忽视！”

“黑牛”熊霸怒道：

“只可惜刚才那一锤差半尺未砸在性路的头上，下次遇上我饶不了他！”

高威等到陶勇与包公度二人处，只见二人是伤得不轻，那包公度的伤比之自己的还严重——

“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我们且赶回白马镇疗伤，我预测‘黑虎寨’十天半月尚不会找来，我们可以尽快把其余十几位堂主召集齐全！”

高威向君不豪请示，道：

“二当家，这些死的……”

君不豪道：

“死的我们加以掩埋，且记把敌我分开，不能掩埋在一起，他日‘百灵堡’基业重振，我们还得加以超渡，择地厚葬呢！”

“百灵堡”的弟兄们赶回白马镇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白马镇的那个小城门已合了一扇城门，君不豪一行全到了镇外面的刁家骡马栈，这儿虽不是“百灵堡”的堂口，但却是与“百灵堡”有些扯不清的渊源，这家掌柜可是同“百灵堡”第二分堂堂主“白马将军”高威换帖哥们！

刁老三是个五十多岁干瘦老人，人是瘦，但他的一双眼神却炯炯逼人，白马镇的刁老三在镇外的栈房开了也有十几年，来的时候，几乎就是一人打天下，刁老三很会看风水，他先拜码头，然后在镇外立字号开栈房，当然，高威是给了他许多照顾！

现在——

刁老三便守在君不豪与高威、陶勇这间客房里，小心的亲自侍候着——

君不豪偶尔会皱下剑眉，伤的地方是不轻，三处伤本来不怎么痛了，但换上药却又痛起来，但他知道这是一种好现象，一旦不痛便好了！

缓缓的，君不豪对刁老三道：

“刁掌柜……”

刁老三立刻端正自己的道：

“二当家你吩咐！”

君不豪道：

“吩咐不敢当，心里话倒是要当面说出来！”

刁老三笑道：

“刁老三洗耳恭听！”

君不豪点点头，望着高威，道：

“听说你同高堂主是磕头歃血弟兄，心连心的好哥们，是吧？”

刁老三笑笑道：

“是刁老三高攀，也是高威弟台爱护，我刁老三才能在白马镇这地面上混口饭吃！”

一笑，君不豪道：

“江湖大锅饭，全是血肉换，客气话彼此就不必多说！”

刁老三搓搓手，道：

“是是，二当家快人快语！”

“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眼前‘百灵堡’处在危机存亡之中，是存是亡，犹待我们去拼命，弟兄们住在你这儿，刁掌柜，口风可得守紧，不定黑虎寨那边会暗中派人来刺探！”

刁老三立即一拍胸脯，道：

“放一百二十个心吧，君二当家的，别说是守守口风，便必要时抛开我刁老三的这片小栈房不要，也没什么好叫人心痛的！”

点头一笑，君不豪对高威道：

“你的好哥哥！”

高威道：

“二当家，我刁哥的话是当真！”

君不豪手一搁，笑道：

“我放心，因为我看得出刁掌柜必是血性汉子，绝不是个落井下石的小人！”

一边，伤得不轻的陶勇也道：

“锦上添花是小人，雪中送炭是君子，我们这时候才会真正体认出谁才是真正朋友，刁掌柜就是这号人物！”

刁老三心中激动的道：

“各位别把刁老三说得太好，我只是尽手足之情，兄弟之义，往日那种叩头换帖可不是为了吃喝，而是彼此的关怀、照顾，尤其是兄弟有难之时，我应该做的……”

就在第二天，刁家骡马栈突然挂出牌子来——

上面写的是：

“清理债务，整修内舍，歇业十日，多谢照顾！”

就在第二天一大早，第二分堂的“百灵堡”兄弟们全潜在白马镇附近，他们暗中连络，互通消息——

从青龙集赶来的陶勇手下，全部住在刁家骡马栈，白天没有一个人往外走动，就等另外几处分堂堂主赶来会商进攻黑虎寨大

计了！

君不豪便在第三天已恢复了一大半，受伤原本不重，左肋的一刀也只是流了不少血，连肋骨也未伤及——

来到陶勇床前，君不豪道：

“陶堂主，伤势如何了？”

“鬼使”陶勇道：

“左肩后骨这一刀是不轻，不过经大夫三天来的调治，已经轻多了，他娘的皮，凤依依那臭娘们竟对我偷袭，这笔帐有得算的！”

君不豪道：

“能行动吗？”

陶勇道：

“能，二当家可是有差遣？”

君不豪道：

“我要去见小玲，唉，这几天她一定在为我担心事，要不是这伤——”

陶勇道：

“属下也正想带同二当家去见见小姐！”

君不豪道：

“我们骑马去！”

陶勇点点头，这时高威走进来，君不豪立刻把此地一切全交由高威负责——

于是，两匹健马驰出了刁家骡栈！

出了刁家骡马栈，君不豪道：

“往东八十里，那儿全是岗峦没有高山，尹老一向不喜人多，

只与一个小童居住在一座山岗下面，我曾伴同堡主去过一次，那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陶勇道：

“尹老住的是个三不管地界，认真说来，应属于青龙集与长风镇交界，一条小溪划清界限，尹老便住在溪游下面！”

微微一笑，君不豪道：

“所以每年你都会去尹老那儿一次！”

笑笑，陶勇道：

“是堡主交待，过年前总是替尹老封些银两，这也是堡主一向对朋友的作风，可细心呢！”

迎着山风，披着朝露，君不豪唇角噙着那一抹自嘲意味，一路策马急驰，眉宇间不时的流露出一抹焦灼……

现在，二人已来到一片斜坡下面，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沿着山岗下面往东流去，顺着小河遥望，松柏林中似有阵阵白烟冲天而起——

君不豪笑道：

“尹老的‘清风居’就快到了吧！”

陶勇并未回答，他却痴呆似的望着那片白烟——

“追魂老六”君不豪一怔，忙立鞍望过去，不由“咦”了一声道：

“这白烟……”

陶勇拍马叫道：

“快过去看看！”

双马怒奔，二人刹时顺着坡道到了那片竹树杂陈而鸟语花香的林中——

先是，林子一边的山道旁，有块木板，上面写着：

“清风居”三字！

“清风”二字，取自尹清风之名而定，过了这块木牌，往前不过半里，一处平坦的小坡下面，便是尹清风的居处！

在陶勇与君不豪心中，清风居是小红瓦屋三小间，屋前一个小花圃，附近种的尽是菜蔬，小河在前面淌过，每日里朝阳自对面山岗照来，鸟语花香，清风徐徐，居士挂杖岸立，仰望山川，何异神仙！

然而——

君不豪第一个大叫一声腾身落下马背，双手颤抖不已的扑到那一片断垣残瓦，烧得寸木不存的火场边——

陶勇已开始大叫道：

“小姐！小姐！”

是的，尹清风的‘清风居’完了，是被一把火烧掉，从火堆中冒出的白烟看，这场火大概已烧了一天多！

尹不豪在附近仔细查看，却在一片竹林中找到两具尸体，两具搂在一起的尸体——

陶勇上前一看，沉痛的道：

“尹老，你死得好惨！”

尹清风紧紧搂着的可并非胜小玲，而是尹清风的书童，一个十三四岁的娃儿！

“追魂老六”君不豪强压心头怒火，立刻在烧毁的小屋四周详细搜着，屋前花圃已乱，附近草地足印不少，而使他心中顿感紧张起来——

怔怔的，君不豪自言自语，道：

“老天，可千万别被我猜中呀！”

君不豪心中所想，自然陶勇也想到了，只是两个人都怕面对这个事实，二人谁也没有开口——

胜小玲究竟会去了哪里？即算是死总也有尸体在吧！

于是，君不豪“咯蹦”一声，牙齿一阵挫，道：

“陶堂主，埋掉尹老二人，我们走！”

从“百灵堡”那条往西去的山道上，跌跌爬爬的过来一个人，一个口角溢血连胸部也在淌血的汉子！

已经离开“百灵堡”四十余里了，这个汉子仍然在往前踉跄着不即停下来——

他喘息着，而且双肩尚且急骤的闪晃——

这人面上无须，颧骨奇大而形同僵尸，如今失血过多，他的面目更怕人，灰惨惨地泛青——

不错，这人正是被青龙集“百灵堡”第一分堂副堂主“黑牛”熊霸的八角锤砸上前胸的“黑虎寨”三把头，“双胆”李杰！

一路晃向山道上，李杰双目迷惘，只能看到三丈内的事物，一口元气便在他的喉结下面“咯嘟”响的不即散去！

是的，那便是他的“罩门”，“守阳功”固住了他那一丝元气不散……

现在，李杰急欲要找地方治他的内伤，精钢棍已抛在山道上，能够举步往前走，已经是十分吃力而不容易了，又何能拿那四十八斤重的精钢棍！

一座茅屋，嗯！是一座茅屋！

茅屋搭盖在半山腰一处平台上，右侧有条山泉在滴滴答答往下面流，一个老者，白髯飘胸，一袭青色长衫，正在门口把一

堆草药捣烂，一旁有个木臼，里面的烂草药往外溢，真不少，那种清香的药味有些像是薄荷香！

李杰是听到响声才运目望向上面，模糊里，他似是看到有个像小屋的样子——

于是，他沿着小道吃力的往上面爬……

夕阳已落山，小道上几次跌爬，李杰喘息的叫道：

“救……救……救我……”

茅屋前面的老人长身而起，走到屋前平台边沿往下看，立刻，他匆匆的顺着河道来到李杰身边——

“双胆”李杰爬在地上仰起头，道：

“老大……爷……救我！”

白髯老者点点头，道：

“朋友，你别开口，我扶你进屋去！”

点点头，李杰伸出一臂，老人双手用力一托，缓缓把李杰扶进茅屋一张炕上——

炕上，嗯，正躺着一个人……

这个人全身赤裸，不，全身涂满草药，从草药的香味上看，那白髯老者正是在门口为这人配制的。

李杰倒在床上直喘大气，光景是无力再开口说话的已把双目闭起来了——

白髯老者探摸李杰脉搏，不由得双眉一紧，自语道：

“脉搏已停，怎的这人还能出气？”

急匆匆，老者取出十几种药丸，合起来研磨成粉，一口口送入李杰口中——

撕开李杰上衣，白髯老者紧皱眉的道：

“胸骨断了七根，内腑被震出血，皮肉碎裂盘子大一块，这个人还能活着找到我这“罍庐”来，可算他的命大，嗯，猫儿命猪狗身，赖着不即死去！”

这白髯老者是谁？

当然，他绝对想不到李杰练有“守阳功”！

服下老者的药，“双胆”李杰渐渐的……渐渐地便没了气息

……

白髯老者抓起李杰手腕仔仔细细一阵审视，点点头，道：

“奇迹！奇迹！”

听口气，李杰还真的活过来了——

是的，李杰是活了，他那凝聚在喉结以下的一口真元之气，就在服下老者的药以后，慢慢在往下游走，游向五阴六穴——

第二天一早，老者发现李杰已睁眼开望向茅屋四周，也望向身旁平躺着的一个全身赤裸而又糊满一身一脸香味甚浓草药的人！

这人没开口说话，他只是闪动几下眸子便又闭上眼睛，李杰想开口问，但他这时连开口说话的力气也没有，甚至他连转动一下头也倍感吃力！

白髯老者并不问李杰是怎么受的伤，他不须要问，因为问也是多余，李杰连开口都吃力！

当然老者也十分清楚，因为他在为李杰胸前伤口敷药时候已看出那是被一种钝器砸中才有那种裂肌断骨之伤！

一张土炕上平躺着两个受伤之人——

一个是伤在前胸，吐血数斗未死……

而另一个——

如果李杰知道身边躺的何人，他必然拔腿便逃，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还真的躺得十分安逸自在，只待老者把他的伤医好，自己便可以大摇大摆的重回黑虎寨了！

老者在仔细的为那个全身赤裸的人在换药，一旁，李杰已开口道：

“老先生，从你的手法上看，你应是名医大夫，怎的一个人独居在这荒山野岭……”

白髯老者只简单说了四个字：

“人各有志！”

李杰又道：

“老先生，我已在你这儿几天了？”

白髯老者并未看他，只淡然道：

“四天！”

这时候李杰转过头来，道：

“这人是谁，怎的伤得如此厉害？”

白髯老者道：

“同你一样，我只救人，至于对方是谁，我老人家从不多问！”

李杰道：

“你也不想知道我是何人？”

摇摇头，老者道：

“不必！”

李杰半天说不出话来——

一边那人“啊”了一声！

白髯老者点点头，道：

“好了，好了，哈……”

李杰一怔，道：

“老先生，他的这身伤……”

白髯老者忽的沉声道：

“你的话也太多了，何不把精神放在你伤处，也好早日图个痊愈！”

李杰现在连举起手也觉吃力，他是要集中精神休息！

一旁，那伤者“吁”了一口气，又缓缓闭上眼睛……

土炕上的两个病人谁也不开口，只等老者走至茅屋外，李杰才轻声问身边伤者，道：

“喂！老兄！”

那人未开口，却传来轻微的鼻息声，嗯，鼻息声十分均匀，显然睡着了——

望着这么一个满身满面甚至整个头上全是被一层厚厚的草药贴着，李杰摇了一下头，自语道：

“操你娘的，比我李杰还凄惨，谁嘛？”

日子过得可真不轻松——

至少躺在这“百草岭”下面的“罍庐”内土炕上的两个伤重之人过得十分艰辛！

因为——

一个伤重的不能动，他全身敷着寸厚的药，吃饭拉屎全由白髯老者亲为侍候，甚至每半个时辰稍事移动身形也由白髯老者搬动！

而李杰，虽然保得住一条命，可是几天下来，除了能开口说句话，就算想翻个身也会累出一身冷汗！

“双胆”李杰曾试图起来，但他却虚弱得令他自己也大吃一

惊！

李杰已心中明白，自己所以能走到这里，完全是在受伤的一刹间，自己把全身功力用在平日修练的“守阳功”上，如今再想运起“守阳功”，已是无能为力了！

一旁的受伤人，他每次醒来会用眼神望向一旁躺着的“双胆”李杰，双泪流露出一种怨忿狠毒的眼神，直到李杰望向他，才缓缓的又闭起眼睛！

现在——

“双胆”李杰已能坐起来了，甚至扶着床沿能走几步！

中午，他接过白髯老者递过的一碗清粥，低声道：

“老先生，我这伤……”

白髯老者道：

“敢情已住腻味了？”

李杰一笑，道：

“我是说还得多久我才能走路？”

白髯老者道：

“那得问你自己！”

李杰那原本如同僵尸的面孔一窒，眨着一双深陷的冷嗖嗖眼神，道：

“怎么说？”

白髯老者指着全身涂满香草药的那人对李杰，道：

“像他，你就好的快，气定神闲，不浮不躁，摒除一切杂念，你自然会好得快一点，否则……”

李杰一怔，道：

“怎么样？”

白髯老者道：

“别的不说，单就你胸前断的肋骨便也得费上半年的，没听人言，伤筋动骨一百天，你一次断了七根，再不静下心来好生休养，哼……”

老者未再多言的调头而去——

“双胆”李杰忽然叫道：

“娘的老皮，每日三碗稀不啦吃的小米粥，连酒肉也闻不到，老子快馋死了！”

已经过了一个月，山中时光似乎过得慢，但却十分恬静，这里除了山水之外，人与人之间……

不！有人的地方总是有争执，至少在每个人的心中自然的便生起争执——

茅屋中，已经是造化弄人的把三个人凑合在一起了，却不料……

一大早，白髯老者把满身涂着草药的重伤之人扶下了床，李杰靠在炕边喘着气，目中流露着羡慕的眼神，只是他并未开口说话！

白髯老者把重伤的人扶出茅屋外面，走到附近那个山泉边，笑道：

“看到你能活过来，老实说，我比你还快活，哈……”

那重伤的人沉沉的道：

“谢谢！”

白髯老者道：

“俗气！我胡仙的个性难道你会不清楚？”

那人道：

“我失言！”

胡仙，白髯老者的名字！

现在，他扶着那人站在山泉下面，又道：

“只要你记住我的话，也是我的条件就好了！”

那人已开始赤裸裸的被泉水冲向头部……

他提高声音，道：

“我会的，胡老尽放宽心，因为我理解你的心情！”

“那就好了！”

那人的本来面目，不，那绝不是他的本来面目，但现在已刻骨铭心的成了他的永远一张面孔了——

一张斑痕疤烂，全身净红成斑，毛发已无，宛似个红泥巴捏的怪人，如果说全身哪地方有些人皮样，大概也只有背部与后腿几块地方了！

不错，这个人是被火烧的，因为只有火才能把一个人烧得面目全非的走了样！

几件衣衫放在泉水旁，白髯老者胡仙笑道：

“能把你救活过来，连我胡仙都不敢相信！”

那人哈哈笑道：

“事实上我已再世为人了！”

胡仙笑道：

“老实说，火烧的人心火极旺，我是以外敷百草精华内服我特制的‘洗心丸’，昼夜不息的把你老弟台从阎王老子手中夺回来，我可是仁至义尽够朋友了！”

哈哈一笑，那人道：

“放心吧，胡老，我会履行我的承诺，你又何必放不下心呢？”

指着远处的茅屋，胡仙道：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要我救那畜牲？”

那人淡淡一笑，道：

“一开始我不知道，因为那时候我也是个半死不活的人，可是自从我知道他是谁以后，再加以琢磨，我才有了另一番计较！”

胡仙道：

“可以说来听听？”

那人微微一笑，道：

“可以说也是为了胡老！”

胡仙道：

“怎么说是为我了？”

那人遂低声，道：

“如果要完成胡老交待的，那就得另于筹谋，重新计较，而我已有了腹案！”

胡仙道：

“什么样的腹案？”

满面疤痕的一张脸皱得比厉鬼还怕人，那人小声对胡仙一阵低语——

缓缓点着头，胡仙捻着白髯，道：

“相当危险，但却值得一试，好吧，我听你的！”

那人这才走出泉水小溪，擦干身子，把胡仙手中衣衫穿在身上，且又把个红嘟嘟的头包扎起来，只露出一双没有眼睫毛的双目，跟着胡仙往“罍庐”而来！

“双胆”李杰见进来个蒙面大汉，先是一怔，旋即笑道：

“老兄，你好了？”

点点头，蒙面大汉道：

“来了一百天，也应该好了！”

李杰望向胡仙，道：

“老先生，他来了一百天？”

胡仙道：

“他身子骨硬朗，否则只怕有得他罪受的！”

李杰细想“百灵堡”，那也只是一个月另几天的事，换句话说，这人在“百灵堡”被烧以前就已经来了！

指着自已鼻头，李杰道：

“老先生，你看我一身无力的样子，喘口气还胸口痛，这光景还得多少日才能好？”

胡仙笑笑，道：

“如果你真想好得快，能跑路，最好你求求这位！”

李杰一愣，呵呵笑道：

“别逗了，连他也得靠你老施救呢！”

胡仙摇头，道：

“你错了，他三月前来我这里，身上带着一种伤药，那可是补血圣品，复元良药，只是老天知道他这身灼伤绝不能补，除了清毒祛火，别无他途，所以……”

“双胆”李杰已哇哇叫道：

“老先生，你何不早说！”

胡仙捋髯，道：

“他未起来，老夫未便把他那包握在手上跑到我这儿来求助的药取来，如今你问他，如果他舍得，我自然会拿来给你服下！”

李杰乞救的望着蒙面大汉，道：

“兄台！你……”

双目直盯住李杰，蒙面人全身在颤抖不已，但他终还是缓声道：

“朋友，我不识你，而我又是个被人迫害的苦命人，连个投靠的地方也没有，这些药也是备着救命用的，而你老兄又是——”

“双胆”李杰抚掌，道：

“别说了，你知道我是谁？”

蒙面人摇摇头，道：

“从未谋面，不认识！”

李杰道：

“好，我便告诉你吧，我是‘唐山黑虎寨’三把头，我叫李杰，道上朋友叫我‘双胆’！”

蒙面人冷芒一闪，道：

“没听过！”

李杰道：

“现在你总算听说过了吧！”

蒙面人点头道：

“你老兄叫李杰！”

“双胆”李杰遂又笑道：

“你不是说自己被仇家迫害吗？”

蒙面人又点点头，且深长的一叹，道：

“那批人熊太可恶了！”

李杰道：

“你知道这世上是谁？”

蒙面人道：

“就是那‘百灵堡’第一分堂的人物，我可真被他们要逼上梁山了！”

仰天哈哈一笑，李杰喘了口气，道：

“兄弟，把你的担子搁在我肩上，且等我的伤有起色，我带你同去唐山，娘的老皮，如今江湖上只有‘黑虎寨’的风，哪有‘百灵堡’的浪，跟我走准没错！”

深沉的低下头，蒙面人道：

“容我想一想——”

李杰道：

“用不着想了，老兄，往后你只管跟着我，吃香喝辣少不了你一份！”

猛的抬头，蒙面人对胡仙道：

“取我的药来！”

胡仙一怔，道：

“咦！那么贵重的药，你舍得？”

蒙面人道：

“至少我换得个安身立命之地！”

李杰道：

“对，对，‘黑虎寨’欢迎你加入！”

蒙面人道：

“可是我的武功平平，而且面上又疤啦啦的见不得人，你们会要我？”

李杰笑道：

“你我一个炕上睡了这么多天，也算他娘的有缘份，往后你

就跟着我身边办事，至少我不嫌你！”

于是——

胡仙摇着头，把一包红色药末给李杰服下去——

于是——

第 八 章

“双胆”李杰服了胡仙的药以后，顿感身体舒畅不少，喘起气来胸口也不再痛了……

其实那药原也是胡仙自己的，不过胡仙在经过蒙面人暗示以后，便一直未专心医治李杰！

就在第二天，“双胆”李杰已能起身走路，再经过胡仙弄些野味大吃一顿，李杰的精神已恢复了一大半——

拉着蒙面人的手臂，连手臂也是疤痕，李杰哈哈一笑，仔细望着疤痕累累的蒙面人，道：

“兄台，跟我走吧！”

蒙面人道：

“现在就走？”

李杰道：

“不错，现在就走！”

蒙面人思忖一阵道：

“我能跟你走？”

李杰大笑道：

“有何不可？”

蒙面人道：

“我是一百个愿意跟你走，可是我如今一定十分难看，跟了你，那会惹人厌，不如……”

李杰道：

“别说了，一切由我担待，有人敢讪笑你，看我不扭断他们脖子！”

蒙面人遂点点头，道：

“一来真的是走投无路，二来也是你老兄盛情难却，好吧，我跟你上唐山去！”

“双胆”李杰笑道：

“我们说走便走，一刻也不多留！”

一旁，胡仙道：

“你们是该走了，我老人家也好大睡三日！”

“双胆”李杰道：

“老先生，你的诊费多少？”

胡仙道：

“不要！”

李杰一怔，道：

“看病不要银子？”

胡仙抚髯大笑，道：

“朋友，我给人看病有个规矩！”

李杰双眉一紧，道：

“什么规矩？”

胡仙笑道：

“小病要钱，大病免费——”

李杰笑呵呵道：

“你这是什么规矩？”

胡仙道：

“你不懂！”

李杰那灰惨惨的面上一僵，道：

“你说我不懂？”

胡仙道：

“是的，你绝对不懂！”

“双胆”李杰笑道：

“你老告诉我以后，我自然也就懂了！”

胡仙道：

“当年行医江湖治病无算，五十年来使我最快乐的事，莫过于能把一个垂死之人救活，这可是一项杰作，但能看到被救之人又重新在老夫面前大摇大摆的走去，那种快乐绝非用银子可以换来的，所以老夫以为这些阴阳界上两世为人的垂死之人给了老夫以快乐，老夫又何需伸手向他们再索取银子，你懂了吧？”

“双胆”李杰双目一亮的道：

“老先生，你说得十分清楚，我听得可也糊涂，不过我李杰也不想再多问，你不要银子那是你的事，我又何必硬给？后会有期了！”

胡仙道：

“二人马上要走？”

李杰已走到茅屋外，回头道：

“你这地方比姑子庵和尚庙还冷清，别说是山珍海味吃不到，便酒也闻不到……”

李杰已往山道走去——

蒙面人走至胡仙面前，低声道：

“姑子山胡老知道吧？”

“放把火把山给烧了！”

胡仙一惊，道：

“为什么要烧山？”

蒙面人道：

“为了你，也为了我……”

山道上，李杰已在叫道：

“喂，你怎么不走？”

蒙面人立刻走出茅屋来，对山道上的李杰道：

“总得向大夫说声谢吧！”

瘦骨嶙峋的胡仙背着两手站在平台边上望着远去的二人，心中有着太多的感慨，在他的心中正祈祷着，祈祷蒙面人否极泰来，诸事顺遂，否则——

北国的山川比之南方可就粗线条多了，而北国的人物也是粗犷与豪壮，就算是山野中掀起的风也显得呼呼的有些似拉风箱——

那阵阵“呼噜呼噜”的风，自一个山口吹刮过来，出口外面却是一望无垠的庄稼，就在这蒙蒙的天空所反映的灰苍、黄白、黛青与墨绿所调合的山里面，隐隐然但见一处十分宏伟的大寨——

是的，这儿便是唐山，也是“黑虎寨”的所在地！

一个多月来，“黑虎寨”的上下人等皆笑口常开，虽然他们也在“百灵堡”死伤不少人马，但胜利的果实往往会淹没不少伤感——

从“百灵堡”也传来消息，那儿驻守的“黑虎寨”近百弟兄全军尽没，但“飞天虎”铁石心可并不担什么心事，因为他已计划好要如何去对付那个漏网之鱼的“追魂老六”君不豪，当然，

他也筹划要如何一个个消灭“百灵堡”的三州七县十八堂口的人物——

最叫“飞天虎”铁石心高兴得不时大笑的，莫过于“笑罗刹”凤依依在“清风居士”那儿把胜小玲抓回来——

胜小玲的被抓之事，绝对令“追魂老六”君不豪想不到的，因为尹清风住的地方十分偏僻，自信是最安全的地方，但却是最安全的地方不安全，竟然在“笑罗刹”凤依依率领残兵退回来的时候，为了不被君不豪派人追杀而走荒道，就在清风居士的住处遇上了胜小玲——

而尹清风为了老友胜英的女儿，不惜与这些闯来的黑虎寨人物一场拼杀，终因双拳难敌四手而丧命！

现在——

路上花了三天四夜功夫，“双胆”李杰与蒙面人来到了唐山山口处，这里只要越过几处弯道，五里不到便是“黑虎寨”了！

抹了把汗，蒙面人取出水袋来喝水，后面，一阵擂鼓也似的马蹄声已旋风般卷了上来。

走到前面的“双胆”李杰没有回头看，自顾的往前走着，而跟在李杰身后的蒙面人却拿着水袋往道边让路，他目不斜视，表情老实，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来的——

转眼间，三匹铁骑已掀起滚滚尘沙自二人身边卷过，三个人全是青巾蒙面，一身青色劲装，背上插着钢刀——

李杰知道，只要是出任务，黑虎寨弟兄们便都得蒙着青巾，而这三人——

三个蒙面汉可真绝，他们连正眼也不向路边二人望，就这么又急又快的喝叱着飞马向前——

“双胆”李杰只待三骑快马越出十丈外，立刻大叫道：

“前面三个混小子，给我回来！”

蹄声虽响，而李杰的叫声更响，虽然李杰大伤初愈而中气不足——

虽然三骑已越出十丈外，可还是被三人听得一清二楚，于是三人不约而同的猛力勒马，在一阵“嘟律律”的长嘶声里，三匹健马人立而起，便在前蹄弹扬中掉转马身，三骑士还真灵光，双臂回力，前身上倾间，纹丝不动的就如同屁股黏在马鞍上！

站在李杰身边的蒙面人心中暗想，这三个小子的骑术可还真俊！

这时李杰已高声道：

“兀那三个混帐东西，你们眼中还有我这三把头？”

三个马上的汉子彼此对望，旋即立刻跳下马来，拉马急急的走到李杰二人身边——

其中一个大汉施礼，欢叫道：

“可好，原来是李把头回来了，山寨里还派人四处找你呢，寨主还留下话来，就算是死也要看到你尸首……”

李杰“呸呸呸”连三吐，骂道：

“老子不死也会被你们咒死，去你娘的蛋！”

三人忙施礼道：

“李把头你海量，请上马吧！”

“双胆”李杰冷哼一声，道：

“我心里清楚得很，寨里就属你们总管内务的人物气焰嚣张、言行跋扈，这都是平日里‘人面蛛心’佟老古把你们宠坏了，说起话来像放屁，随随便便就往外冒！”

其中一人打躬作揖的道：

“李把头，你老能平安回来，兄弟们哪个不高兴，只怕寨主爷一高兴，又会传令全寨痛饮一顿以示庆贺！”

“双胆”李杰接过缰绳，翻身上马，“嗯”了一声，对另一个汉子，道：

“你的坐骑给我这位兄弟骑！”

那人看了蒙面人一眼，道：

“你是谁？”

一边，李杰道：

“他是——”

李杰心中在暗骂自己，为什么到这时候还不知人家姓名？可好，这要是见了寨主，当面鼓对面锣的如何个介绍？难不成——

双手一抱拳，蒙面人道：

“姑子山仇心良就是我！”

李杰立刻重复，道：

“仇心良，嗯，仇心良便是他！他就是我的朋友！”

那人立刻便把马缰绳递给仇心良，笑道：

“把头朋友，自家人，老兄你请上马！”

仇心良接过马缰绳，点点头道：

“谢谢！”立刻也坐在马上……

李杰回头望向三人，道：

“二寨主可曾回来？”

其中一人立刻笑应道：

“二寨主这次可真拉风，李把头，你大概不知道吧？”

一怔，李杰道：

“说来听听！”

那人呵呵一笑，道：

“二寨主受命领着人马扑向青龙集，操他娘，‘百灵堡’的龟孙子们全躲起来了，二寨主遂又回扑白马镇，竟然在半道上同那些王八蛋们兜上，双方一场厮杀，谁也没占到便宜，连二寨主也受了伤，可是你猜怎么的……”

李杰不耐的骂道：

“猜你娘的老蛋，你还同我打哑谜！”

那人忙应道：

“是，是，是，我哪敢——”

李杰面目狰狞的道：

“快说！”

眯着双目，那人笑道：

“是这样的，二寨主回程中在一处大山里遇上‘百灵堡’漏网之鱼胜小玲，大喜之余便杀了窝藏胜小玲的那个老者，又把胜小玲给捉回来了……”

“双胆”李杰点点头，道：

“二寨主的这一功可不小，只怕乐坏了少寨主！”

那人应道：

“可不是嘛，这几天少寨主尽是往地牢里走动，只等寨里几个老妈子疏通胜小玲，少寨主就会同她拜天地了！”

李杰摇摇头，道：

“不可思议，少寨主这是色迷心窍，别忘了我们大破‘百灵堡’时候，杀得姓胜的一堡鸡犬不留，能道他不怕胜小玲替父母报仇？”

那人哈哈一笑，道：

“少寨主有办法，只要胜小玲点头，他就敢娶她当老婆，李把头你不信？”

一旁，骑在马上的蒙面人双目似有泪光，但他只是施力眨了几下子，当然，这动作谁也没有看清楚——

于是，李杰一夹马腹，双骑便立刻往谷中驰去——
现在——

二人已进到唐山谷中，这里看来十分优雅，长方形的谷中，靠两边的半山腰处有几个山洞，那是开凿在峭壁上面呈四方形的山洞，洞口处有人在守着，往谷中望去，这种山洞总有十几个——

每个洞距离地面三丈高，洞与洞之间相隔五七丈不等，而人马奔驰在谷中，却是清风徐徐，花香鸟语，两丈宽的山道，迂回曲折的绕向谷中，两里深未见“黑虎寨”在什么地方——

马上，“双胆”李杰拍着自己顶门，笑道：

“刚才你老兄弟说自己叫什么来着？”

蒙面人笑笑，道：

“我叫仇心良，姑子山猎户！”

李杰笑呵呵的道：

“对，你叫仇心良，打猎的是吧？”

蒙面人一叹，道：

“打猎的不怕什么虎豹，却是粗心大意，几乎自己把自己送掉老命！”

李杰哪会听懂蒙面人之言，笑笑，道：

“你是粗心大意，要不然怎会把自己烧得如此惨！”

蒙面人道：

“酒可真误事，我是那日喝多了酒，自己撞翻油灯才起的火，直到连附近荒林也烧起来，我才糊糊涂涂的逃出火炕，如今姑子山只怕已成了焦土——”

李杰一笑，道：

“别打猎了，跟我上学杀人吧！”

蒙面人似是一怔，道：

“杀人？”

哈哈一声臬笑，“双胆”李杰道：

“你大惊小怪，须知世上到处在杀人，所不同的是文杀与武杀，方法不同，目的一样——”

蒙面人道：

“李兄，我不懂你的意思！”

李杰笑道：

“你没杀过人自然不懂，不过我一说你就会明白！”

二人并骑，缓缓的往谷中走，李杰道：

“所谓武杀，便是干上我们的这一行，刀子架上人脖子，娘的皮，你的就是我的，至于文杀，这世上到处都有，动动脑筋坑陷人的手段便是文杀了，哈……”

蒙面人“咯蹦”咬着牙，而心中却正在泣血……

这时二人已到了一处翠竹林子，跟在二人身后的三人这时也渐渐的赶上了！

指着一大片竹林子，李杰指着附近，道：

“仇兄，你可看清楚了，这是连环套的中心点，刚入谷的时候，黑虎寨弟兄们明着守在两边峭壁洞口，但这儿你可看到有什

么人？”

蒙面人马背上四下看，摇头道：

“没见过人！”

嘿嘿得意的笑着，李杰道：

“有人，而且比之外面的人还要多，只是他们已知道是我，便未出现，若换生人前来，只怕早已被围歼于此了！”

蒙面人惊异的点点头，并不再问——

不过，蒙面人心中却在暗思量，“黑虎寨”竟然以连环套设下明暗关卡，倒是出乎意料！

一路说着话，业已到了一处石墙前面——

那是一座约五丈隔着两峰之间砌起的岩墙，那两峰间相距二十丈宽，一条山溪自五丈高处垂直流下而形成一个小潭——

就在这座石砌高墙右边，几臂粗的铁链子有六条，从上面斜向下而连在一座木跳板上，不，那么大的跳板应该算是座木桥

——
现在——

木桥已被铁链吊在半空中，李杰到了石墙下高声叫道：

“上面有个活的没有？出来答话！”

伸头，有七八个人从上面往下看，其中一人尚且喝问：

“什么事？”

李杰头不抬，只淡淡的道：

“放桥，老子要上去！”

八个人立刻现出戒备之色，高声问下面的人道：

“兄弟，刚才说话的是谁，像是吃火药了，说出话来如此冲人！”

李杰后面三人已使眼色不迭的道：

“哥子们，快放桥吧，李把头回寨来了！”

上面八个汉子一怔，有个人笑道：

“他是三把头？别逗了，寨里还准备祭他呢！”

猛的一仰面，李杰骂道：

“操你娘，真不得了呀！竟然听不出是我的声音，反倒在上面给老子穷磨蹭，如此不长眼睛，佟老古就该派你们专门在山寨里挑大粪！”

闻言之下，又细看清楚，八个人不禁全吃了一惊，不错，李杰可知道山寨上每天会挑出不少大粪，可不是由专人挑，而是轮流干，脏事情没几个愿意干！

八个人这时候的动作可真够快，只听那粗铁链“哗郎郎”响不停——

头上竖起的大木桥已在缓缓的，“咯吱咯吱”往下面放，上面还有个头目在指挥着——

“咚”的一声木桥接衔在五丈深的山崖边下面石台上，从上面，匆匆跑下个大汉到了李杰面前，笑着施礼道：

“我给三把头拉马上去，这些天没有三把头消息，山寨里自寨主以下谁不思念，如今平安归来，我们大伙都高兴！”

冷哼一声，李杰道：

“你小子说的心里话？”

那大汉边往桥上拉马，边回头笑道：

“说谎是小狗！”

这时上面七人已施礼道：

“三把头好！”

“双胆”李杰一挺胸，道：

“没叫你们咒死，还好！”

牵马上得木桥，到了上面一看，蒙面人双眼一紧，只见这里可真够大……

好宽好平坦的大峡谷，足有一里长，宽也足半里，这里的屋舍可真够高大，亭台楼阁一样不缺——

那条小山溪对面，耸立着一座金碧辉煌的庄院，这座庄院，外面全是两人高的黑金石围着，两扇朱红大门前面，二十四层三丈宽的青石台阶，转墙全是用琉璃瓦搭盖在上面，有两只黑金石雕的丈高巨虎便分卧在台阶两旁，虎目直视，欲找人噬似的猛一看还真吓人一跳！

是的，这座宏伟宽大又气派万千的连进大庄院，便是名震鲁境的“黑虎寨”总舵所在！

在这所难窥其奥秘的山谷中，这哪像是一座山寨，充其量只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幽静巨宅——

然而这却是一座十分严密的山寨，这里除了那座吊桥以外，四周全是峭壁陡斜难以立足，飞鸟走兽难越雷池，抬头望，数十丈高的山顶上面，隐隐还看到人影幢幢，松干藏密之处，更是十步一埋伏，五步一陷阱，如果一个生人闯入谷中，只怕还真摸不到那座大宅门下便会落入一路埋设的暗卡手中了！

“双胆”李杰与蒙面人走上台阶，大门内只见一个粗壮老者，手上拿着一根三尺长旱烟袋走来，边笑哈哈的迎向李杰，道：

“三把头，是你呀，可好，全到齐了！”

李杰嘿嘿笑道：

“佟老古，你说什么？”

这老者正是“黑虎寨”总管，“火心烟袋”佟老古！

宏声一笑，佟老古道：

“聚义堂上，寨主还在同大伙提起你来着！”

李杰道：

“可是在骂我死了？”

佟老古道：

“这是什么话？寨主只是说这次‘百灵堡’我们的几位首领虽受了伤，可全都救回来了，只欠你李把头一人，如果你也在，那就是十全十美的令人满意了，如今……”

哈哈一笑，李杰道：

“如今我回来了，哈……”

佟老古望着蒙面人，道：

“你是谁？”

蒙面人未答话，但李杰已对佟老古道：

“我的一个朋友，没处投靠我就把他带来了，佟老古，你得为他安排住处了！”

佟老古道：

“李把头的朋友，我自然得给他安插个好住地，且回到聚义厅上见过寨主再说吧！”

进得大院门，一片奇花大院对面，好高大的一座楼房，这里，门楣上有一块上书斗大方正金字的横匾：

“聚义厅！”

李杰尚未进得这座豪华大厅上，那面佟老古已高声哈哈笑的叫起来——

“寨主，寨主，李把头回来了！”

大厅上立刻冲出一个黑汉，道：

“在哪里？”

李杰已迎上去施礼，道：

“当家的，我回来了！”

不错，黑大汉正是“飞天虎”铁石心——

不但铁石心一人，几乎“黑虎寨”的头头全在——

带着伤的“笑罗刹”凤依依，三寨主“百窍通”水火，大把头“黑金刚”巴少雄，二把头“飞刀”齐步前，其中水火巴少雄二人在血洗“百灵堡”时受伤不轻，如今全好过来了，连铁石心也与以前一般的精神！

见李杰带来个黑巾蒙面大汉，铁石心双眉一紧，道：

“这位是谁？”

李杰哈哈笑的把仇心良介绍一番——

铁石心双目炯炯直视着蒙面人，道：

“你姓仇？”

蒙面人点点头，道：

“我叫仇心良！”

铁石心“嗯”了一声，道：

“哪儿人？”

蒙面人道：

“我住在姑子山。”

望望大厅上愣坐的几个属下，铁石心道：

“姑子山在哪儿？”

在座几个人摇摇头，蒙面人道：

“是座很荒凉的大山！”

铁石心道：

“取下面巾来！”

蒙面人望向李杰，道：

“如此丑陋，可以吗？”

李杰点点头，道：

“在这大厅上坐的，全是厉鬼的二大爷，吓不倒他们，你尽管揭开来由当家的瞧瞧！”

“嘶”的一声面巾揭开来——

大厅上一阵惊呼声——

铁石心耸动着鼻子，道：

“火把你烧成这样没烧死，你的命可算大！”

蒙面人道：

“此生只怕永远见不得人了！”

铁石心对佟老古道：

“领他下去，给他找地方先歇着去！”

李杰道：

“仇兄，从此你算是黑虎寨一员了，快谢谢寨主恩典！”

蒙好面，仇心良单膝一跪谢过，起身便跟佟老古走出这座“聚义大厅”——

望着蒙面人走去，铁石心道：

“马上派人去找那‘姑子山’，看看有没有这个地方，再看看是不是姑子山被大火烧过——”

“双胆”李杰一怔，道：

“寨主的意思……”

铁石心道：

“我有怀疑！”

李杰道：

“当家的怀疑什么？”

铁石心冷冷道：

“怀疑他是‘百灵堡’的人物！”

摇摇头，李杰笑道：

“多虑了，当家的多虑了！”

铁石心道：

“哪像你，一根肠子通到底，直不愣的二幸子，这万一他是呢？”

呵呵一笑，李杰道：

“我二人睡在一张土炕上整整一月，我更表明是‘黑虎寨’三把头，他若是‘百灵堡’的人，只怕我喘口气都吃力的时候便送我回老家了！”

二把头“飞刀”齐步前道：

“记得那夜血战，‘百灵堡’堡主胜英那老儿便是从大火燃烧的大厅顶上落入火中的——”

三寨主“百窍通”水火摸着自己新长出的皮肉，道：

“不错，那夜是我同胜英老儿在房子上对搏，我落下之后，认清方向便冲出火堆，而胜英却不知是否已烧死在火里了！”

李杰忙又摇头，道：

“不对，仇心良已被大火烧了三个月之久，‘百灵堡’的大火是在一个多月前，两下里更不可能了！”

铁石心道：

“不管怎么说，还是派人去姑子山查看一遍才能确定这姓仇

的与百灵堡无关!”

“笑罗刹”凤依依道：

“人是你带来的，二把头，往后你可多加留意了!”

一顿，李杰道：

“闻得二当家把胜小玲也掳来了?”

得意的一笑，凤依依道：

“不错，正关在地牢!”

李杰道：

“可好，正可用那丫头一试仇心良，因为听你们这么一提，我还真得要小心了!”

铁石心道：

“你总算想通了!”

那是一间相当宽大的石牢，石牢并不是在地下面，而是在一处山洞里——

山洞外面有个小亭子，亭子里却是八个青色劲装汉子在看守着山洞——

站在山洞外面，李杰对仇心良道：

“你也来了两天，不见你各处走动，我带你先看看，往后有事情就顺当了!”

仇心良道：

“自觉十分丑陋，除了听候差遣，仇某实不愿走出房门一步!”

李杰闻言，大感安慰的道：

“走，这儿是石牢，进去看看!”

仇心良点头道：

“三把头，你的关怀，我十分感激，你怎么说都好！”

就在洞口处，只听得洞中有几个女人的笑声传来，且又夹杂着女子哭泣声而令仇心良全身一震！

这动作立时看在李杰眼里，不由心中也是惊异——

不料仇心良立时发觉，忙摇摇头，道：

“三把头，洞中有女人？”

李杰点头道：

“不错！”

仇心良道：

“那属下就不进去了！”

李杰道：

“为什么？”

一叹，仇心良道：

“如今像我这模样，哪能面对女人看，三把头，我十分自卑……”

哈哈一笑，李杰道：

“不碍事，反正你以巾蒙面，别人看不到你，你又何苦自卑，走，进去！”

领着仇心良，二人立刻走入那条宽敞的山洞中——

这个山洞可巧妙，一边是走道，长明灯就在走道壁上挂了五盏，另一面是三间用铁栅栏住的牢房——

如今，正有一个女子，神情黯然，而无表情，双目呆呆的望着墙壁，从背影看，这女子年纪不大，发髻已散，长长的披在背上，那身粉红上衣与紫色长裤……

李杰与仇心良走进，对面正遇上山寨主“粉面鹰心”铁少

朋拿着一张椅子坐在铁栏外面！

“双胆”李杰笑着上前见礼，道：

“原来少寨主也在……”

“粉面鹰心”铁少朋见是李杰，点头笑道：

“三把头可回来了，这些天我爹可正为你的失踪操着心事呢，可好，你平安的回来了！”

李杰道：

“属下也是差一点完命，好听点说是命大，难听些说，我是阎王老子的拒绝往来户，哈……”

铁少朋指着蒙面的仇心良问：

“这位何人？”

李杰忙拉过仇心良，道：

“快见过少寨主！”

仇心良抱拳一礼，道：

“在下仇心良，见过少寨主！”

李杰立刻把仇心良与自己在“罍庐”一起治伤之事对铁少朋说了一遍——

点点头，铁少朋道：

“往后他跟着你办事一定没错！”

仇心良道：

“仇某是个粗人，以后还望少寨主多指教！”

回头望向里面，仇心良还真吃了一惊，因为就在另一石室中竟然还在地上铺着稻草，一张破席子上面正躺着一个老婆子

这个老婆子会是谁？

仇心良未看中间一石室中少女，反倒往这老婆子处仔细多看了几眼——

当然，李杰对于仇心良的表情相当注意，见仇心良的表情，他释怀了——

是的，如果仇心良与那少女有关，在乍见之下他便不可能如此漠然，那么他是个荒山猎户应无疑问了！

指着面壁而坐的少女，“双胆”李杰道：

“少寨主，她可是那心高气傲，眼高于顶的‘百灵堡’胜小玲吧？”

点头冷冷一笑，铁少朋道：

“不错！”

李杰得意的笑道：

“恭喜少寨主了！”

铁少朋口角一撩，冷冷道：

“还早，还早！”

“双胆”李杰嘿嘿一笑，道：

“网住的鱼儿她是逃不脱了，不答应成吗？”

铁少朋道：

“已经是几天了，若非几个仆妇苦求，她连一口饭也不吃，不定早已饿死了！”

李杰突然冒出一句话道：

“死了倒也干净！”说完，双目直视仇心良的眼神——

铁少朋沉声道：

“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

李杰忙回道：

“是属下失言！”

铁少朋望向仇心良，道：

“揭开面巾，容我看看你的模样！”

仇心良一愣，回头望向李杰——

李杰点点头，道：

“少寨主要认识你，这也是应该的，你拉开面巾吧！”

仇心良解开面巾，一无表情的瞪着面前铁少朋……

一惊，铁少朋一紧双眉，道：

“快走，快走，黑间遇上准把人吓个半死！”

急忙拉起面巾，仇心良向李杰点点头，二人立刻施礼往洞外走去——

就在二人刚走出洞外，铁少朋已自洞中追出来，道：

“你们等等！”

回头，“双胆”李杰道：

“少寨主，你还有什么吩咐？”

铁少朋面向仇心良，笑哈哈的道：

“仇心良，我今派你一项任务，你可愿意？”

李杰忙道：

“少寨主，仇心良才来两天，一切还不熟悉，不知少寨主要派他干什么活儿？”

绕着仇心良转了一圈仔细看，铁少朋道：

“嗯，就这么办了！”回头又对李杰道：“是这样的，自从囚住胜小玲，打也不是，杀又舍不得，一直关在洞中总也不是办法，当然，我可以迷倒她以后占有她，但她是个烈女，说不定会一头撞死，我见了仇心良的面貌，觉得不如派他看守石洞，而且不带

面巾，仇心良面上疤痕累累，活脱像个厉鬼，如果胜小玲天天同仇心良一起，她会是个什么样滋味？”

哈哈一笑，李杰道：

“我懂少寨主意思，胜小玲如要离开此山洞石室，就得答应少寨主要求，这叫精神虐待，少寨主真高招！”

不料仇心良摇头，道：

“李兄，不是说定了我跟你办事吗？”

李杰道：

“你不愿意守牢？”

仇心良望望铁少朋，道：

“如果许可的话……”

李杰大为放心的道：

“老仇，你就留下来吧，替少寨主办事好处可多呢，跟上我只有刀光血影的份！”

哈哈一笑，铁少朋道：

“你放心，只等胜小玲对你这付尊容厌恶得无法忍受的时候，你仍然回到李把头手下办事，我不会要你这么一位人物跟在我身边，那会令我食无味寝难安的！”

李杰道：

“少寨主，仇兄何时上差？”

铁少朋伸手扯下仇心良的面巾，冷冷道：

“现在就开始，仇兄，你进去吧！”

仇心良露出一脸的狰狞，从他的面上似乎看到了大海那种波涛汹涌，恶浪滔天的光景，肌肉赤红翻卷的叫人真的以为这世上厉鬼出现了！

第九章

在山洞外的那座亭子里，李杰低声对八个青色劲装汉子说了几句话，便匆匆与少寨主铁少朋走去……

仇心良留在洞中，他拉过一张椅子坐下来，偏头望向洞外面，见八个汉子在亭了里有说有笑，这才低声道：

“姬儿！”

三间石牢中只关着两个女的，一个是胜小玲，另一人是半百婆子……

然而，就在仇心良话声刚落，那个婆子坐在一张旧棉被上的婆子，陡然全身一震的抬起头来……

于是，面向反方向的仇心良又道：

“姬儿！”

“呼”的扶着铁栅栏杆站起来，那婆子惊异的望向背她而坐的仇心良，灰白的面孔在痉挛……

“姬儿！你是姬儿？”

婆子突然低声吼道：

“你是谁？”

仇心良道：

“你可是姬儿？”

婆子干枯的双目似已见泪的道：

“不错，是我的名字，唉，这已是二十多年未曾有人这么叫我了！”

仇心良猛地回过头，婆子一声惊呼，道：

“你，是人？是鬼？”

声音从洞中传出去，连守在亭中的八名汉子全听见，不由全哈哈笑起来……

仇心良知道洞中说话的声音外面容易听见，立刻警惕的低声道：

“别怕，姬儿，我可并非是鬼！”

婆子低声道：

“你究竟是谁？”

仇心良道：

“姬儿，你可记得胡仙吧？”

婆子全身颤抖的道：

“你……你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你还忘不了我？为了要见我，你竟还把自己折腾成那模样，我……胡哥呀！你又是何苦呢？”

仇心良摇摇头，道：

“我不是胡仙，但我是受胡大夫之托来看你的，多年来他没有忘了你，他……”

婆子似是安慰的道：

“胡仙他可好？”

仇心良道：

“好！”

婆子又问：

“他如今应该是儿女成群过着十分幸福日子的人了！”

仇心良摇头道：

“你猜错了，胡大夫独居深山，结草为庐，无日无时不在叨念着他的姬儿……”

突然双手捂面，婆子噙着气流出眼泪……

仇心良哄口气，道：

“你一定是姬儿了！”

婆子道：

“我说过，我就是胡仙未过门的妻子！”

仇心良点点头，道：

“我不能有丝毫闪失，所以我必须要慎言！”

婆子道：

“我理解，多年来我一直被囚在这石洞中未曾出去过，初来的三年间，把我掳来的铁石心尚且不时来纠缠我，但都被我峻拒，这以后他就变得像头野兽，而我……”

双目突然喷射出炯炯眸芒，仇心良望向另一间石室——

石室中跌坐在一张木床上的少女，正面向山壁，根本不回头来看，而那个少女……

仇心良咬牙“咯蹦”响，低沉的道：

“姬儿，你就快苦尽甘来了！”

婆子一惊，道：

“我不作此想，唐山黑虎寨，进得出不得，江湖上也曾有人来救过我，而且我心中清楚，必是胡仙雇人来救我，但他们都没有一个逃出这绝谷，而你……”

仇心良低沉的又道：

“你说的是不错，但那并非是你所想的真正无法逃出，而我，却另有打算，你稍安勿躁！”

婆子一叹，道：

“这么多年都熬下来了，还在乎多等一年半截，只是隔壁的姑娘可也真的可怜，如果不及早救出去，他的命运便与我的一样下场了！”

仇心良道：

“你的意思是……”

婆子低声道：

“姓铁的父子全一般样，他们所得不到的，便宁可加以毁去也不放手，我担心铁少朋同他爹的作风一样，时光一久，那姑娘就可怜了！”

仇心良点点头，道：

“有可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

婆子道：

“所以我说隔壁那少女真可怜！”

仇心良道：

“姬儿，你在这洞中住了这么多年，以你看有什么方法才能妥当的走出谷？”

婆子摇头道：

“难，而且我也未再走出这洞室，连谷中模样我也早已忘记了！”

仇心良道：

“如果大举攻来，你以为如何？”

一叹，姬儿道：

“这是唯一方法，但谁又会为我这个黄脸婆子而抛头颅洒热血？我不敢作此想法！”

仇心良不再说话了……

洞外面，只见走过来两个大汉，一人提着个食盒，另一个人扛了个行李卷……

仇心良迎上去施礼，道：

“二位辛苦了！”

其中一人几乎把眉头皱在一起打上结的惊叫道：

“我的老妈，你这模样上戏台唱钟馗还真用不到再专门化妆！”

那个扛行李卷的丢下行李，道：

“呐，这是你的行李，在此住着别到处乱跑，恶心！”

两个大汉各把东西留下回头便走，光景还真把仇心良当成了厉鬼！

仇心良未去提拾行李卷，提着饭盒走向洞中，他先把饭菜往婆子面前送去，低声道：

“吃吧，别再多说什么了！”

点点头，婆子接过饭菜！

仇心良又把另一份饭菜提到里面那个石室门，道：

“孩子，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吧！”

坐在床沿面里的少女未动，她甚至连看也未回头看，虽然她也听到仇心良与婆子的对话，但她似是知道，若想出去，希望全在二叔一人身上……

二叔——当然是“追魂老六”君不豪！

仇心良见少女未回头，一叹又道：

“虚与委蛇，免遭眼前亏，难道这道理也不懂？”

猛的回过头来，少女见栅外的仇心良，不由惊吓的一声尖叫

“鬼——”

于是，守在洞外面的八个大汉早哈哈大笑起来……

仇心良便在这时候低声道：

“你二叔呢？”

这句话令少女比之她刚看到仇心良第一眼时所感受的更令她震撼！

于是，她一冲而到了铁栅边——

这少女，如今仇心良看得更清楚，不错，是小玲，“百灵堡”的千金大小姐——胜小玲！

瘦了！也憔悴多了——

双目本已黯然，如今炯炯射出两道眸光——

嘴巴紧闭，但现在他却双唇颤抖——

那双玉手还紧紧的抓住铁栅猛摇，但铁栅杆未动而她的身子在前后仰——

仇心良心中在泣血了！

啊！可怜的孩子！

胜小玲，像自牙缝挤出来的声音，道：

“你是谁？”

仇心良双目闪眨不已的道：

“孩子，你真的听不出是谁的声音？”

于是，胜小玲哭了——

仇心良道：

“坐下来吃饭，边吃边告诉我，你二叔的情况，他是不是已经……”

胜小玲缓缓坐下来，伸手拾起碗筷——

就在这时候，洞外面已有女人嘻笑声音传来：

“胜姑娘，你倒是看开点，能吃就吃饱，饿坏身子可是自己的呀！”

另一个女人也叫着：

“进去看看，两天她才吃了半碗饭，一天喝不了半碗汤，你饿坏了身子不大紧，少寨主可尽拿我们出气，你是明白人，何必给我们制造苦吃呢……哎呀！我的妈！”

两个女人才刚进洞口，迎面见一个恶鬼见了也会吓跑的丑面大汉走来，还真以为走入妖精洞了呢，两个人吓得直叫“妈”！

退到洞口，两个老婆子呼叫亭子里面八个大汉，道：

“洞里出了妖精了！”

亭子里面有个汉子笑道：

“回去吧，二位，这里暂用不到你们了！”

回头望向洞里，一个女人道：

“是谁派来这么个妖怪，胜小姐只怕更会要死要活了！”

另一女人道：

“嫂子，回去吧，最好没俺们的事！”

于是，两个女人走一双，匆匆的便又回去了！

洞外面又恢复了平静，而洞里面——

洞里仇心良也取出饭菜，当然他还有一壶酒，就在洞里面的山壁边，一张方桌上仇心良坐了下来，他边举着杯子喝酒，低声

道：

“孩子，你可以说了！”

铁栅内，胜小玲道：

“你是……”

仇心良立刻伸手制止，道：

“别问我是谁，只告诉我你二叔呢？他真的已经完了？会不会是——”

胜小玲心中已猜了六七分这疤面人是谁了，但处在这种场合，即是猜中也不敢呼叫出来！

轻声的，胜小玲道：

“匡复我‘百灵堡’，二叔责无旁贷的一肩挑，他拒绝我跟他一起出生入死，决定把我送到‘清风居士’尹老那儿，真是造化弄人，竟然会把那个姓凤的女人鬼使神差绕到了清风居，我就是在那儿被他们捉了来……”

仇心良道：

“有你二叔消息没有？”

胜小玲道：

“二叔正尽快召集三州七县十八堂口弟兄们，准备与这黑虎寨戮力一拼，只是我担心他在闻得我被黑虎寨掳来以后，会不会乱了章法的独自找来？”

仇心良闻言，这才缓缓喘了口气，道：

“好，上天还是有眼！”

端着饭菜，胜小玲低声道：

“你是——”

冷冷的瞪了胜小玲一眸，仇心良道：

“不许再问我是谁，在此期间饭要吃饱，除了睡觉，把多余时间用在武功心法上面，切记要摒除一切杂念专心练功——”

胜小玲本想再问，洞口有人声——

仇心良正在吃喝，见洞口来人，忙起身迎上去施礼，道：
“属下仇心良，迎接少寨主！”

哈哈一笑，铁少朋道：

“怎么样，她吃了吗？哈哈！我看她只怕见了你这付尊容将更食难下咽了吧？”

仇心良忙应道：

“还好，她大概饿极了，没看我一眼，只顾的在吃了！”

“哟”了一声，铁少朋道：

“真是这样，本少主也就放心了，哈……”

走至铁栅外面，铁少朋笑道：

“饭菜可对胃口？”

胜小玲面无表情，扭身面壁，但碗筷仍端在手上——

铁少朋微微一笑，道：

“慢慢来，慢慢来，我绝对有耐心等你，因为我看得出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不像隔壁那个死心眼的女人，她不让我爹痛快，我爹便叫她此生老死在这洞中，明显的例子在此，你该不会学她了！”

猛回头，胜小玲叱道：

“你看错人了，我胜小玲是不会学她，但也绝不会向灭门仇人投靠，大不了一死！”

一声干笑，铁少朋道：

“何必呢？好死不如赖活，等过些时候我会把你移到另一处石室，那儿虽然也不能自由乱走动，但住的可比在此要好得多了！”

胜小玲沉声冷叱，道：

“不必了，做人俘虏能有这处耽着也算不错了！”

呵呵一声奸笑，铁少朋“咦”了一声道：

“你吃呀！”

胜小玲道：

“你在我就食之无味！”

铁少朋道：

“娘的皮，这就怪了，难道我连这个老丑也比不过？你倒是说个理由我听！”

“呼”的站起身来，胜小玲戟指着铁少朋道：

“在小姑奶奶眼里，你比这人难看何止百倍，因为你根本不是人，充其量只是个披了一张人皮的畜牲——”

隔着铁栏杆，有一只巨灵掌伸进来，就听得“叭”的一声，胜小玲面上立刻便见五个指印！

“竟敢对少寨主出言无状，难道你真的不要命？”

铁少朋愣然的望向胜小玲——

是的，那一掌正是仇心良打的——

胜小玲在惊愣之下，掩面大哭起来——

猛的一个旋身，铁少朋一把揪住仇心良，骂道：

“操你娘，你为什么打她？”

仇心良怔怔的道：

“她不该骂少寨主不是人，属下这是……”

仇心良话未说完，铁少朋已“噼啪”连连的打了仇心良七个大嘴巴，且厉骂道：

“好不容易胜小姐端碗吃饭，你却不经我许可便出手打她，小心我砍了你……”

仇心良忙应道：

“是、是、是，属下该死！”

胜小玲突然厉叱道：

“姓铁的，你不用在小姑奶奶面前逞威风，你走！”

涎脸一笑，铁少朋道：

“好，好，只要你吃饭，我这里便走！”

仇心良低头一边站着，胜小玲却真的又坐下来用筷子在碗里搅——

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光景只有胜小玲心中清楚！

铁少朋走了，他是相当愉快的走了——

就在洞口，他右手食指点在仇心良的卷肉鼻头上，冷冷的喝道：

“你给我记清楚，这里关的可绝非一般人犯，尤其是胜小玲，她只要一点头，摇身一变就是黑虎寨少主夫人，到时候即使我能饶过你，她也会要你的命！”

仇心良忙哈腰应道：

“是、是、是，少主说的是！”

就在当天过午不久，住在中间牢内的姬儿，突然问仇心良，道：

“今日初几了？”

仇心良道：

“姬儿，你问日子干吗？”

姬儿道：

“今日是初九还是初十？”

仇心良道：

“初十，你问日子做什么？”

姬儿一声无奈苦笑，道：

“日子对我本不重要了，只是我又不得不去注意——”

仇心良道：

“这又是为什么？”

姬儿一叹，道：

“告诉你徒增你的伤感，唉！”

仇心良道：

“你已经知道我是谁，心中的话何妨说出来！”

姬儿道：

“我是说过，初来的三年，铁石心对我是尽说好话，而我却死也不肯嫁给这大响马，于是，姓铁的渐渐变了，他开始不定期前来辱骂我，直到骂得我痛哭失声，他才心满意足的大笑起来走开，可是这几年他更变本加厉，每十天便会准时前来，挥起皮鞭抽打我一顿，吐上几口唾沫才骂不绝口的走去，如今——唉！”

仇心良双目几乎喷出火来，“咯蹇”咬着牙，道：

“可恶！”

又是一叹，姬儿道：

“你一定以为我贪生怕死了？”

仇心良未回答只是望向第三间石牢，心中似波涛泛滥，而几乎不能自己……

姬儿缓缓走近栅栏，沉痛的道：

“我曾经想死，而且也以头撞壁，但那是最初几年的事，这以后我也看开了，唉，也许人的年龄增加，反而怕死吧，我竟会忍受着姓铁的凌辱打骂直到今天！”

这真是伤心泪尽话当年，姬儿没有流泪——

也许——

也许她的泪早已流干了吧！

是的，她的话仇心良十分理解，因为姬儿的话十分正常，天底下年龄越大，便越珍惜自己生命！

十分沉痛的，仇心良道：

“如此说来，今天姓铁的就会来此了？”

姬儿道：

“只要他在山寨，便一定会来！”

仇心良道：

“他为什么要这样？”

姬儿道：

“也许他可以从残忍中获得快乐吧！”

仇心良面上肌肉颤动不已的道：

“这哪是常人！”

姬儿道：

“你错了，在姓铁的眼中还以为我们不是常人呢，他说过，一个常人为什么会舍弃荣华富贵不享用，而甘愿在这石牢受苦？于是——”

“于是他就开始虐待你了？”

“是的，他就是这样子！”

仇心良望望洞口，见那八个大汉在闲聊天，不由得低声又问道：

“你知道姓铁的现在老婆是哪个？铁少朋又是谁替他生的？”

姬儿道：

“铁石心就这么一个独子，不错，是他亲子，大概在我被囚的第五个年头，他与一个女人在这里大宴宾客，听说那时候他娶了个大海盗的女儿，没几年那女的就病死了，为了这事，他还把气出在我身上，毒打得我死去活来，几乎半月未能动弹！”

仇心良又道：

“这么说来，姓铁的至今未娶了？”

姬儿道：

“山寨上掳来了不少女人，他还用得着再娶？”

一阵沉默中，洞外面突见八个大汉全跳出那个大亭子外，一个个垂手而立，闪闪刃芒中只见这八个大汉钢刀贴着左臂倒拿，没有一人敢再嘻笑——

就在这时候，石洞口一团红影闪动，一个身披红色披风大汉已进了山洞——

洞中，仇心良已快步迎上去，施礼道：

“寨主好！”

皱起双眉看了一眼仇心良，铁石心指着中间牢栅，道：

“打开！”

嘶裂的一声尖嚎，牢内姬儿叫道：

“不要再打我了，铁石心，你为什么一定要如此折磨打我呀！你是人吗？”

“哗啦啦”仇心良打开牢门，铁石心左手拎着皮鞭闪身走了进去！

于是，铁石心一手叉腰，面对披头散发的姬儿耸声狂笑的道：

“是我在折磨你吗？你又为什么不多想想，是谁在折磨谁？女

人！哼，你以为长的美？可是你却忽略了一件事，再美的女人也会老，也会丑，铁大爷囚到你白了头，就是要证实给你瞧，给你知道，你在自以为是了不起之下伤了我的心下场是什么！”

姬儿厉嚎道：

“就等你把我折磨到老，到死，你铁石心又能得到些什么？你的这种折磨手段，上天……啊！”

姬儿未说完，铁石心的皮鞭已劈打下来——

“叭叭”之声便在姬儿的尖嚎中不断的响着！

一鞭鞭皆打在姬儿的身上，反应出来的是那么令人胆颤心惊……

再看姬儿，她以双手臂搂抱着自己的头脸，哀叫着翻滚在她那旧棉被上面……

光景还真好一阵抽打，直到铁石心喘着大气才住手——

“呸！”铁石心吐出一口唾沫，骂道：

“贱货！”

跨出铁栅栏门，铁石心沉声道：

“锁好！”

仇心良立刻上前把铁门栅上链锁好，恭立一旁——

铁石心移步到胜小玲牢房外，他哈哈笑的道：

“丫头，我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过你应该放明白，如今你可是落在黑虎寨，便插翅也难飞出去，你若真够聪明，该接受眼前事实顺从我儿，老子不愿看到你也步上这可恶婆娘的后尘，何苦来哉！”

胜小玲猛回头，但她见铁石心身后的仇心良以后，旋即又低头回身坐在床沿上，一张小嘴鼓嘟嘟的——

哈哈一声宏笑，铁石心道：

“少朋说的不错，你的确在慢慢转变了，哈——”

铁石心只笑了一半，猛的回头对仇心良道：

“也许目前这差事委屈你了，但等这女娃顺从，我自会把你再拨给李把头的！”

仇心良忙施礼，道：

“属下但有落脚容身之地，做什么事全不计较！”

铁石心点点头，道：

“那就好！”说完便扬长而去……

仇心良从壁灯上看，见姬儿喘着大气，背上衣衫似有撕裂的往外浸血，遂低声道：

“姬儿！伤得如何？”

姬儿喘息一阵，才低低的道：

“这……这种……日子……我……呜……”

姬儿哭了——

仇心良怎会想到铁石心会如此折磨一个毫无助力的女人，而这个女人又是他当年千方百计掳来的美女，也是胡仙大夫的未婚妻姬儿？

于是，仇心良想起了“百草岭”“罍庐”里孤独住着的胡大夫，那位白髯苍苍的老人，他是如何在悬念自己的未过门妻子？

黑虎寨的势力太大，胡仙是没有办法救出未婚妻姬儿，但他十分执着，他等，等到上天开眼——

如今——

如果胡仙大夫知道姬儿过的什么日子，该不知他又是如何的承受这种打击了！

于是，夕阳留给大地最后一瞥也落山了——

山中天黑得快，但黑虎寨的石牢外的石壁上冒出的铁栅门更快，“叭”的一声连仇心良也被囚在里面了！

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仇心良一个箭步冲到洞口，发觉儿臂粗的铁栅自上面落下来以后，尚被上层一道铁门卡住，连晃动一下也不能，不由得高声道：

“喂！这是怎么回事？”

五丈远的亭子里走过一个大汉，灯光下大汉指着仇心良，道：

“丑八怪，你嚷嚷什么？”

仇心良道：

“怎么也把我关在里面了？”

大汉捧腹一笑，道：

“这是寨主交待，也是三寨主意思，至于为什么，连我们也不清楚！”

仇心良道：

“就这样把我关起来了？”

大汉道：

“也不尽然，天一亮铁栅就会打开来的，放心吧，丑八怪，洞里歇着去！”

于是，仇心良心中已明白个大概，因为“黑虎寨”的三寨主，那个人称“百窍通”的水火，是个歪点子最多的家伙，他出馊主意把自己夜间囚在此，白天人多，自己就想有什么活动，只怕也难以施展，如此一来，他们必会再派人去踩自己的来路——

仇心良一念及此，不由得担起心事来……

现在，唯一的希望是百草岭上任的胡仙，他能尽快的一把火烧了姑子山就阿弥陀佛了……

姑子山就在百草岭东不到四十里地方，前些时不知哪儿冒出火苗子，一夜之间姑子山变成焦土一堆，第三天还下了一场雨，于是姑子山更见荒凉了！

有四个大汉一路从姑子山往山谷外走，四个人的马还拴在谷口树林子里——

不错，这四个大汉正是远从两百多里外赶来查看姑子山是否真的被火烧过——

走在前面的大汉笑道：

“如此看来，三寨主还真是多虑了！”

另一个大汉笑应道：

“可不是吗，这种大火谁遇上也会活生生被烧死！”

前面那大汉道：

“三把头可说的清楚，如果姑子山没烧过，他要亲手宰了那家伙，哈，他可是等我们赶着回报呢！”

四个人走出山谷，树林中他四个各自拉过自己坐骑，才刚刚走出树林，斜刺里只见十二骑快马奔驰而来……

双方原是迎面而遇，转眼之间十二骑已到了四个大汉面前，只见为首一人虎目一亮，便立刻一紧马缰绳，“唏律律”一声马嘶，怒马双蹄上扬，原地大转身人已面对着四个青装大汉——

跟在这人身后的另外十一人也急急把马拢住——

端详着四个青衣大汉，那人虎目含威，胆鼻一皱，冷冷的沉声道：

“黑虎寨的？”

四个大汉彼此对望一眼，其中一人道：

“不错，阁下问这干吗事？”

双眉一紧，那人冷厉的道：

“是黑虎寨外地分舵？”

大汉已怒喝道：

“你管老子们是分舵还是总舵？”

突听那人身后一个大黑个子骂道：

“娘的老皮，不知死活的家伙，二当家，把他四人赏给我熊霸吧！”

四人一听对方一个黑大个子称那人二当家，立刻想起从“百灵堡”回来的兄弟们曾畅谈那次血洗“百灵堡”只逃走个姓君的事——

原来这四个人是属于“黑虎寨”总管“人面蛛心”佟老古手下的人，他们只管理“黑虎寨”内部事情，那夜之战这些人没参加，是以他们并不认识面前这位人物——

不错，这位人物正是“百灵堡”二堡主“追魂老六”君不豪本人——

伸手，摇头，君不豪道：

“别急，既然双方兜上，我还有事向四位请教！”

迎面大汉冷冷道：

“你大概是百灵堡漏网之鱼了？”

“追魂老六”君不豪淡然一笑，道：

“就算是吧，如今鱼儿又游到各位面前了，各位可是想伸手抓了？”

那人沉声道：

“那是早晚的事！”

君不豪忽的一声哈哈，道：

“只怕四位看不到了吧？”

另一人是个精灵人物，闻言立刻道：

“朋友，可是仗着人多？”

君不豪嘴角一牵，道：

“你们配吗？”

这人立刻又道：

“若是一对一，我们也不含糊你们！”

嗯了一声，君不豪道：

“够种，算是好样的！”

那人沉声道：

“你想怎样？”

君不豪道：

“四对一个！”

“呸！你真不要脸，你们想以多为胜，那算他娘的什么英雄好汉——”

伸手一摇，君不豪道：

“你又会错意了！”

正面那人一怔，道：

“什么叫会错意？”

“君不豪面无表情的道：

“我们只一人对你们四位！”

四个人面面相觑的对望着，君不豪又接道：

“如果各位能赢，只管拍马走去，我的人绝不出手拦阻，怎么样？”

正面那人道：

“娘的，这话可是你说的？”

君不豪道：

“当然！”

“沙、沙、沙”之声接连而起，四个青色劲装汉子已翻身落马，“黑虎寨”那种特制的二尺半钢刀已各自拔在手中——

君不豪点点头，道：

“四位，切莫紧张过度，稍安勿躁，君某话尚未说完，动手之事稍延如何？”

其中一人已破口骂道：

“王八蛋，你又反悔了？”

君不豪摇摇头，道：

“君某一向出言如泼地之水，四位尽可放心！”

那人一挺胸，道：

“有屁就快放，爷们还有大事在身呢！”

君不豪心中一震，暗想，又是什么大事？

一念之间，他缓缓翻身下马，走到四人面前，道：

“几个问题想请教四位，当然，我要听实话，只有四位吐露实话，也才能换得以四对一的有利情势，怎么样，四位可愿意？”

面对君不豪大汉突然破口骂道：

“操你娘，原以为你想逞英雄的以一攻四，说了半天你小子还有条件，什么玩意儿！”

面色一寒，君不豪道：

“愿不愿意在你们，如果不愿意，君某也不勉强，当然你们也自断生机，绝难逃出被围歼命运，权衡利害，端赖你一念之间！”

那大汉怒道：

“你想知道什么？”

“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第一，掳去我们小姐的人可是凤依依那女人？”

大汉十分干脆的道：

“不错。”

君不豪“嗯”了一声，道：

“这回答令君某十分满意，因为你说的是实话！”

那大汉冷哼一声道：

“只希望你说话算数！”

君不豪淡淡一笑，道：

“那是当然！”

另一大汉似是不耐的道：

“还要问什么就快问！”

君不豪道：

“如今我们小姐她人呢？”

嘿嘿得意一笑，大汉回头望望身边另三人，道：

“也许……嗯……也许不久会成了我们少夫人呢！哈……”

“追魂老六”君不豪面上露出个比哭还难堪的笑，道：

“是吗？”

大汉点头，道：

“我看快了吧！”

君不豪冷冷的道：

“小姐她真的会忘了杀家之仇毁堡之恨了？”

大汉嘿嘿笑了笑，道：

“堡已毁人已亡，她又落入我们手中，不点头她又能如何？”

君不豪道：

“如果真是这样，你们之中便有一人绝不会死了！”

四个大汉齐齐怒形于色，四把钢刀已平摆在各人的胸前，正面大汉已喝道：

“只要你小子说话算数，不定是谁被摆平在这山谷外！”

君不豪道：

“我十分了解你四位现在的心情，所谓色厉内荏便是各位这副德性！”

大汉踏前一步，喝道：

“你的话问完没有？”

君不豪道：

“只有一件了！”

大汉喝叫道：

“快问！”

君不豪指向山谷，道：

“你们到这荒山谷中有何公干？”

大汉吼道：

“这不关你们的事！”

君不豪道：

“但我却一定要知道！”

大汉道：

“既然不关你们的事，我又何必徒费唇舌，彼此还是拼个结

果，别误了我们的大事！”

君不豪冷叱道：

“什么叫不关我的事？如果不说，毁约的是你们，当然挨宰的便也是四位了！”

于是——

第 十 章

“追魂老六”君不豪自与陶勇二人在尹清风居处发觉“清风居士”尹清风与他的小童被杀，胜小玲又失去踪影以后，已知必是“黑虎寨”二寨主“笑罗刹”凤依依在败逃之后经过此地所为，痛心之余他下了个可怕的决心。

现在——

现在他正一步步顺着他的计划在进行——

就在他与陶勇二人重回白马镇刁家骡马栈以后，便立刻以快马先把三百里内的陵州第三分堂堂主“铁算盘”官永与副堂主“飞虎鞭”巴子龙召来，并要他们三分堂弟兄暗中潜来白马镇，因为只有白马镇没有“黑虎寨”的分舵人物，而且高威说得不错，整个白马镇全属“百灵堡”势力范围，他绝不允许再有任何门派在此生根发芽！

君不豪已发出召集令，以白马镇为集中地，高威与他们堂口弟兄们便留在白马镇接待安排——

为了胜小玲，君不豪便在川县第四分堂堂主“快刀手”石敢、“飞花公子”白文定，以及风陵第五分堂堂主“铁汉”张召，“判官”苗强等人赶到白马镇以后，便立刻率领陶勇、熊霸，任三成，第三分堂的官永、巴子龙等九员“百灵堡”猛将赶往唐山附近，至于各路弟兄，正分批赶往白马镇集中了——

从白马镇往东，半路上又见从荆州飞马赶来的第六分堂堂主“银刀”戈清松，“大狗熊”阿万——

于是，君不豪便率领这十一员正副堂主怒马直驰向三百里的唐山……

不料就在这山口遇上四名“黑虎寨”仁兄，这在君不豪心中，直觉的这是计划开始进行的好彩头，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面前四人！

这时那大汉面上肌肉抽动，双目冷芒逼视着君不豪，道：

“如果我们随便胡诌，你也不会知道——”

伸手一拦，君不豪冷笑，道：

“别来！是真是假我一听便知，说吧，朋友！”

大汉道：

“好，我说，而且是实话实说——”

君不豪点头道：

“你变得聪明了！”

大汉鼻子重重一哼，道：

“是我们三把头带回总堂口一位全身被火烧得稀巴烂的汉子，听三把头说二人曾一张床上养病一个月，三把头看他无家可归，便把那人带回总堂口了……”

君不豪道：

“你等等！”

大汉怒吼道：

“为什么？你不信？”

君不豪道：

“并非不信，而是我要知道你口中的三把头可是那江湖人称‘双胆’的李杰？”

大汉点点头，道：

“不错，正是李爷！”

大汉此言一出，那面，坐在马背上的“黑牛”熊霸猛的一个腾跃，空中拧腰挺身，人已扑向那大汉，口中狂笑的大声骂道：

“放你娘的屁，姓李的早被老子一锤砸死，你竟敢在此诓我们二当家，我饶不了你！”

八角铜锤已举在空中，却被君不豪拦住，道：

“退回去，人死留尸，你几曾看到李杰尸体？”

熊霸道：

“奶奶的，那一锤足可碎石，他李杰……”

对面，“黑虎寨”的那大汉冷笑道：

“听说荒山中有位大夫，是他治好了我们三把头的伤，不信总有一天你们会知道！”

熊霸这时候已不得不相信李杰没有死，那份懊恼可也真叫他一巴掌拍在自己脑门上一副悔恨交加样子……

君不豪道：

“那么你们在这荒山谷中……”

大汉道：

“为了证实那疤痕满身汉子的底细，我们是奉派前来谷中的姑子山看看是否被火烧过，黑虎寨不能有个不明底细的人物住在寨里！”

君不豪心中十分惊异，但他表面淡然的道：

“疤痕人叫什么？”

大汉道：

“姓仇，叫仇心良！”

“追魂老六”君不豪忽的仰天悲叫，道：

“老天，你真不公平，同样被火烧，为什么我们堡主被大火烧成焦黑而有人却仍然火劫余生，你……老天……无眼呀！”

君不豪目中见泪，看的四个大汉可愉快……

幸然止住悲鸣，君不豪已缓缓在移步，边沉声道：

“四位，可以出招了！”

四个大汉顺序移位，每个人双手举刀，八只锐利无比的眸芒直盯住君不豪一眨不眨……

双手按在插腰的剑柄上，君不豪潇洒的缓步往四人张开的包围圈中移进……缓缓的移进……

炫烁暴闪，配合着撕裂喉咙的破锣般喊杀声，四把冷厉锐芒便猝然狂斩而上，刀光如雪猛扑君不豪……

身子电旋，子母剑激发出窒人的冷焰激流，在一片金铁撞击声中，君不豪猛的头下足上，三名大汉已抛刀猝然齐声狂号，只有一名大汉的头巾连着一撮长发被剑刃扫落地，惊呼一声这大汉几乎跌坐在地上！

再看那三位中剑仁兄，各人有捧头的，有捂胸的，也有捧着肚皮，几经挣扎，终于断气在一滩鲜血上面！

“呛呛”两声脆响，君不豪双剑入鞘，猛翻身，只见另一大汉一挺胸，双手抱刀竖在右胸前，厉叫道：

“来吧！大爷候着了！”

淡淡一笑，君不豪道：

“我不会再杀你！”

大汉吼道：

“你想折辱老子？”

君不豪摇头道：

“你不够格！”

大汉移动脚步，双目已赤的道：

“你绝对没有菩萨心，老子也非怕死人，你就别逗了！”

君不豪道：

“我逗你？”

大汉怒道：

“你会放我？”

点点头，君不豪道：

“当然，不放你早就叫你离开这花花世界了！”

大汉冷道：

“我并不感谢你！”

君不豪道：

“不屑于你的回谢！”

大汉似是恍然的道：

“放我必有目的！”

君不豪冷冷笑道：

“很好，你开窍了！”

大汉缓缓放下竖起的钢刀，因为他知道对方的目的，留活口是要把信息带回黑虎寨——

心念及此，他放下刀，道：

“原来你有目的！”

君不豪道：

“我的目的是血洗黑虎寨，江湖例律，以血还血，以命抵命，黑虎寨血洗百灵堡，百灵堡自然也要以牙还牙！”

大汉哈哈狂笑，道：

“老树大枝已除，小枝岂有幸生之理？你们别做梦了！黑虎寨可不比百灵堡，只怕你们未接近唐山地界，便被我们消灭了！遑论血洗黑虎寨，简直痴人说梦话！”

君不豪淡然的道：

“你这些说词绝不是自信而是狂妄，回去转告姓铁的，早晚我会取他人头捧到我家堡主坟前血祭，叫他别折磨我家小姐，有种就约个地方大家来个彻底解决，否则……黑虎寨便休想过太平日子！”

大汉正想开口再骂，君不豪已吼道：

“滚——”

大汉怒目直视着君不豪等十二骑快马疾驰而去，这才把另外三个弟兄尸体驮上马背，急急的赶回唐山黑虎寨！

这是一处沼泽地，沼泽南面几里地，黄河轰轰水声传来扣人心弦！

北面有座高山，从三道沟流过的山溪，冲过一片黄沙平原，在这儿便形成了十分弯曲的沼地——

起伏不平，流沙滚动的沼泽中央，尚有一片干燥小坡，坡头上有人在这儿搭盖了一座庙，三个大篆字的横匾，上面写的是：“钟馗庙”

传说这沼泽多鬼，鬼从哪儿来？当然全是因为死在这沼泽的人多关系，要不瞧着这沼泽里面荒芜得可怕，还真不敢相信有谁会在这儿盖那么一处钟馗庙！

斑驳的庙门掩了一半，孤立的一大间破庙，里面一个人也没有，这里每年只有一次热闹，那就是七月中元节，除了十几二十里的乡人赶来为钟馗老爷送些香火外，就是在沼泽中放河灯了！

现在——

十二骑快马已冲进这片方圆十里大的沼泽中——

虽然，这时候并非中元节，但这十二骑却似是迫不及待的直驰向沼泽中央的那座小山坡——

不错，为首的正是“追魂老六”君不豪！

荒凉的十里沼，附近十几里内连一家人烟也没有，但如果出了十里沼往东，便可以望向远处几座高山，其中最高的一座便是唐山——

飞虎寨就在唐山主峰下面！

十二骑快马冲入十里沼时候，四野里十分寂静，蹄声惊起不少沼里的野鸽子，“噗噜噜”振翅高飞而去——

就在钟馗庙门外的小小场子上，群不豪等落下马——

“花豹子”任三成指着庙后对君不豪道：

“二当家，我们马匹就拴在庙后，那面有个车棚子，似是寄放马匹的！”

君不豪点点头，道：

“且把马匹拴牢，我们庙中策划如何下手！”

庙里面可真“阳春”，一张泥台上就坐着一尊泥塑的钟馗爷，泥台前面一张破方案，上面是个泥香炉，两支蜡台也是木头的，除此以外别无他物，如果说天底下哪个神最可怜又穷酸，光景也只有这位专司捉鬼的钟老兄了！

庙内虽然单调些，但挤着住还是可以容个三二十人！

如今，“追魂老六”君不豪把陶勇等十二人拉到这儿来，也算是十分不容易了！

因为在唐山地界内全属黑虎寨势力范围，方圆百里内有什

么风吹草动，消息便马上会传上黑虎寨！

于是，“追魂老六”君不豪便把十一位正副堂主召在这十里沼内，君不豪的计划并非是摸进黑虎寨救人，他说的十分明白，他要“打击魔鬼”！

十二个血脸赧张，金钢怒目汉子，如今各取出干粮水袋酒壶，靠在庙内的墙边地上啃吃着，谁也没有开口说话，直到各人填饱肚子以后，外面天色已暗，君不豪才吩咐“花豹子”任三成抱来一捆干草燃上，因为夜里蚊子多，不燃上干草熏，只怕谁也不好受！

虽然从庙里冒出滚滚白烟，但天黑外界自然看不到这座小土坡还有人！

君不豪这才把大伙召在火堆边，道：

“从明天开始，我们便开始行动！”

一边，陶勇道：

“二当家，我们已知小姐身陷黑虎寨，凭我十二人，应可协力一闯，救出小姐来……

摇摇头，君不豪道：

“早闻黑虎寨那道山谷十分险恶，谷前面又被称做连环套，别说是直闯，只怕看不到寨门我们便身陷危机了！”

从陵州来的“铁算盘”官永道：

“二当家，如果我们夜晚摸进去呢？”

君不豪道：

“不容易，我们地势不熟，我不愿弟兄们再有死伤！”

川县第四分堂堂主“快刀手”石敢道：

“依着石某意思，集中我们‘百灵堡’上千人马，一鼓冲入

黑虎寨，杀他娘个落花流水……”

君不豪道：

“我何曾未作如是想？但唐山黑虎寨比之我们‘百灵堡’可难攻多多，一场拼杀，我方弟兄必然死伤大于他们，其结果胜负尚难预料——”

第六分堂堂主“银刀”戈清松道：

“我们且听听二当家的策略，只要能救出小姐，我们再放手一搏！”

君不豪点头，道：

“各位，你们可曾听昨日那汉子说的话了？”

十一个人全聆听着未开口……

“追魂老六”君不豪接道：

“我怀疑跟着李杰同去黑虎寨的那个被火烧的汉子！”

陶勇接道：

“二当家是说那个姓仇的？”

君不豪道：

“也许我心中太想念堡主，所以我怀疑——”

“黑牛”熊霸叫道：

“二当家以为那人是堡主？”

君不豪一叹道：

“是我妄想了！”

陶勇道：

“何不找那个山中的大夫问问？”

君不豪双目一亮，道：

“对！”但他旋即低头一叹，又道：“万一问出不是，那该多

么令人伤感！”

一边，“黑牛”熊霸连拍大腿骂道：

“龟孙子的命可真大，老子那一锤任他钢筋铁骨也难以挡得了，姓李的是怎么活过来的？”

熊霸说的当然是李杰，他怎么也想不到李杰竟然练过“守阳功”，罩门就在他的喉结下方三寸之地——

坐在君不豪左边的第六堂堂主“银刀”戈清松缓缓道：

“二当家，那大夫住在什么地方？”

“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不知道，好像——好像听堡主提过这个人，是住在总堂口以西地方，哪个山里就知道了！”

戈清松摇摇头，道：

“可惜可惜，如果知道这大夫住在哪里，我们也可以派出个人去问问，也许——”

君不豪道：

“我想过，但我却怕问出不是堡主本人，可是……”

“快刀手”石敢接道：

“可是二当家又想派人去问，对吧？”

君不豪点点头，道：

“我是这样想，处在这种情势下最是苦恼不过！”

陶勇道：

“二当家，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以属下看，我们应该持乐观态度，万一那姓仇的真是堡主，我们的胜算便更大了，否则，我们仍按二当家原计划进行，这也并无什么损失，是吧？”

君不豪道：

“陶堂主的意思是派人去询问大夫了？”

陶勇道：

“不错，属下以为这样！”

君不豪道：

“可是，有个关键问题，我一直想不通！”

陶勇道：

“说出来大伙听听！”

君不豪道：

“如果是堡主，他怎的不立刻把三州七县十八堂口弟兄团结起来？为何独闯黑虎寨只身冒险？如果是我便绝不会如此，因为我们有力量还能与黑虎寨一战！”

君不豪想的是不错，但他却想不到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想通了，他便会释然，可是他就是想不通——

不但君不豪想不通，连其他十一人也未曾想通——

于是大家便把这件事暂搁一旁！

这夜，十二人就住在这十里沼的荒坡钟馗庙……

阳光穿过树梢，变得条条银线般的洒落在这片老荒林中的那条官道上，也洒在林深密青的荒林丛中，刺得人难以睁开眼睛！

从老通城过来的三十辆粮车，正“吱吱哼哼”的往这片林子走来，运粮车的前后，各有二十名身穿青色劲装背刀大汉守护着！

这些人全都是走路有声，一路“沙沙沙”的进了树林——

细看，为首的是个黑不溜粗大个子，腰里挂了一付链子锤，锤面上还闪闪的镶着刺凌尖——面上短髭半寸长，大鼻子下面

一张厚嘴巴，猛一看像是黑泥巴地上冒出来的。

这人正是“黑虎寨”副总管，人称“活阎王”的乔太冲。

有人说，姓乔的曾当着许多人的面“呱嘟呱嘟”喝过活人身上的血，不过姓乔的当年曾跟姓铁的当响马，这倒是真的！

现在——

乔太冲正从老通城把黑虎寨今年第三季的粮食运回唐山黑虎寨，每年运粮运银子也都是属于内部事务，这在黑虎寨可分的十分清楚——

三十辆鸡公车上，每车上牢牢的捆着两只大麻袋，每只袋子足足可以装满两百斤，一车便是四百斤！

一辆车子两个人，一人推一人拉，前面的人弯腰撅臀，低头喘气迈大步，后面推的双臂箕张，腰杆子扭东扭西的把个屁股旋着走！

车队刚走入这片荒林，前面已有人开始高声唱起来……

车队入林高唱的不是山歌，但这些唱的调子十分尖亢，可是全是哼哼叫的一个字也听不真切！

其实这是声威，表示进入树林子里人多，野兽闻声必逃，当然，不长眼睛想打劫的一听来了这么多人便也不敢贸然冲出来了！

不过这群黑虎寨仁兄们却再也想不到这次的吼声未震住盗贼，还真有人拦路！

迎面，正有十二骑马上大汉们把那条正要往东弯的官道给堵了个严实！

“活阎王”乔太冲伸手摘下腰上的链子锤，左手一横，车队马上停了下来——

大踏步一冲上前，乔太冲戟指对方骂道：

“不长眼睛的东西，黑虎寨的粮车你们也敢抢？”

中间马背上一人欠欠身子，道：

“原来是黑虎寨的粮车，嗯，只怕上万斤了？”

乔太冲大怒，道：

“你罗嗦个鸟，让路，爷们要过！”

马上人哈哈一笑，道：

“今日是君大爷第一趟同贵寨做买卖，为求个好彩头，我们彼此和气商议，如何？”

“活阎王”乔太冲破口大骂，道：

“乔大爷同你们商量个锤子！”

马上那人，不错，正是“追魂老六”君不豪，他率领的十一正副堂主已开始对黑虎寨实行有计划的打击，其目的就是要

仰天一声哈哈，君不豪道：

“天燥有雨，人躁有祸，阁下这时候应沉住气才是呀！”

嘿嘿一声冷笑，乔太冲道：

“操你娘，就你们眼前这十二个龟孙子？”

君不豪笑笑，道：

“人多糟塌粮食，别看你们连推车的算上有上百人，在爷们眼里一堆蚂蚁，搁不住爷们几脚踩！”

一怔，乔太冲怒道：

“老子不是被人吓把大的！”

君不豪道：

“你可是要试试？”

乔太冲喝道：

“迫不急待！”

君不豪笑笑，道：

“朋友，我还是那句话，彼此先行商议如何？”

乔太冲见对面马上的人物，个个目露精芒，杀气盈眶，知道必是个个身手矫健，武功上乘，不由沉声道：

“说，怎么个商议？”

君不豪呵呵一声笑，道：

“朋友，你终于想通了……”

乔太冲气的咧嘴怒吼，道：

“老子想通什么？”

君不豪道：

“你接纳了君某人的意见，准备心平气和的彼此商议，这是好现象，也是君某一直所期望的，哈……”

乔太冲一抖手上链子锤，吼道：

“你要怎么个商议，嗯？依着乔大爷意思，我不用绳子拴你们，放下武器跟我寨中领罪去！”

君不豪摇摇手，道：

“条件绝不能太过离谱！”

乔太冲一脸寒霜的道：

“怎么说？”

君不豪道：

“你也不多用头脑，难道是头猪？”

乔太冲骂道：

“操你娘，对老子出言无状……”

淡然一笑，君不豪道：

“我骂你是头猪当然有道理，你也不合计合计，合着我十二哥们全吃撑了半道上找你带我们去领罪，我操！”

跟在君不豪身后的十一人不由得全哈哈大笑起来……

守在粮车四周的青装汉子们，早已拔刀在手，其中已有人高声叫嚷，道：

“副总，别同这几个死囚罗嗦，我们围起来杀！”

乔太冲已是杀气腾腾的道：

“小子，在我未发号施令围杀你们之前，你快快说出你想说的话，可别憋到阎罗殿再说就迟了！”

“追魂老六”君不豪笑笑，道：

“说出来希望朋友多多谅解，我可是全心全意的求个皆大欢喜而又不伤和气……”

乔太冲骂道：

“娘的老皮，你真够磨蹭！”

耸肩一笑，君不豪道：

“你懂个屁，慢工才出细活儿！”一顿，又接道：“我的意思，当然，也是我们大家的意思，各位可以全活人的走回黑虎寨，君大爷大方的今日不沾腥也不杀生，不过这三十辆粮车得留下来！”

他此言一出，乔太冲已破口大骂，道：

“王八蛋，你小子说了半天竟是在消遣你家乔爷，我的儿，不是老子说大话，凭你们，大概不够老子一个人收拾的……”

君不豪手指头点着对面暴跳如雷的乔太冲，笑道：

“你看你，果真只能当个副手，沉不住大气，显然是个下驷

之料！”

乔太冲已是怒不可遏的骂道：

“王八蛋，你们全死定了！”

高举一手，乔太冲已狂吼道：

“围起来！给我痛宰！”

没等对面近百名大汉围上，君不豪等已拨马而驰，刹时间便分散在这片密林中消失不见——

“活阎王”乔太冲一见，立刻高声叫道：

“别乱追，快守住粮车，我们小心前进！”

于是，三十辆鸡公车又开始“吱吱哼哼”的往林中推……

已经走入一里多，再有一里地便走出这片荒林，而这中间地方却是个小斜坡，鸡公粮车顺着坡道正一辆辆往斜坡下面推，突然间好大一棵老槐树，“叱”的一声倒下来，可真巧，斜坡上的十几辆粮车全被砸个正着！

乔太冲走在前面这光景，叫得一声苦也，奋力闪腾在三丈外的坡边小沟里，跟在他身后的二十名弟兄，也及时的分两边躲过去！

然而那些推拉车的可真惨，有几个仁兄合着被砸碎的粮车，变得血肉一堆，人车难分的惨死在断枝中！

粮车后面见这光景，忙停下来往前面救人，乔太冲也立刻跃出坡沟，见这惨况不由得大骂道：

“老子想起来了，那个王八蛋口口声声说自己姓君，他定是寨主说的漏网之鱼，‘百灵堡’的余孽！”

一边有个汉子道：

“当时我想提醒副总，还以为副总已经知道他是谁呢！”

想起敌人是谁，乔太冲心中一急，叫道：

“距离山寨不过数十里远，我们且把伤的先救回去，余下的粮食快运回去——”

他话声未完，突然听得树林中嗡嗡之声传来：

“别忙忽了，这时候把人带走还来得及，等到彼此兵刃相见，那就更没意思了！”

腾身而起，乔太冲暴道：

“弟兄们，跟我杀过去！”

连正救伤的人也不再救治，六七十名青装大汉狂怒的大吼，道：

“杀！”

声音回荡在这大片荒林中间的山坡上直贯入正西的密林里，狂怒的马蹄声正在那面奔驰着，隐隐的但见铁骑倏忽闪跃，狂笑声便在那里比起彼落——

双方尚未接触，乔太冲正率领着一批汉子扇形的围杀而上，突然间一片狂嚎声自山坡处传来——

正在追杀敌人的乔太冲猛然回头望，只见有五匹快马举着火把驰近粮车队前，大叫不好，立刻又往回扑！

但他未走到一半路，已见火光噼叱而起，五支火把投入那倒下的大树枝中已开始燃烧起来…

乔太冲几已发疯的吼道：

“快！粮食要紧！”

远处，五骑快马已往反方向驰去——

几乎就在这时候，这些黑虎寨弟兄们发足狂奔，企图把那片大火扑灭，因为那些伤的弟兄还躺在树下面，如果不及时施救出

来，只怕全变成焦炭一堆，当然，还有那十几车粮食……

荒林中有着劲风，火势便在风的助威下，直往坡上蔓延过去，而首当其冲的便是那排未被砸中的鸡公车！

于是，乔太冲领着弟兄们扑回来的时候，也只施救出两辆，其余的已在燃烧了——

阳光的彩芒更见刺目，但比之这大片坡林上的火来可就差远了——

有着一种令人难以喘气的炙热味道，有几个黑虎寨弟兄已对暴跳如雷的乔太冲禀道：

“副总，快退出这片大荒林吧，再不走只怕我们全得被活活烧死在此了！”

另一人也叫道：

“副总，我们快赶回去向寨主禀报，这几个王八蛋他们走不远，但留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乔太冲破口大骂，道：

“奶奶的老皮，他们早设下陷阱了！”

火势已在扩大，是向一个方向蔓延着烧，那个方向便是这山坡顶，而坡顶上的树是稀疏的，但黑虎寨的粮车也只余下两车了！

一棵大树砸死砸伤二十多人，这对乔太冲而言简直就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事实——

就在一阵忙碌中，七十几人拥着两辆粮车有气无力的直往山坡下走去！

不料一行才走出半里地，已见山崖横在前面，只要绕过山崖便是一片平原——

忽的，又是一阵马蹄声雷一般的奔腾而来——

乔太冲立刻解下链子锤，边吼道：

“别再管这两车粮食，我们合力宰杀这几个狗操的！”

果然，斜刺里十二骑又闪出林子来，为首的，不错，正是“追魂老六”君不豪！

五丈外停下马来，君不豪大声吼道：

“把那两辆车留下来，放你们过去！”

嘿嘿一声厉笑，乔太冲双眦欲裂的骂道：

“我操，你以为今日吃定乔大爷了？”

君不豪冷冷道：

“你算老几？”

“妈的，你下来，老子不以人多取胜，我二人单打独挑，作生死之搏！”

君不豪冷冷道：

“你不配，君大爷还是老话一句，丢下粮食你们走人，否则你们会后悔莫及！”

跟在乔太冲身后的汉子们已高声嚷嚷的道：

“妈的，谁怕谁，玩奸施诈算不得好汉，有种的大伙兵刃上见真章！”

乔太冲伸手制止，压着一腔怒火，道：

“你姓君？”

君不豪道：

“弄了半天，你这才冒出这么一句不痛不痒的话，不错，我姓君，君子的君！”

乔太冲道：

“君不豪？”

点头一叹，道：

“君子应该豪气干云，可是我豪气不起来，所以我叫君不豪，唉，一个被人抄了老窝又刨了墙根的人物，又怎么能再豪气干云啊！”

乔太冲飞扬跋扈的一声枭笑，道：

“堂堂不可一世的‘百灵堡’二当家，混到今日也只有眼前这么几个泼皮跟着混世，姓君的，难道不觉得窝囊，老子倒替你可怜，即算你对乔大爷运的粮食得手，但那却难以撼动我们黑虎寨半块基石，老子劝你尽早找地方藏起来，别再在江湖上丢人现眼了！”

淡然一笑，君子豪道：

“说的倒也是实在话，但我这个人有个怪毛病，那就是别人给我一拳，我便千方百计的回他一脚，别人骂我老娘，我会骂他祖奶奶，姓铁的毁了‘百灵堡’，君不豪必将他的黑虎寨拆散，而且是有过之无不及！”

冷嘿一声，乔太冲道：

“就凭你们这几个人毛？”

君不豪道：

“至少对付眼前的你们应是绰绰有余了！”

乔太冲的链子锤已在头顶上开始盘旋，半空中发出“嗖”声相连，那激荡的炫流中喷洒着冷芒——乔太冲的右足已前撑，边冷声道：

“那就试试看吧，我的儿！”

左手高举，君不豪当先拨马便走，另外十一人也疾驰而去，

而令乔太冲狂骂道：

“姓君的，你别逃，王八蛋你孬种！”

狂怒的冲过来一批汉子，有人已大叫道：

“副总，我们追呀！”

乔太冲道：

“追个屁，他们四条腿驮着跑，我们两条腿如何追？追上一段大伙准累个半死，那时候他们冲杀过来，怎么办？”

就在乔太冲率领着七十多人推着两辆粮车快要走出这片荒林时候，回头望向林中那座焚烧中的山坡，火势已小，只冒出一股子浓烟……

大伙就要走近林边了，好大一块草坪上，君不豪十二人正分成两队守在荒林两边，两下里相隔约有四五十丈远，而每个人的兵刃已拔在手中——

乔太冲当先发现这情况，立时喝叫大伙准备厮杀……

此处，君不豪一声断喝，道：

“杀！”

杀声震天，蹄声雷动，只见君不豪那面六人拍马急冲，对面陶勇所率六骑也及时自反方向冲杀而来，其声势之壮，宛似天兵天将自天而降……

乔太冲站在路中央左右看，一时间不知把这七十多弟兄如何调派，而左右两个方向的十二骑，正滚雷般的冲杀而来，刹时乱了阵脚！

君不豪十二骑快马在冲到这批人群并不稍停，更没有下马迎战，他们狂喝着催动坐下骑更迅速的冲过人群到了另一方向，后面不少黑虎寨仁兄被怒马撞得翻滚出去。

乔太冲见这光景，立刻大吼道：

“快分头迎杀……”

但他尚未分派，君不豪的十二快马再次的怒奔而来，乔太冲认准马上的“追魂老六”君不豪，抖动手中链子锤，大喝一声腾空而起，闪空中链了锤劲旋疾打，兜头便往君不豪面门飞去。

马鞍上，君不豪竭力侧偏，他的子母剑已快不可言的双剑中途暴旋，于是，怪事发生了，君不豪就在双方接近链子稍懈中，快得出奇的把链子锤绕缠在鞍头，而左手短剑却疾往乔太冲扑近的身上递去。

乔太冲惊呼一声，拼命回收链子锤，而对方的怒马已到，劲风中冷芒逼人，慌张之下他拼命空中侧滚，“唰”的一声，肩头上连衣带肉已被生生削掉了血糊糊的一大片！

因为君不豪怒马前冲，未能再补上一剑，不过乔太冲的链子锤已被他巧妙的夺过来！

于是，就在这片斜坡草地上，十几个青装汉子已被怒马撞得半天爬不起来，嚎叫怒骂，不绝于耳！

君不豪十丈外拨回马头，他高亢的喝道：

“姓乔的，现在收拾这个烂摊子你还来得及，只要把粮车留下，君大爷放你们一马！”

乔太冲骂道：

“姓君的，你狠吧，在大爷们的地盘上你狠不了多久的，有种你们下马，看看是哪方挨乱刀！”

君不豪冷笑一声，道：

“你已失去兵器，肩头又伤得不轻，犹待嘴巴硬得不知死活，那就怨不得我心狠手辣了！”

另一面，陶勇也高声道：

“二当家，别同这头猪罗嗦，我们可不是慈悲为怀的老菩萨，娘的，宰光这群王八蛋！”

乔太冲忽的仰天臬笑，道：

“你们没有这个种，你们只能在马背上耀武扬威，王八蛋，你们不敢下马一搏——”

君不豪大怒，骂道：

“乔太冲，你是个执迷不悟的狗，一脑子的豆瓣酱，你激怒君大爷了——”

乔太冲连肩头的伤也不顾，顺手在地上拾起一把钢刀，狂骂道：

“姓君的，你又他妈的是什么东西？斗败了的公鸡，还是夹尾巴逃命的狗？来吧，乔大爷这里候教了！”

显然，这位“活阎王”是豁上了！

乔太冲非如此才能回去有所交待，因为他连敌人一根毛发也未伤到，而自己百名运粮弟兄死伤一半，别说自己也挨了一剑这口气难咽，便说出去只怕这个人也丢不起！

再说自己负责赶运一万多斤粮食，如今半道上被劫焚一空，更不知何向当家的交待——

黑虎寨弟兄们已聚拢在乔太冲身边，从他们忿怒的眼神中可以窥知那股子狠毒无处发泄的表情……

而另一边——

陶勇又在高声道：

“二当家，杀完我们走人了！”

连陵州第三分堂堂主官永也哗啦啦的抖动手上二尺长的大

算盘，叫道：

“二当家，别忘了‘百灵堡’之耻！”

于是——

第十一章

君不豪见这光景，遂又高声喝道：

“姓乔的，有必死的决心是汉子，但有时候抱必死之心却是个驴，而你便是一头蠢驴！”

乔太冲破口大骂，道：

“放你妈的屁！”

“追魂老六”君不豪冷厉的喝道：

“就让老子们成全你吧！”话声甫落，他腾身跃起，口中大叫道：“杀！”

立刻，跟在他身后面的“铁算盘”官永、“飞虎鞭”巴子龙、“快刀手”石敢、“飞花公子”白文定、“判官”苗强，五人纷纷跃落马下，六个人狂笑的叫着：

“杀！”

迎面，陶勇也当先下马，双手一错便扑往乔太冲，跟在他身后的“黑牛”熊霸、“花豹子”任三成外，尚有风陵第五分堂堂主“铁汉”张召、六分堂堂主“银刀”戈清松、“大狗熊”阿万——

乔太冲哪里会想得到面前十二个敌人没一个好对付，他们全是“百灵堡”中坚人物，也是“追魂老六”君不豪着意安排实施他的“打击魔鬼”计划的——

现在——

整个草坪上，兵刃的寒光闪耀，躯体的跌滚沉闷声，夹杂着利器切入肉中的“噗哧”“沙啞”“咔嚓”声，人们发自丹田的怒吼

与尖噪，彼此豁拼追逐，扑腾闪击，一条条生命在纠缠，在淌血，在静止，自一次无法平复的高潮后趋向于幻灭……

青色劲装裂了，一股股鲜血便自破裂处往体外冒……

门场中原本是四五个围砍一个的局面，却在一阵“吭叱”声后，渐渐的——成了两个或三个力战一人……

“追魂老六”君不豪与“活阎王”乔太冲之战，勉强说是个八二局面，所谓八二，是指绝大部份胜算操之在君不豪的手中——

这拉誓雪毁堡之耻，力救胜小玲的“追魂老六”君不豪，如今身上承受的压力太大，他自己十分明白，往后有得拼命的，同时必须处处小心，步步为营，绝不能稍有差池，而任何一次行动，全得周详设计——

至于这位“黑虎寨”的副总管“活阎王”乔太冲，虽然身体高大，臂力过人，勇猛如一头顽熊，但比起勇悍无双、武功高绝的君不豪来，火候上差了一大截——

乔太冲如今的兵器是一把钢刀，而君不豪又是在伤了对方之下逼进，哪方面乔太冲都是亏损的——

现在，子母剑的冷芒暴刺抡斩，千变万化，已将乔太冲逼得尽在那两辆粮车之间闪避，如果不是他力大如牛，危机时玩命出险招企图捞个同归于尽，只怕早已躺下了……

那面，“黑牛”熊霸以他八尺巨体，抡动一对八角铜锤，尽往人多地方冲——

看吧，那光景还真似疯牛撞进绵羊群一般，一照面便被他双锤砸死三个，有一个脑袋几乎粉碎得失了影子，鲜血碎肉溅得他满面一身赤！

论功夫他不比“鬼使”陶勇稍差，只因为这位“黑牛”斗大的字不识几个，这地方他就吃了亏，所以这些年他一直还是个副堂主！

另一边，陵州第三分堂堂主“铁算盘”官永与副堂主“飞虎鞭”巴子龙二人最是配合的绝妙——

就在君不豪的“杀”声中，官永与巴子龙二人一点头，便立刻并肩往敌人阵中冲去，尚未接触，而巴子龙丈五长虎皮鞭已自空中盘闪如空中飞龙般“嗖嗖”之声连着厉烈的“叭叭叭”响声不断……

一边，生得肥头大耳，满面红光，身着夹袍，手举一具精铁算盘的官永，乍一见似个大老板，那闪亮的算盘“哗哗啦啦”配合着鞭声，听得人胆颤心惊……

鞭声是暴烈的如放火炮，而算盘子却是一声声清脆“叮”声相连——

迎面冲过来的“黑虎寨”十几个仁兄，有一半双目直视向巴子龙的长鞭，距离已至两丈远，陡然间明明见一天的鞭影，却在正式照面下陡然变成十二粒算盘子儿飞射而出，青装汉子连看清楚也没有，已听得一连六七声“噢”！

于是“叮当”的响声中，自算盘框中又是一排算盘子暴射而出，巴子龙的虎皮鞭便在此时抖住一个大汉的粗腰，狂烈的力卷，那汉子已撞倒在三丈外，腰只一挺便断了气，巴子龙用力过猛，只把那大汉的脊骨闪断了！

“铁沙掌”陶勇也是个红面大胖子，平日里他在青龙集掌管着一座规模颇大的“四方京广什货楼房”，走出走进，严然是个大老板模样，说出话来更是一副和气生财的生意人模样。

如今，全不是那回事，只见他掖起衣摆，挽起袖管，红面变成了赭赤，一双眯眯眼也变得宛似豹风，凌厉得令人不敢正面仰视！

“花豹子”任三成与“黑牛”熊霸分别就在两翼，三人一经兜着敌人，陶勇便真如名符其实的鬼使般，一抡就被他打翻四个

未见敌人有一个躺下，青草坡上全是青装汉子尸体，“活阎王”乔太冲在闪跃中已看了个大概——大概是要完蛋！

是的，他眼里看心里想，双方浴血苦战，目睹的全是自家儿郎在流血，却丝毫无能为力，而自己，除了头上的伤之外，肚皮已裂了口，连大腿上也在锥心的刺痛！

“追魂老六”君不豪冷然一晒，道：

“姓乔的，我这里何妨大方到底，如果这时候你觉昨非而今是的放弃这两辆粮车，一句话，君大爷还是不为难你们……”

咬牙“咯咯”，乔太冲道：

“操你娘，不要得意，现在为时尚早！”

君不豪大笑，道：

“你他娘的这种表现，是为你老娘尽孝？还是为那铁石心尽忠？”

乔太冲狂吼道：

“老子就是不服输！”

猛的跃升三丈，君不豪摸剑拦住错身绕向另一粮车的乔太冲，嘿嘿笑道：

“姓乔的，你非服不可，因为你那点本事还不入君大爷的眼内！”

乔太冲闪身侧让，钢刀平扫如电，礚礚怪叫中，便疯了般的怒扑而上，边叫道：

“大不了老子陪你见阎王！”

子母剑连拨带削，君不豪冷傲的道：

“你不配！”

蓦的一声尖叫打断了他们的话声，二人眼角同时瞟向声传来之处，天爷，“大狗熊”的青铜土棍竟把一个青装大汉的头砸得粉碎，那一团红白交加的肉糊，就在那人倒下地时候，自脖子根处“咕嘟咕嘟”一股股的往外冒血！

乔太冲惊怒交加中嘶吭大吼，道：

“黑虎寨弟兄们，拼着同归于尽！”

但这时候地上已躺了一半，余下的也呀呀苦撑，挥刀乱砍，看来杀气昂扬，实则已是龇牙咧嘴的只等大限临头！

君不豪道：

“虾兵再多也不挡大鱼一口吞！”

乔太冲骂道：

“别得意太早，小子！”

场中血肉连续抛飞，凄惨的狂噪此起彼落，两辆粮车的粮食袋上也溅了大片血，这光景——

“追魂老六”君不豪大怒，道：

“娘的，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既如是不知好歹，何妨我就成全你——”

怒吼里，子母剑猛然旋刺，快不可言的显然斜错疾进冷焰激荡犹在，乔太冲的胸腹间立即衣碎血涌，横身倒回，钢刀拼刀猛砍君不豪，却被君不豪左手短剑撩拨而击落地上！

双手捧着破裂的肚皮，乔太冲那黑粗壮实的躯体便在他难以拿桩站稳里横冲直撞出三丈远，“咚”的一声倒在几具尸体上

细看，乔太冲那两只蒲扇大手正捂在一堆蠕动不已的肠子上，鲜血已自他的指缝外溢——

腾身站在粮车上，“追魂老六”君不豪高声大叫，道：

“住手！”

从搏杀现场看，显然黑虎寨吃了大亏，数一数地上的死伤，至少已有三十多人，余下的三十几个，也已是咬牙苦撑，直喘大气！

如今，君不豪这声狂叫，两下里便立刻停下手——

陶勇已跃至君不豪面前，道：

“二当家，不出半个时辰，准定能把这些家伙收拾干净，不能放他们！”

君不豪道：

“陶堂主，不是赶尽杀绝的时候，放他们走路！”

“银刀”戈清松道：

“二当家，反正已经同姓铁的卯上了，我们能杀一个便不让他们多活一个，我同意陶堂主的！”

“铁汉”张召与“铁算盘”官永也在点头……

“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我以为——”

那面，“黑牛”熊霸也高声道：

“二当家别忘了‘百灵堡’被人血洗之耻！”

一咬牙，君不豪回望“快刀”石敢，道：

“石堂主的意思呢？”

川县第四分堂堂主，山羊胡子一捋，道：

“杀之以绝后患！”

君不豪双目一亮，沉声道：

“只留一个活口传话，也好叫姓铁的知道这码子事是我们干的！杀！”

另一面，黑虎寨三十多个汉子，早已发现他们的副总已死，如果这时候君不豪放人，他们绝对没人反对，只可惜在“百灵堡”的几个堂主坚持下，他们的希望幻灭了，没得只好咬牙狂叫着重杀过去！

“黑虎寨”的汉子们心中明白，这时不拼命就得丧命，如今已非保节，更不是为粮，而扎扎实实的为了活命！于是，再一次狂裂的搏杀重新燃起，寒光血影，相映相照，人肉飞抛，追逐砍杀，刹时间又见仰仆满了各形各状，怪异惨怖的烂尸，有的身子扭折，有的五官变形，有的缺了个头，一堆血糊残肢，肠溢腹破，这光景简直的可怕到了极点——

死的一了百了，这是不争事实！

而活着的——

看吧，每个活的还正在拼命的砍，施力的杀——

如果这时候有人吼叫着：过瘾——那么这个人又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嗯！果然有人如是一声狂叫，而且还带着一声尖吭的嘿嘿的冷笑！

标溅的鲜血丛中，“快刀手”石敢以其绝妙的身法，闪展腾跃在敌人的刀光下，边口中叫着“过瘾！哈……过瘾！”

就在他的叫声里,那一篷篷鲜血与哀叫相衔相连,这局面正表现出他的绝艺——快刀!

“追魂老六”君不豪的子母剑施展出“荡魔十八斩”,只见一大一小两个刃芒极圈上下盘旋,交替互映,直把三个青装汉子逼在粮车附近,只是他并未施下杀手——

一阵金铁撞击中,被他刺杀一个,另两个手中的钢刀已落,二人背对背的倚靠在一起——

长剑平放在二人肩头,那光景只要君不豪施力一挥,两颗人头必被削斩下来——

两个汉子没动,但从二人的恶毒眼神中可以看得出二人是有着一股子悍不畏死的气势!

冷哼一声,君不豪道:

“我不杀你们,留个活口带个信给姓铁的!”

迎面,那汉子沉声道:

“说!”

君不豪道:

“告诉姓铁的,他一日不放胜小玲,我便天天给他制造痛苦,如果他是个人物,放了胜小玲,君大爷挑受他的任何挑战!”

那汉子道:

“就是这么几句狗屁话?”

“追魂老六”君不豪双目一亮,凶光立现的骂道:

“娘的老皮,刀下之俎,犹待逞口舌便宜,原本叫你二人活生生的走去,却是你的这句使我厌恶的话,令我不能宽恕!”

话声落,便听得二人“哎哟”一声!

可是,一人左耳,一人右耳,那么均匀的闪落在草地上,血已

自二人捂耳的指缝往外喷洒——

君不豪大吼一声：

“滚！”

两个汉子果然抱头鼠窜而去！

现在，诅咒、谩骂、哀叫声已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欢呼、兴奋、痛快、欣喜——

显然，这次搏杀是个大获全胜的结局——

十人往君不豪这面愉快的走来，只有一人在追赶两个受伤的，那便是“花豹子”任三成！

“任副堂主，别追了，总得有人传个音信给姓铁的，要不然他哪会知道谁在给他制造痛苦！”

“花豹子”任三成回头应道：

“捎信一个也就成了！”

君不豪道：

“这两个带了伤，由他们去吧！”

这时陶勇松动着双肩，道：

“这一战下来，我才真真体会到兵不在多要精的道理，我们以十二人对付他们百人，犹能对敌人加以痛歼而我们连一个受伤的也没有，这简直算得奇迹了！”

“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这只是个开始，往后尚不知还有多少拼杀在等着我们，刚才……”

“银刀”戈清松笑道：

“二当家的苦心我清楚，刚才二当家犹怕我们之中不幸有伤的，是吧！”

点点头，君不豪道：

“我原来的意思是见敌人太多，我们等于要以一对十，所以在烧了他们的粮车以后我就要放走他们，只要夺下他的粮车，我们便达成了打击‘黑虎寨’的目的，不料姓乔的真够人物，倒是大出我所料！”

陶勇笑道：

“更出人所料的竟是我们大获全胜，哈……”

望着一地尸体，可真够惨，没有一个活的——

“追魂老六”君不豪立刻对大伙吩咐，道：

“且找个低洼地方把这些尸体堆放一起，伐树遮盖，然后用石块掩埋！”

这时候已是斜阳穿林，那原本一片大火的坡上，连余烬白烟也渐渐在消失！

十二人一齐动手，半个时辰已将尸体处理完毕，连两车粮食也全推落在坡沟里去了——

赵沟桥在唐山东南八十二里地方，这儿是唐山黑虎寨的第七分舵所在，有条运河直下江南——

这赵沟桥下不算大，但安处在三县相交，又有水旱码头，大量货物便以此地做为转运点及交流处，因而也造成了这个小城经常有些儿畸形的热闹与壅塞。

但是热闹与壅塞吧，在这近三更天时光也差不多全该安静下来了——

夜，是个凉森森的夜，除了几处秦楼赌馆仍在灯火中隐约的逗趣弄乐子之外，其他地方业已叫一片沉沉的黑暗给舌噬了，黑黝黝的屋宇里，不消说，人们早已拥着热呼呼的老棉被寻梦去啦

.....

赵沟桥这地方因交通而带动了繁华,这个相当大的市集可并没有城墙,连镇上的街道也分不出南北方东西向,而每条街都是以名字为准——

有八王街、状元街、将军街、李候街——

其中就以八王街最大,唐山黑虎寨的“江南绸缎庄”便开设在八王街的正中间。

“江南绸缎庄”的货色,在这赵沟桥没有第二家,因为这儿没有人敢于同他们竞争,所以不管零售与批发便全由这家绸缎庄一手揽,一手包——

“江南绸缎庄”的大掌柜可是个道道地地的生意人,听说他年轻时候曾在杭州“万象绸缎行”学过这门学问,是个内行人物,不过“江南绸缎庄”也有东家,这位人物就是个十足外行人——

话可又说回来,那年头外行人弄个内行人替他掌管生意,原本就是平常稀松的事,尤其是这位大响马出身的“拘魂手”阎世齐,他更不怕他的内行掌柜啃吃他的冤枉,当然,除非掌柜不要命!

“拘魂手”阎世齐是“江南绸段行”的东家,实际上他就是“黑虎寨”第七分舵舵主,手下五个把式守在店里,二十四个伙计被叫做相公——

那年头,生意店的伙计,尤其是小伙计,便全被冠以姓叫相公,像是王相公,李相公,如果有人把这些相公当成了公子哥儿,那才叫闹笑话!

别管怎么说,“江南绸段庄”里的伙计们看起来一个个穿着蓝长衫,一顶黑缎瓜皮帽,光景是一副笑面迎人的和气模样,实

实际上却并非那么回事——

现在——

“江南绸缎庄”里的算盘子儿拨得清脆，但比之“八王街”最南面的官道上十二马蹄声可又是小巫见大巫——

一样是“叮咚”声，但这十二匹马可就令人心悸多了——

快马就在门口挂着的一盏晕糊糊红又暗的纸糊灯笼下一溜的停下来，现在，马上的人物已看清贴在灯笼上的几个大红字：“迎宾客栈”。

马蹄声刚停不久，栈的大门便被拉开来，从门里面跳出个小伙计，哈哈笑着迎上前，道：

“爷们一路辛苦，快请店里坐！”

当先一人走上台阶，道：

“马匹上槽，弄桌吃的，房间找清静的，完了我们要好生歇着！”

这人边说，边大踏步往店中走，另外十二人跟在他身后面，一溜的全走入店里——

那伙计立刻往店中叫道：

“毛二，快把客人马匹拉到马厩上料！”

斜刺里，只见一旁有间小瓦屋，从里面走出个正拴腰带的汉子，笑道：

“听到了，就刚才那阵蹄子声我就醒了！”

客店堂上有个大圆桌，十二个大汉往四周坐，那小伙计顺手提了个大茶壶，一个盘子上放满了茶杯，于是他十分熟练的翻过茶杯倒着茶，笑道：

“爷们吃什么？小子立刻往灶上叫！”

又是那个灰衣大汉，只见他剑眉一扬，道：

“半夜三更天你们能端出什么好吃的？”

小伙计笑咧了嘴，道：

“赵沟桥是个水旱码头集散地，别说各位半夜三更天赶来，便街上几处赌场有时候来要几桌酒席，我们也照样端得出来！”

点点头，那人笑笑道：

“那就捡你们最好的弄上来，如果令爷们满意，少不了你的赏银！”

茶壶放在桌面上，小伙计手一拍，笑眯眯的道：

“咱们就这么办，爷们坐着喝茶，我去灶上叫，别的不敢吹牛，让爷们吃个痛快，绝无问题！”

望着小伙计走去，有个面貌生硬得如一块冰的山羊胡子大汉低声道：

“二当家，我们须要在这儿住一夜？”

剑眉一紧，那人道：

“石堂主的意思——”

一捋山羊胡，姓石的道：

“属下以为，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做了走人！”

轻摇摇头，那人笑道：

“石堂主的意思我懂，可也别忘了，我们也是人，血肉之躯的大活人，反正我们已经来了，早一天晚一天差不到哪里，这些天大伙尽在刀口上滚，有机会叫大伙吃一顿再养足劲，干起活儿不更利落？”

不错，说话的这位年不过三十出头人物，正是“百灵堡”二当家“追魂老六”君不豪，姓石的当然就是“百灵堡”直属川县第四

分堂堂主“快刀手”石敢。

自从他们十二人在荒林坡前劫烧了“黑虎寨”的粮车以后，便立刻绕道赶来这赵沟桥——

“追魂老六”君不豪是听“青龙集”第一分堂堂主“鬼使”陶勇所说，赵沟桥的“江南绸缎庄”是黑虎寨的一个分舵，更是黑虎寨一大财源，毁了这家绸缎庄，等于是割下铁石心身上一块肉！

现在——

“追魂老六”君不豪与他的十一位正副堂主，在酒足菜饱之余，分住在后院的大客房里——

君不豪交待小二，绝不许有人打扰他们安宁——

就这样，十二个人直睡到二天午时方才松散着一身筋骨起来……

君不豪还真担心赵沟桥的黑虎寨眼线会认出他们之间的人，命小二把一应吃的送到后面房里——

君不豪对大伙低声道：

“我想派两个人去踩盘，我们总得探清楚那家绸段庄的街名，方向，里面是些什么人物……”

“鬼使”陶勇道：

“青龙集距此一百多里，怕真有人认出我……”

君不豪望向陵州第三分堂堂主“铁算盘”官永，道：

“陵州距此五百多里路，此地人应不会认出官堂主的真正身份——”

“铁算盘”官永道：

“我也是第一回来此，黑虎寨的龟孙子们是不会知道我是老几！”

君不豪笑笑，道：

“那就烦你同巴副堂主走一趟！”

巴子龙施礼，道：

“属下绝不令二当家失望！”

君不豪道：

“跟着官堂主走一趟，绝不能同他们起冲突！”

官永点头，道：

“属下省得！”

于是，官永与巴子龙二人一前一后的离了这家“迎宾客栈”，走出客栈，可也真巧，正碰上五匹快马从二人身边奔驰而过，街上的行人闻得马蹄声，早纷纷往两边让道不迭，怒马就在人丛中驰过！

冷冷一笑，“铁算盘”官永道：

“娘的皮，单就从衣着上看，八九不离十是黑虎寨的人物！”

后面，巴子龙道：

“我们快赶过去，也许能听出些什么古景！”

马蹄声已渐去渐远而消失在人丛里，但赵沟桥这地方可并不大，官永与巴子龙就很快就找到“八王街”，而“江南绸缎庄”的金字横匾，却清晰的高挂在店内的横山墙上面是那么的醒目！

五匹马，不错，正有个伙计走出店来牵，光景是要往后院的槽上送！

站在门口往里面瞧，官永用手肘碰碰身后面的巴子龙，低声，道：

“进去瞧瞧！”

“江南绸缎庄”的四大间店门，有三间货架子上全是各色鲜

艳绫罗绸缎，右面的一间是个大客堂，专为招待上门谈生意客人的！

巴子龙道：

“堂主，有必要吗？”

官永道：

“有，至少我们可以查看那五个人物赶来此地的目的。”

二人刚入店内，迎面一相公笑迎上来，道：

“客爷，快请里面坐！”

点点头，官永与巴子龙跟在那相公身后走入店里，不料已不见刚才骑马的五人——

坐在一张朱漆大方桌边，那相公送上香茗，又送上水旱烟袋，那份亲切模样，宛似在侍候财神爷般两只手直是相互的搓揉着露出满面笑——

就在这时候，从柜台那面，打躬弯腰的走来个中年汉子，这人生得一副高壮富贵身子，一双浓眉似挑又紧，一松又宽的走过来，笑道：

“二位这是赶办大宗呢，还是替人办理嫁奁衣裳，不论是什么花色料子，本号包君满意，反正在这赵沟桥也只本号一家，能不要客人们满意？”

这位把式的口气，听来客气，实则告诉客人，你除非不买，否则，赵沟桥别无分号！

“铁算盘”官永放下水烟袋又喝了一口茶，这才对那把式道：

“带我去看看货色！”

那把式一笑伸手让，道：

“你这边请！”边低声又问：“听口音老乡不是这附近市集的

人吧？”

官永点点头，回眸一笑，道：

“你猜对了，我们是远从陵州来，赶着把一批山货脱手，顺道办些绸缎回去！”

用力一拍手，把式笑道：

“了不起，客爷的脑筋没话说，从六百多地运来山货药材下船，然后回程办些苏杭绸缎回去，一来一回两头赚，大把银子就入了荷包了，哈……”

官永淡然的道：

“小本经营，混个温饱，兄台不要见笑！”

把式道：

“哪里话，都是生意，同样做买卖……”说着一指柜台内货架子，道：“你选吧！”

官永摇摇头，道：

“就是货架上这些？”

把式一愣，立刻又见一个胖子走来，笑道：

“客爷的意思是——”

官永冷冷道：

“只这些货色我们就免在此打扰了！”

那胖子仔细望了官永一眼，笑道：

“你要多少？”

官永伸手解开个布包，一只铁算盘已托在手上。

好大的一只铁算盘，足有两尺长，“叮叮当当”的他一阵敲打，这才自言自语道：

“应该可以买个五百匹吧！”

此言一出,店里所有十多个把式相公全瞪了眼——

官永道:

“有吗?”

不料胖掌柜道:

“有!”

官永道:

“摆在货架子上的我不收!”

胖掌柜道:

“当然,那些多一半被零售买了!”说着他问身边一个把式,又道:“东家可有空?”

把式道:

“有客人,暂时没空!”

官永听得出来,所谓没空,必是在接见从唐山来的那五个骑马仁兄!

胖掌柜笑对官永道:

“那就得请二位稍等片刻了!”

官永稍作思忖,道:

“听你的口气,贵号还有货物库存了?”

胖掌柜点点头,道:

“不错!”

官永道:

“没得说,容我先过过目,然后我回去向我们东家禀告,请他来亲自谈这笔生意,如是不合意,两下里也就不必去惊动东家了!”

胖掌柜望望身后三个把式,只见他三人点点头——

于是，胖掌柜伸手一让，道：

“二位，这边请！”

官永见是叫二人出店，不由一怔，道：

“怎么回事？”

只听得一个把式道：

“仓储换地方了，不在后院改在后街！”

官永道：

“这是为什么？”

把式笑道：

“为了安全吧！”

他安全二字出口，官永已望向巴子龙，二人作出会心的一笑

从不远的一条胡同绕到了后街，那儿有个池塘，一排柳树岸后面，一连两道院子，大门口正有几个大汉在台阶下坐着闭磕牙，见胖掌柜与三个把式领着两个汉子走来，便一齐迎上前来

胖掌柜已对几人吩咐，道：

“快开后堂屋门！”

那人忙问道：

“是东家交待？”

早听一个把式喝道：

“小丁，叫你开便开，快！”

那叫小丁的立刻点点头，道：

“是，是，是！”

一行绕过前院，从回廊走到了后正屋，那个叫小丁的已把雕

花丈二高木门打开来——

胖掌柜站在门口笑对官永道：

“你看，这儿足有上千疋！”

官永猛吸一口气，心中在想，我的儿，如果不是自己一阵唬，哪会想到王八蛋们把大批绸缎移到了这儿！

走入那个原是住家人的后堂屋，官永也只是在屋子里的货架子四周随意的看了一遍架上用布包扎的一捆捆花色齐全的绫罗绸缎，点点头，嗯了一声道：

“好，果然不少！这笔生意只要双方价钱谈得拢就是一桩皆大欢喜的买卖！”

胖掌柜呵呵一笑，道：

“至于价钱，你尽管放心，就算是远去苏杭也不会比我们这儿来的便宜！”

官永抚髯一笑，道：

“天黑，我带东家来谈，如何？”

胖掌柜道：

“随时欢迎！”

官永道：

“我们是在这里谈，还是街上店里交易？”

有个大把式接道：

“当然是街上店铺里，我们东家就住在那儿！”

官永走出那座宅子大门，柳树下，他忽的回头问：

“请问你们东家贵姓？”

又是那个大把式回应，道：

“姓阎，阎王爷的阎，哈……”

官永一愣，笑笑道：

“这么说来，我们要同阎王爷打交道了？”

此言一出，连胖掌柜也哈哈的笑起来……

走出后街，官永与巴子龙二人缓步走出“八王街”，两个人确定没有人在后面盯他们的梢，这才匆匆绕道进了“迎宾客栈”。

不料二人刚刚进入店门，后面又闻得马蹄声雷动，猛的回头望去，巴子龙已低声道：

“就是刚才进入绸缎庄的五个人，可惜不知道他五个来此何事！”

官永冷冷道：

“来此取东西！”

巴子龙低声又问：

“堂主怎的知道？”

官永急步走到店门口遥望着怒马奔去，嘿嘿笑道：

“你没看他们每骑后面皆捆扎着几匹绸段？只不知他们取去那么多绸缎是干什么的——”

巴子龙道：

“我们要不要追上去？”

官永摇头道：

“处在非常时期，一切全得听二当家的调度，绝不能因小失大的乱了脚步，走，我们进去！”

后院客房里，“追魂老六”君不豪见官永与巴子龙二人走进来，点点头，指着椅子道：

“辛苦了，坐下说话！”

官永拉过一张椅子与巴子龙二人并肩坐下来——

君不豪微微一笑，道：

“看情形你们已摸清对方堂口一切情形了！”

官永点点头笑道：

“二当家还亏得派我们去踩踩对方堂口，否则又如何知道这黑虎寨分舵竟把大批绸缎储放在后街一处宅子里！”

君不豪道：

“说清楚些！”

于是，官永把所见一切，细说了一遍——

哈哈一笑，“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就不知铁石心那头狼，他在知道他的分舵被我们一举毁去，那股子心痛又是个什么模样，哈……”

一边，陶勇笑道：

“还不是跳起脚来骂！哈……”

君不豪收住笑，又道：

“可摸清他们都是哪号人物？”

官永道：

“东家姓阎……”

陶勇立刻接道：

“嗯，准是叫什么‘拘魂手’阎世齐这王八蛋！”

君不豪面色一紧，道：

“你们曾照过面？”

陶勇骂道：

“说起来也是前年的旧帐了，青龙集我们有一批货是从南面顺运河船载，就在这儿要靠岸，恰巧他们的船货也运到，两下里争靠码头，几乎演出一场打，这件事是任副堂主手下的人回来说

的，当时我们忍下这口鸟气，听说后来姓阎的要烧我们的船呢！”

君不豪道：

“强龙不压地头蛇，他吃定我们了！”

陶勇道：

“所以等船靠了岸，我们尚摆了两桌酒道歉，算是把事情摆平了！”

“追魂老六”君不豪沉声道：

“窝囊！”

陶勇忙惶恐的道：

“二当家，我们鞭长莫及呀！”

君不豪冷冷道：

“那就在今夜给我连本带高利的追讨回来！”

陶勇点点头嘿嘿笑道：

“二当家，错不了，今夜便叫姓阎的知道谁是英雄谁是狗熊！”

于是，君不豪对屋子里几人道：

“回房去歇着，能睡多久便睡多久，二更天我会叫起你们，记住，绝不能走出店门！”

君不豪这是下的命令，十一位正副堂主谁也不敢多说一句的回房睡了！

第十二章

距离二更天尚有半个时辰，“迎宾客栈”的伙计已把十二匹健马牵到了客栈门外，君不豪当先走出来，笑笑，对那店伙计道：

“对于你的服务，我觉得很满意！”

说着便塞了一锭银子在那伙计怀里。

接过银子，伙计还真一愣，光景这赏银比之这十二人的吃住还要多——

要知住在敌人堂口的地面上，稍有不慎就会有麻烦，尤其是热闹的码头，不少干客店伙计的也暗中兼做打探传信工作，君不豪自然十分清楚——

现在——

十二骑正缓缓的往街上驰去——

当然，他们是往“八王街”而来——

“八王街”的店铺子已全上了门闩，唯独一家未曾关起门来，非但如此，甚至把大门敞开来，从里面的灯光看，这家店里的人全都各就各位，专等一宗大买卖上门了！

这家店当然就是“江南绸缎庄”——

如今那个白胖胖的大掌柜已不只一次的踱到大门口两边望，然后又自言自语的走进去——

店里面，柜台内外各站了六个相公，另外三个大把式坐在帐桌两边，至于招待客人的那间客堂，八仙桌旁坐着个五旬左右的干瘦老者，这人面上刮得光，厚厚的嘴唇上面托着个翘鼻子，那

双眼睛，老天爷，竟然是赤红的一对眼珠子，三角眉有几根长的十分长，细看还是赤红色——

这老者一手托着水烟袋，正“呼呼噜噜”的抽着，那副大天二的姿态，若说他是家绸缎庄东家，娘的，打死也没人相信——

信与不信那是一回事，但这老者确实是这店的东家，因为那个正在冒汗的大胖子还真的向这老者在报告：

“东家，原说定了的，二更前他们会来看货谈价钱，如今已是二更天了，怎的——”

那老者，不错，他正是“拘魂手”阎世齐，也是“黑虎寨”第二分舵舵主。

蹄声使得店内的人们全都精神一振——

胖掌柜笑得弥勒佛似的欢声道：

“大概是他们来了，我来看——”

十二匹健马一列的在店门外停下来，马上的君不豪微微点点头，官永已当先对门内走出来的胖掌柜笑道：

“我们来了！”

胖掌柜抖着一对胖腮帮子哈哈笑，道：

“欢迎，欢迎！我们东家也正在候教了！”

从马上，“黑牛”熊霸解下一个大麻袋背着进了这家灯火通明的“江南绸缎庄”，口里十分惊讶的道：

“娘的，可真气派！”

八仙桌边，那瘦削的阎世齐已缓缓站起身来——

胖掌柜弯腰把官永往里面让，边呵呵连声，道：

“各位，这就是我们东家！”

官永道：

“把店门关起来，如何？”

胖掌柜一愣，道：

“关门？”

指着熊霸背的一只大袋子，官永笑道：

“看到没有，那里面全是白花花银子同元宝，开着门不太方便吧！”

不料，“拘魂手”，阎世齐已哈哈笑道：

“关门！”

大门立刻便被两个相公合力关上，而且还用一根巨木把门给顶起来。

胖掌柜嘿嘿笑起来，道：

“各位，你们哪位是东家呀？”

灯影下，君不豪笑笑道：

“我！”

胖掌柜又是一声嘿嘿，道：

“你们这次一共来了多少人？”

君不豪道：

“不多不少，整整十二人！”

胖掌柜又问：

“银子全带来了？”

君不豪已在心中冷笑的骂道：可恶！

一边，官永已笑道：

“我们十二匹马驮的山货出手，当然银子也全带来了，掌柜的，你可以开始谈了吧！”

胖掌柜走近阎世齐面前，低声道：

“东家！”

“拘魂手”阎世齐突的一掌拍在桌面上，喝道：

“围起来！”

老天爷，可不得了，只见二道门启处，刹时便冲进十几个握刀大汉，而另一边，柜台两边的十几个相公全变了模样的握刀堵住大门，有五个大把式，各人手上握着相同兵器——叉，就近把君不豪十二人围在中间。

哈哈一声笑，“拘魂手”阎世齐道：

“副舵主，你的计划我一向不反对，不错，这一次你又算计的天衣无缝，哈……”

大胖子立刻嘿嘿笑道：

“舵主，你可别对属下夸赞，二更天谈生意，原是这些死胚们的主意，属下只不过将计就计罢了！”

“铁算盘”官永一绷脸色，怒道：

“你们这是干什么？”

大胖子咧着嘴，道：

“干什么？你这还看不出来？”

官永道：

“生意不成仁义在，干什么摆出这种场面吓人？难道要霸王硬上弓的非做这票生意不成？”

“拘魂手”阎世齐沉喝一声，道：

“谁同你们做生意！”

君不豪神色悠闲，语言平静，而且还颇风趣的道：

“难不成各位这生意人一变成了响马？我操，这是什么地方呀！”

胖掌柜咧嘴嘿嘿笑，道：

“敞开大门，爷们是最最标准的生意人，但如今关了门可就随爷们高兴了，哈……”

他笑，是因为得意——

而店中的伙计们也跟着笑，却令君不豪面色一紧，道：

“就算你们要银子，我给你们，成吧，”

有个大把式冷哼一声，道：

“要银子，也要人命！”

君不豪摇着两手，道：

“何必呢，你们有刀，我们也带着家伙，一场火并，那可是难免死人的！”

“拘魂手”阎世齐冷冷道：

“就因为你们携带刀剑，我这里才能更顺利的收拾你们，这一点你们绝对想不到吧，嘿……”

君不豪冷然，道：

“愿闻其详！”

阎世齐道：

“说出来，也好叫你们死得明白，因为你们携带兵器进入我的绸缎庄，围杀你们以后，我们便对外面街坊言，说你们二更天进店要抢我的店，大家拼杀的结果，就把你们全部解决掉，相信人们会听我的吧！”

“追魂老六”君不豪回头对十一个正副堂主笑道：

“你们听听，这还是他娘的一个什么世界呀，我操！”

斜着身子，一直不正面向阎世齐的陶勇，猛的旋过身来，冷冷的一声低吼，道：

“狗操的阎世齐，你可识得陶大爷？”

灯影下，阎世齐厚厚的嘴唇一紧，猛的一声响，放下手上的水烟袋站了起来，甩头怒视着红面大胖子陶勇，道：

“鬼使陶勇？”

“鬼使”陶勇哈哈一笑，道：

“不错，正是陶大爷！”

一看只有十二人，阎世齐仍然十发肯定的道：

“我说呢，原来是竟是青龙集溜逃的‘百灵堡’余孽跑到我的绸缎庄来造阎大爷的反了，不过，就凭你率领的这几个人毛？娘的！”

突见一个大把式走近阎世齐低声耳语一阵，只见阎世齐面色一僵——

陶勇已大笑道：

“瞎了你的狗眼，姓阎的，站在你面前的十二人只怕你一个也对付不了！”

“拘魂手”阎世齐已在挽起长衫前摆，冷哼道：

“操你娘，前日黑风坡前烧了黑虎寨运粮车的那批龟孙子准是你们了！”

陶勇回头笑对面无表情的君不豪道：

“二当家的，要说黑虎寨的消息可也够快的，才两天人家便把这消息送到这赵沟桥了！”

“拘魂手”阎世齐沉声道：

“唐山离此不远，老实说，阎大爷午时便得了消息，出人意料的是你们这些早该下地狱的狗东西，竟然敢跑到赵沟桥来撒野！”

缓缓的上前一步，君不豪道：

“阎大老板，阎东家，娘的，干脆我就叫你一声阎响马吧，因为你们不是已经露出响马面目，准备以土匪本色对付我们这一十二位被人抄了老窝的流浪人？”他一顿又道：“其实我们这次来原是要同体阎响马做一笔生意的，见你如此对待你的衣食父母，一时间我又不知从何说起！”

“拘魂手”阎世齐怒道：

“你就是‘百灵堡’的老二？”

“惭愧！”

“拘魂手”阎世齐道：

“黑凤坡你是如何对乔副总那么多人下的手？阎大爷不相信你们以十二人竟然杀死近百名我们的弟兄！”

淡然一笑，君不豪道：

“我绝不承认有什么大不了的能耐，否则也不会被人把老窝掀翻，弄得如今没落脚之地，问题是姓乔的那批人全是不上路的饭桶，他们不听我嚷嚷，一定要仗其人多势众而不理会我的忠告，所以他们是死在他们的无知，加无能，如此而已！”

“拘魂手”阎世齐骂道：

“去你娘的，老子不听你聒噪！”

君不豪叹息的摇摇头，道：

“哦！你不会也步上姓乔的那个黑大个子后尘也想同我们硬拼硬干吧？”

阎世齐怒叱道：

“姓君的，我绝不会步上乔副总后尘，因为我比之乔副总可就高明多多，而且我是张网等你们来的，这一点你应该弄弄明

白，搞搞清楚！”

君不豪摇摇头，道：

“太可惜了！”

站在阎世齐身边的白胖掌柜，始道：

“你说什么？”

君不豪双目冷芒逼视在胖掌柜面上，道：

“阁下这种做相，这身打扮，娘的老皮，还真像个大掌柜，大号如何叫，大名怎么称呼呀？”

胖掌柜抖着腮帮子上肥膘肉，沉声道：

“大爷乃‘黑虎寨’派在这赵沟桥第七分舵的副舵主朱成龙，人称朱胖子的便是我！”

嘿嘿一笑，君不豪道：

“你说的可真详尽，连官衔全抖出来吓人了，朱成龙……嗯，这名字不太好……”

朱胖子骂道：

“操你娘，什么意思？”

一副歉然的样子，君不豪道：

“我的意思是你这名字不实际，猪怎么会变成龙？这不明摆着骗人嘛！”

胖掌柜破口大骂，道：

“放你娘的屁，你——”

“别火，别火，我们还是谈生意要紧！”

“拘魂手”阎世齐正欲动手，突见风陵第五分堂副堂主“判官”苗强沉声喝道：

“我的儿，老子越看越像你们这五个厉鬼！”

君不豪侧脸回头问，道：

“苗副堂主在说话？”

伸手指着五个手握钢叉青衫汉子，苗强道：

“这五个家伙我认识！”

苗强身边的第五分堂堂主“铁汉”张召道：

“他们是谁？”

苗强道：

“景山五鬼就是此五人！”

是的，那五个手中全握着钢叉的汉子果是景山五鬼

就在苗强道出他们的名号同时，“景山五鬼”已得意的仰面哈哈大笑起来……

冷冷一哼，苗强道：

“景山五鬼犯案累累，腥荤无忌，黑白道统吃，前几年你们混得惨，几至已无容身之地，想不到竟然会屈就绸缎庄大把式，倒是难以令人相信——

只见苗强前面站的黑瘦大汉一挥手上短把钢叉，吼道：

“舵主，动手吧！早早收拾了早完事！”

苗强嘿嘿冷笑道：

“只看你的这副模样，大概就是五鬼之首的‘黑无常’丁小二吧！”

黑如泼墨的面上双目一亮，丁小二吼道：

“大爷丁小二，小子，你的命是丁爷的了！”

嘿嘿一笑，苗强道：

“什么东西！”

君不豪冷冷道：

“娘的，这桩买卖血腥味太浓了！”

“拘魂手”阎世齐伸手叫道：

“拿来！”

话声中，只见二门处走出个相公，双手托着一支三尽长的“拘魂牌”，灯光下那支“拘魂牌”精光闪亮，把手一尺长，牌身两尺多，宽约一尺，就在那两寸厚的牌身上镶了五七支尖锥，每一支都是尖尖的足有三寸长……

接过“拘魂牌”，阎世齐在手上掂了一阵，冷冷道：

“久未动这玩意了，想不到今夜……”

君不豪淡淡的道：

“今夜你必须用，因为过了今夜你便再也没有使用的机会了！”

“拘魂手”阎世齐喝道：

“够了！够了！老子已听厌了你们罗里八嗦！”

君不豪忽的对“黑牛”熊霸，道：

“打开袋子，先叫你们瞧瞧爷们送来的可是他们急于掠夺的银子元宝不是！”

“黑牛”熊霸立刻解开麻袋，从里面拎出一个半大不小的木桶，笑道：

“二当家，可要打开来？”

君不豪点点头，道：

“我们这是干什么来的？当然打开了！”

可真利落，熊霸的一对“八角铜锤”交叉的插在腰带上，左掌在木桶上，右手猛力一掀，便见一桶黄澄澄的桐油，他不等君不豪吩咐，双手托起笑吼道：

“接着！”

熊霸的木桶并未放手，但桶中的桐油却飞溅而出——

红嘟嘟的灯光照耀下，宛似一天金黄幕罩上了柜台里面的货架子上面，有几个相公躲之不及，也被泼得满身的桐油。

就在同一时间，“花豹子”任三成腾空而起，伸手便摘下高挂在店中的一支玻璃大灯，他人未落地，玻璃灯已狠狠砸在那片桐油上——

“哗啦啦”一声脆响，玻璃灯已碎裂在桐油上，“轰”的一声，火苗子已开始燃起来——

太快了，“拘魂手”阎世齐正要出手，已被君不豪挥出一剑挡了回去——

阎世齐大吼骂道：

“王八蛋们想烧老子的绸缎庄呀！”

君不豪迎面便是二十七剑，冷沉的道：

“烧定了！”

阎世齐狂叫一声：

“杀！”

杀声起自整个店内——

一边火苗子在扩大，已开始噼啪的响……

“黑牛”熊霸在掷出桐油以后，便立刻舞起八角铜锤守紧在大门口，光景是一个也别想从大门逃出来——

那面，“铁算盘”官永一抖手二尺铁算盘，“叭叭”脆响已迎上大胖子朱成龙，笑呵呵的道：

“朱成‘虫’，生意是我二人接的头，如要交易热络，我二人自应面对现实，抛开一切的戮力而为，你说呢？”

“胖子朱成龙先收右腿，一把尖刀已自腿上拔出来，然后又收左腿，另一把尖刀也拔在手中。

可好，谁会想得到朱大掌柜的双腿上还插着这么两把寒气森森，冷芒激闪的要命家伙！

朱胖子双刀在手，交互挽了个刀花，错身猛扑官永，照面便是四十八刀疾扫又撩……

“叮当”之声便在刀芒的激荡中爆发出来，官永的身子斜闪连连，一个暴旋，四枚算盘子已打出。

双刀疾迎又挡，一连三声脆响相连，朱成龙却突的“啊”了一声，只见一粒算盘子儿已牢牢的嵌进他那个大团面上，血在流——但朱成龙并未去摘取……不，他无暇去取，因为官永的那支算盘尽在他的耳边“叮当”不息！

接近柜台附近，三把火叉交互挑刺，景山五鬼黑无常与白无常已啾啾叫道：

“合力收拾姓苗的兔崽子！”

哈哈一笑，“判官”苗强的一对判官笔指东打西，点前击后，一阵“叮当”脆响密密连接里，已洒出“三十六手阴阳笔”——

一边，“铁汉”张召的大鹰爪已快不可言的抓住侧面斜攻的“赤发鬼”史大力，张召沉喝一声：

“去你娘的！”

张召竟一手举起史大力隔着柜台掷向正在燃烧的货架子上

“唵”的一声，“赤发鬼”史大力怒掷火叉未中，自己却一头扎入那片烈焰里，激起一溜赤红光芒——

几乎是来自地狱的凄厉惨叫，史大力挟着满身桐油与烈火，

跃过柜台便往大门处冲过去，光景是要逃命了！

“咚”的一声闷响，熊霸咧嘴大吼道：

“回去！”

跟本不用回来，因为熊霸的右手八角铜锤当头正砸在史大力的顶门上，那种黏答答的又热呼呼的大团脑浆，便如同一石头砸在泥坑般溅得附近方圆丈内血湖一片！

“叭叭哄”连声响，巴子龙的丈五飞虎鞭逼得二门附近冲杀而来的十几个青衣相公连连闪躲不迭……

另一面，“快刀”石敢与“飞花公子”白文定二人并肩直欺从柜台围上来的五个相公，但只一变上手，已吃白文定“梅花钉”击倒两个！

“追魂老六”君不豪的子母双剑只一递出，便不作稍让的暴劈七十二剑，条条刃芒尽在阎世齐面门连连辉映……

“拘魂手”阎世齐的那支六十四斤重“拘魂牌”原是可以发挥难以想像的威力，非但能以断柱裂碑，拆人兵刃，更可借以飞掠而如同巨石自天而降，牌上的尖锥更具有戳肌裂骨威力，然而

阎世齐遇上了君不豪，他的拘魂牌便成了他的累赘似每每在中途就得变攻为守，急挡对方利剑锋刃——

火在燃烧……在扩大……

烈焰熊熊，火苗子已在往屋顶钻出去——

店里面一片炫目的红——宛如双方对搏的人们双目般每人又炙心……

屋子里面，君不豪冷沉的喝道：

“可以退出去了！”

就在他的喝叫声中，熊霸立刻拉开门闩，道：

“走！后街去烧！”

“追魂老六”君不豪十二个人相继跃出店门来，一个个的脸上全变得赤红——

紧接着，“拘魂手”阎世齐厉叫道：

“操你娘，老子们拼了！”

跟阎世齐冲到八王街上的足有十七人，只是他们冲出火窟以后，君不豪一行已上马疾驰而去——

街上已响起锣声，附近住的人全走出屋外面狂叫着到处奔跑，不少人更大叫：

“救火！救火！”

有些人见“江南绸缎庄”的人不救火，反倒抄起刀刃往后街跑去——

马蹄声疾速的奔驰，前面，官永已在马上高声道：

“绕过那个池塘，就在一排柳树后面！”

怒马狂驰中，君不豪问后面的“花豹子”任三成，道：

“把桐油准备好了？”

任三成笑道：

“二当家，错不了，属下把另一桶拴在马后呢！”

十二匹健马刹时便到了那座大宅台阶前——

君不豪对官永道：

“叫门！”

不料官永刚上得台阶，门楼下面的两扇大门“哗啦”一声被拉开来，有个汉子尚在抱怨，道：

“二更天都过了一阵子，怎么才折回头……你们……”

“叭”的一声，就在那人一惊之下，官永的铁算盘已砸得那汉子脑浆迸流的萎坐在地上——

“花豹子”任三成连蹿连跳的把一桶油提到大院里——

官永一挥手，道：

“跟我来！”

前厅冲出七个青衣汉子，其中一人高声喝道：

“喂！你们干什么？”

刚进得大门的“追魂老六”君不豪笑道：

“奉阎世齐命令来放火的！”

那汉子一愣，旋即破口大骂，道：

“放你妈的屁，阎世齐是舵主，他会发疯得要烧自己堂口？”

突然，另一大汉指着远处叫道：

“你们看，火！”

这时官永已领着任三成往后院跑，一个大汉横身一拦，大骂道：

“操你娘往哪走！”

斜刺里，巴子龙的长鞭暴闪疾卷，抽得那汉子连连在地下抱头翻滚……

冲过一条甬道，灰暗的院子对面，官永手指正面大堂屋对任三成，道：

“快，全堆在这个大屋了里面！”

花豹子任三成双手托着一桶桐油，腾空一跃而到了大屋子前面，丈二高的雕花大门他一脚便踢开，从里面传出一股丝绸味道来——

“花豹子”任三成哪还去细看，掀起桶盖便将那桶洞横泼在

一堆绸缎上面，立刻在忙中取出火折子，刹时“轰”的一声，这间堆满上千匹绸缎绫罗的屋子，便立刻“噼噼啪啪”的烧了起来……

后院的火已起，前院已有了金铁交鸣传来！

任三成道：

“官堂主，他们救不了啦，走！前面宰那群狗操的！”

前院子里，七个青装大汉举刀便往君不豪等人冲杀而上，其中一人更狂烈的叫道：

“娘的老皮，主意打到大爷们头上来了，找死！”

“追魂老六”君不豪冷哼一声回身便走，边对陶勇吩咐：

“陶堂主，带着熊霸、任三成，把这几个不长眼睛的给我收拾掉，动作要干净利落！”

陶勇忙道：

“遵命！”

一旁，“黑牛”熊霸已抡动一对八角铜锤横身砸去！

而任三成也正在此时与官永、巴子龙三人从甬道走出来，任三成已听得君不豪的分派，不由分说的摆动手中戟斧暴劈猛挑而上！

官永与巴子龙打个手势，立刻溜边出了大门——

大门外面，从池塘那面月光下正奔来一批人物——

当然，来的是“拘魂手”阎世齐、“大胖子”朱成龙，“景山五鬼”已在街上店内死了“赤发鬼吏大力，如今跟着赶来的还有黑白二无常，“白眉鬼”裘干，“青面鬼”石发，另外便是店里十二个相公了！

双手叉腰，“追魂老六”君不豪金刚怒目的站在台阶前面，八

个正副堂主分站在两边，他们冷冷的面无表情的看着即将赶来的阎世齐等，一个个闭紧嘴巴，等着厮杀！

距离尚有十几丈，“拘魂手”阎世齐已拔空而起，半空中他“哇”的吐出了一口鲜血，令人毛发悚然的悲嚎：

“姓君的，你是头不折不扣的畜牲！”

君不豪冷然道：

“你们黑虎寨连畜牲也不如！”

“拘魂手”阎世齐双手托着“拘魂牌”再骂：

“操你姥姥的，有种你何不找上唐山？你在赵沟桥使你娘的什么横！”

君不豪耸肩一笑，道：

“有道是‘父母缺德祸延子孙，上官无能部属倒楣’，不幸你姓阎的上头是个毫无头脑但却凶残成性的铁石心，我的儿，你也只有认了！”

阎世齐业已见这宅子里在往空冒火苗子，急的他跺脚骂道：

“好卑鄙的手段！姓君的你好可恶！”

君不豪淡然的道：

“这就叫，一样的米面，各人的手段，黑虎寨玩奸施诈血洗百灵堡，老子就折腾得唐山黑虎寨一日也别想太平过日子，姓阎的，你如果是好样的，就该与你的这些美不胜收的绸缎共存亡，你不会虎头蛇尾撒鸭子吧？”

一边，胖掌柜朱成龙舞着一双尖刀，厉叫道：

“舵主，拼了！”

正好“铁算盘”自大门走出来，闻言哈哈一笑，道：

“大胖子，你别咤唬了，再动上手老子的算盘子儿绝不再招

呼你那张大脸，官大爷必取你的一双照子！”

胖掌柜朱成龙骂道：

“去你娘的，老子不含糊你！”

突然，院子里一连传来几声狂烈的凄号，火光已冲天，陶勇与任三成、熊霸，三人相继的跃出大门外。

陶勇嘿嘿一声笑，向君不豪道：

“属下幸不辱命！”

点点头，君不豪道：

“很好！”

后面，熊霸吼道：

“七个全是蹩脚货，挨不住老子几锤砸，全玩完儿了！”

“拘魂手”阎世齐几已发疯的狂叫道：

“姓君的，我与你誓不两立！”

君不豪道：

“也正是我要说的！”

叱着一丝酷毒的冷笑，阎世齐倏然闪挪，“拘魂牌”已暴砸出手，刹时推、刹时抡、刹时砸，人未落地已抡出七十牌，漫天牌影便当头往君不豪身上送去！

君不豪双目喷火，子母剑旋身已拔在手中，于是半空中一阵连绵不绝的脆响，一溜溜火花便四下里喷洒下来，倏忽而息——

那面，“快刀手”石敢一声招呼，道：

“戈堂主，张堂主，我们上！”

“铁算盘”官永已高声笑道：

“姓朱的大胖子留给我来消遣！”

朱成龙望着官永扑来，又听得官永的话，不由得狂吼怒叱的

道：

“狗娘养的野种，老子碎了你！”

两把短刀一抡狂劈在“叮叮”算盘上，朱成龙睁目欲裂，出气有声的道：

“老子宰了你这——”

朱成龙的话未说完，而官永的“叮叮”算盘突然一窒——宛如暴风雨前的一瞬间宁静，便陡然里算盘的影像患叠成波浪，有如无数个即将连结起来的大算盘——

“铮铮”之声便在这重叠的算盘中间电射出两粒黑星，那么快不可言的劲射向朱成龙的双目！

一声狂叫，一声极其凄厉的叫声，朱成龙双目已烂，血水外溢，他却并不抛刀，却猛的箕张双臂往官永抱去，光景是好歹就这么一搂了！

“铁算盘”官永猛回身，见朱成龙向自己抱过来，不及退避，只得奋力打出一算盘——

“吭哧”一声，算盘正撞上朱成龙的胸腹——

张口便是半盆鲜血，朱成龙的两把尖刀激流打漩般奋力挥过，“嘶嘶”两声，正扫过官永的肩头，差一指未抹过官永的脖子！

好一股热呼呼的鲜血，标射在官永自己的右半张面孔上，几乎快得时光倒逝般，官永已挫身自朱成龙身边擦过，猛旋身，一脚踢在朱成龙的后腰，“咚”的一声，朱成龙双目已碎，一头撞进那个大池塘里去了！

台阶上，陶勇对“花豹子”任三成吩咐，道：

“马上支援官堂主，他受伤了！”

一边熊霸抡动八角铜锤喝道：

“老子来收拾你们这些不知死活的王八操！”

八尺巨汉熊霸，天神般的抡动双锤直逼向几个相公角色，好一阵狂砸，他那斗大的，耀目光辉的铜锤便仿佛两枚初升旭日般，“噗噗”声连响里，生生把三个相公的头颅砸碎，一片血肉飞扬，酷似两枚太阳暴射出条条点点的彩芒——

子母剑便在此时正盘旋在阎世齐的头顶，君不豪已半空中冷笑，道：

“姓阎的，这场搏杀已近尾声了！”

“拘魂手”阎世齐狂叫道：

“君不豪，我告诉你，你马上就知道我要怎么砸烂你的那颗狗头了！”

君不豪冷冷，道：

“色厉内荏，垂死谩骂，不值一笑！”

双掌托天，拘魂牌迎着一天冷芒骤挡又砸，“拘魂手”阎世齐便在君不豪的左手短剑点中拘魂牌的刹那时，“叱”的横移一丈，同时双手猛收拘魂牌，一个侧旋，拘魂牌已倏然挟着劲风，狂砸向刚自半空落地的君不豪——

双足点地再起，君不豪一个倒翻，阎世齐的拘魂牌已自他的身下半尺处抡过——

未及落地，长剑后扫，君不豪以一种十分怪异身法，几乎是平在空中拧身力翻，他的右手长剑便在敌人不及抽“拘魂牌”的一刹那间，流星一观般闪过阎世齐的右下腹——

一声极其原始的“叱”划破这已不平静的夜空——

“拘魂手”阎世齐的右脚不及着地，而左脚已开始就地盘旋，

有一股腥红的鲜血，便宛似一天血雨般狂洒在三丈方圆内，直到阎世齐的又细又瘦的身子被一棵老柳树挡住，直到他缓缓的顺着树干往地上倒下——

“拘魂牌”抛掷在地上，阎世齐伸着右手在空中一阵无助的猛抓，口中尚自发出：

“你……你……”

君不豪冷笑一声，道：

“这种场面单凭唬，成吗？”

阎世齐的双目几乎已凸出眼眶外，就在他的口鼻鲜血外溢，脖根一软，“哟”一声便死在柳树根上！

台阶附近，巴子龙的“飞虎鞭”怪蛇腾绕似的，一阵又急又快的猛拂狂抽，只打得几个相公抱头就地滚——

黑暗中谁也认不清他的“飞虎鞭”抽向何人，只有那灵蛇似的鞭梢着上身，才发出一声脆响，立刻就在敌人身上刻出条冒血的印槽来——

正同“银刀”戈清松、“大狗熊”阿万、“快刀手”石敢、“飞花公子”白文定四人互拼的黑白无常丁小二、丁小五，“白眉鬼”裘干，“青面鬼”石发四人，这时已形同四头疯僵尸，又似走入阳界厉鬼，他四人边杀边“啾啾”尖噪，且不时泣哀号哭一声，听的人汗毛直竖——

“追魂老六”君不豪见这“景山五鬼”只有四人尚在作垂死挣扎，四把火叉交错互击，冷冷的向刚走过来的苗强，道：

“苗副堂主，这‘景山五鬼’平日作为如何？”

苗强道：

“他们可算得是黑道中的黑道人物，个个全是两手沾满血

腥！”

就在这时候，巴子龙的“飞虎鞭”七十二鞭合并成一鞭怒挥，一阵不断的尖啸中，白无常的头脸上至少被鞭笞了十几下子，骤然间热血飞溅，皮开肉绽，巧的是就在巴子龙旋身回抽中，更把白无常丁小五的右眼珠子带出眼眶外！

好长的一声尖号，但紧接着与丁小五对搏的“快刀手”石敢，一挺身冲上了丁小五的身前，就听得“噗哧”一声闷响，石敢的尖刀已送进丁小五的肚子——

就在石敢拔刀时候，老辣的石敢竟把刀头在丁小五的肚皮里一阵绞动，而使得丁小五第二声尖叫只叫了一半便倒在地上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大狗熊”阿万的四十八斤青铜棍回抽猛扫，“吧”的一声脆响，生把同他拼搏的“白眉鬼”裘干双膝砸碎！

“白眉鬼”裘干的身子原本是旋上半空，目的是在诱使阿万追去，而裘干的飞叉已觑准敌人部位，却不料阿万并未追去，青铜棍平扫如电，打得裘干落地即倒，夜猫子叫春似的一声长号

阿万打倒裘干，双手举棍一跃而上，半空中一抹冷芒激闪，阿万“叱”的一声中途落地，一支飞叉正插中他的胯骨上。

再看地上的裘干，已是双目尽赤的变哀叫为磔磔怪笑……

阿万身落地上，左手拔出胯上飞叉，顺势抛在地上，双手托起青铜棍，一瘸一瘸的逼向倒地难起的“白眉鬼”裘干——

“大狗熊”阿万的个头没有熊霸高，但他也算是二号巨人，生得虎臂熊腰，脖粗腿长，那一双宛似一对狮目的大眼睛，眨巴得

更见怕人——

现在，他大鼻子抽动，牙齿不停的“咯嘣”响……一步步瘸向地上的裘干——

“白眉鬼”裘干一挺上身，喝骂道：

“娘的皮，你想干什么？”

“大狗熊”阿万露出森森白齿，一个字一个字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道：

“老子送你回你姥姥家去——”

青铜棍便在他的话声未落，“吭哧”一声对冲裘干的头顶砸去——

本能的，裘干伸出左臂横挡，便听得“叭”的一声，接着又是“砰”声相连——

看吧！“白眉鬼”裘干的臂先断头也跟着开了花，宛似敲烂一个干葫芦的声音那么脆，花花绿绿五颜六色的血浆迸射得阿万一身满脸——

伸手往脸上一抹，阿万“噗”的吐了一口痰在裘干身上回头便走——

同“银刀”戈清松搏斗的“青面鬼”石发，人最机灵奸诈，他发现今日这里局面是个全军覆没难讨半点便宜的搏杀，赵沟桥的“江南绸缎庄”只怕片瓦难存，而四周——

四周已尽是敌人，对面壮汉那把银刀越见犀利得裂肤刮肌而尽在自己周身上下闪耀不绝——

这光景如果再拼下去，自己只怕难逃被宰命运——

石发的飞叉便在他的这一念间，只守不攻，而且是全力的紧守门户！

于是台阶前的君不豪便在身后面的大火冲天中呵呵笑了起来……

第十三章

“追魂老六”君不豪一阵笑声后，回头对身边陶勇道：

“官堂主的伤势如何？”

陶勇道：

“双刀交叉划过右肩头，流了不少血，但经过任副堂主敷药包扎，已无大碍，现在扶他上了马！”

点点头，君不豪道：

“立刻把阿万的伤包扎好，我们就要离开此地了！”

现在——

大宅子里的火势在蔓延，是顺着两边的厢屋往前面延伸着烧，火光更见猛烈——猛烈的火光已把这所大宅子前面的柳树照得十分清楚——

当然，也把每个人的面孔照得泛红——

君不豪已冷冷对唯一在拼搏的“青面鬼”石发喝道：

“娘的，黄泉路上你的那么多哥儿们等着你去相聚首，你却仍然恋恋不舍这混浊而又充满血腥的江湖，真的是死皮赖脸，恬不知耻的狗！”

礧礧一声怪叫，“青面鬼”石发道：

“老子不是怕死，奶奶的，老子是在想，要如何才能拖上这玩银刀的一起上路！”

嘿嘿一声笑，“银刀”戈清松道：

“甬吹了，你等着瞧你将是怎个个挺尸法吧！”

飞叉狂挥十六轮，扭腰又是三十一叉，石发大吼道：

“老子挺尸也得挺在你小子身子上面，我的儿！”

三尺银刀急圈又送，大劈刀变成小圈削，银刀的刀头尽在腾闪的石发面前晃，戈清松已冷笑道：

“王八操，你没那个能耐！”

一边，君不豪却示意收鞭走过来的“飞虎鞭”巴子龙……

巴子龙点点头，缓步走向拼杀中的二人，冷不防抖手撒出他的丈五长“飞虎鞭”，“嗖”的一声已盘缠向石发双腿——

石发闻声一惊，猛的一个空中横翻，巴子龙的怒鞭已自他的双足下面猝然闪过——

便在这时，戈清松一声哈哈，道：

“你逃不了啦，小子！”

飞叉疾挡落空，而银刀已激荡的划过石发肩背，有一道尺长的血印，刹时间衣破肉卷，标出溜鲜血……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巴子龙的“飞虎鞭”倒卷而回，“冬”的一声已绕上了石发的脖子——

半空中一声沉闷的“吭叱”声，等到石发被甩在地上，他的飞叉已脱手掷出——

“当”的一声，就在飞叉距离戈清松面门半尺远，已被横闪的长剑击落地上！

“银刀”戈清松的银刀高举，他十分清楚自己无法闪过石发的那一劲力十足的飞叉——

就在飞叉落地同时，戈清松才看到“追魂老六”君不豪已越过自己站在石发面前——

“青面鬼”石发破口大骂，道：

“以多为胜，以大吃小，王八蛋，你们要不要脸？”

“银刀”戈清松大怒，错身举刀就砍，却被君不豪拦住，笑笑，道：

“戈堂主，上马吧，街上的火正旺，这里也将有人来救火，我们要及早离开！”

“呸”的一口唾沫吐在地上的石发身上，戈清松骂道：

“狗东西！”

“追魂老六”君不豪双目逼视着石发，道：

“你们景山五鬼已死了四个，本欲杀你，可是总得有个替我传话的人，所以……”

“青面鬼”石发冷吼道：

“你最好也把老子杀掉，否则有那么一日你们这批王八操落在石大爷手上可就有得你们乐哈的了！”

淡然一笑，君不豪道：

“不会有那么一天的，至少对你姓石的而言，绝不会有那么一天！”

石发冷兮兮的道：

“可也说不定，十年河西，十年河东，造化虽弄人，娘的，老天爷是大家的，你敢把话说绝？”

君不豪笑笑，道：

“姓君的不相信你那一套，我只相信实力——”他一顿又沉声道：

“只留下你的活口，带个口信给姓铁的，他一天不放胜小玲，君不豪大爷一天不歇手，当然，黑虎寨也休想有一日太平！”

石发骂道：

“不就是你妈的这两句话？”

君不豪道：

“可也要拜托你一定带到！”

石发怒吼道：

“狗操的，你们逃不出铁寨主手掌心的！”

君不豪道：

“这是我们的事，何用你多操心？”

石发吼道：

“滚！老子恨不得生啖你们！”

石发的吼叫刚落，君不豪奋起一脚踢在他的大腿上，于是冷芒猝然闪耀，一声惨号，石发已双手捧起双足狂烈的大骂道：

“操你娘，好可恶的狗东西，你竟用剑割断老子一双脚筋，姓君的，你干脆杀了老子吧！”

冷笑着，君不豪已腾身落在马上，道：

“你这辈子也休想再玩你那只飞叉了！”

猛的一夹马腹，君不豪当先疾驰而去，十一位“百灵堡”正副堂主便一溜的跟着驰去——

后面，“青面鬼”石发正竭嘶的，狂叫道：

“姓——君——的——的，你——回——来！”

唐山的黑虎寨那座十五丈高的巨型豪华聚义厅上，“飞天虎”铁石心一掌把桌面铺的白玉桌面震碎，放在桌上的几只茶碗也跳起一尺高而碎在桌面上——

铁石心狂怒得满面胡子根根直竖的骂道：

“操他娘的君不豪是什么东西，老子绝不相信捉不到这小子！”

一旁，“笑罗刹”凤依依冷笑道：

“捉姓君的，那是迟早的事！”

铁石心沉声道：

“这话怎么说？什么叫迟，什么又叫早？才几天，姓君的这狗东西已经烧了我的粮车，又毁了赵沟桥第七分舵，这再要迟下去，他奶奶的，俺们大伙就别走出这‘黑虎寨’的大门谷口了！”

“百窍通”水火掣着上唇的一撮胡子，低头无语，双目如鹰的直视着破桌面——

下首，“黑虎寨”的三个大把头皆低头沉思，如今他们的伤也全好了，连“双胆”李杰也是一身是劲的这时候全身骨节在响动……

总管“人面蛛心”佟老古心事重重的道：

“我真的不懂，按说平日里‘活阎王’乔太冲也够机灵，怎么会带了那么多人还吃了姓君的大亏！”

乔太冲是黑虎寨副总管，如今乔太冲死了，正所谓兔死狐悲，佟老古这是在抱怨，当然也是在叹息……

“咯嘣”一咬牙，铁石心指着水火低吼道：

“老水，平日里你一脑袋馊主意，这时候怎不见你开口说话？你是怎么啦？”

“百窍通”水火仰起头来，缓缓道：

“当家的，这是一场智慧战，可不是平日里双方照上面胡砍一通的拼缠……”

铁石心道：

“什么战也离不开杀，你可得想通这一点！”

水火掣着上唇短髭，道：

“从我们雪洗百灵堡以后，立刻分出人手接收敌人三州七县十八堂口的买卖，却一连的扑了个空，我便知道是姓君的已通知他们的十八堂口立刻收摊子把人马隐藏起来，这证明姓君的已有了报仇的决心——”

一拍桌子，铁石心吼道：

“就怕他姓君的不来报仇！”

水火道：

“姓君的已经开始在进行他的报仇计划了，而且我方也已受到不少损失，当然，以后还会接二连三——”

铁石心怒道：

“所以我要你立刻想出个捉姓君的计策出来！”

水火道：

“从姓君的两次行动看来，他所率领的十二个人物也必是‘百灵堡’各堂口的高手，否则他们绝不会那么顺利的两次得手！”

“笑罗刹”凤依依道：

“我与姓君的对过阵，他那些能上台面的也不过三五个人物而已！”

“笑罗刹”凤依依所说的人物，当然指的是陶勇、熊霸、任三成、高威、包公度、李淦几人。

“百窍通”水火摇摇头，道：

“应不只四五个人，也许……也许……”

凤依依柳眉一紧，道：

“也许什么？”

水火道：

“也许他们这种厉害角色以后会越来越多！”

铁石心怒喝道：

“所以我要你尽快设法找上姓君的！”

水火道：

“我会的，姓君的言明要我们放掉胜小玲，我在想，可否来他娘的一个将计就计……”

“叭”的一掌拍在破桌面上，铁石心厉喝道：

“什么样的将计就计？别忘了少朋同他老子的作风是一模一样，段姬儿是我喜欢的女人，她不喜欢我铁石心，我便囚到她人老珠黄的直到她死为止……”

铁石心口中的段姬儿正是山寨后面被囚在山洞石牢中的姬儿，“百草岭”“罍庐”的胡仙的心上人，将近三十年，段姬儿就是被囚在黑虎寨——

现在——

铁少朋又把胜小玲囚在那石牢中，胜小玲年轻俏丽，她那绰约的丰姿，正浓浓的吸引住这位黑虎寨少寨主——

当然，铁少朋心中十分明白，一旦胜小玲放出石牢，她必然会千方百计为她的父母，为整个‘百灵堡’报仇，因此，他要像驯服一头花豹般把胜小玲囚在石牢中，直到——

直到胜小玲某心情愿的放弃报仇——

不过铁氏父子心中也明白，因为有个段姬儿就是宁死不从的先例，谁敢说胜小玲也不会？……

而段姬儿，那位原本生得色艳桃李，天香国色，肌质晶莹而又千娇百媚的大美人，就在铁石心初次遇到后，便千方百计自胡仙处掳到手，却又因美人对他不屑一顾而令他由爱生恨。

最初三年，铁石心便同他儿子铁少朋是一样的每日都会在那石牢栅外目露迷惘的望着心爱的美人儿——

那种难以令人理解的意境，促成铁石心的内心在蜕变，当然，那是一种可怕的蜕变——

于是，他们爱慕变成了虐待，每十天他便要给段姬儿好一顿鞭打，直到段姬儿身上的伤结痂、褪落，那又将是铁石心快要再对她另一次的鞭打了。

现在——

黑虎寨这座豪华的聚义大厅上，“百窍通”水火十分小心的向铁石心提出他的构想！

“当家的，首先，胜小玲来之不易，她不可一日离开石牢！”

点点头，铁石心道：

“这是先决条件，少朋若看不到丫头，他难保不会发疯，我是他老子，当然清楚这点！”

“笑罗刹”凤依依笑道：

“从前我们担着二十四色大礼前去‘百灵堡’提亲事，姓胜的来他娘的一句什么‘凤女岂配犬子’，生把我们的媒人逐出‘百灵堡’，如今胜小玲那丫头还不是落在我们手中，而少寨主并未把那句话搁在心上，还是每日坐在石牢外面发吃怔的看着他的心上美人，就凭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再把胜小玲放出石牢，除非她如同老水说的答应嫁给少寨主，而且就在那石牢里献出她的身子，哈……”

大把头“黑金刚”巴少雄咧着大毛嘴巴，道：

“奶奶的，老子听过谁说，好像是关二爷曾经说过那句‘凤女岂配犬子’的话，他这是狗眼看人低，立刻便招惹上失荆州败

走麦城，最后落个断头，嘿……”

“百窍通”水火缓缓道：

“闲言少提，我这里得把我心中设计的说出来，兹事体大，总得大伙合计合计！”

“飞天虎”铁石心道：

“你说！”

水火干咳一声，道：

“简单的说，就是张网捉鱼。”

凤依依笑笑，道：

“网怎么张？鱼儿怎么会上网？”

水火道：

“先说张网——”他伸手往西指，接着又道：“九十里处有个‘松柏出’，你们大概都知道吧！”

“飞刀”齐步前笑笑，道：

“那地方狼最多！”

点点头，水火接道：

“不错，狼最多的地方也最是荒凉，如要想把姓君的十二个一网打尽，那地方最是适当！”

“飞天虎”铁石心急问道：

“快说出你的方法！”

“百窍通”水火立刻便把他的计谋说出来，而且还以手在大桌面上勾划着，直到所有的人连连点头称妙——

最后，他哈哈一笑，对“笑罗刹”凤依依，道：

“二当家，这诱饵的任务可得委屈你了！”

“咕”的一笑，凤依依道：

“看我的，只要把姓君的十二人马诱入网，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

两只大巴掌用力一拍，铁石心道：

“那就快，找人快布置，我不能再叫姓君的王八操折腾我们了！”

十里沼的钟馗破庙里，“追魂老六”君不豪靠墙坐在一堆草堆上，他低声问道：

“官堂主的伤……”

正在闭目养神的官永立刻仰起身来，笑道：

“二当家，属下这点伤早好了！”

“追魂老六”君不豪笑笑，又问近门口地上坐的“大狗熊”阿万，道：

“阿万，你胯骨的伤……”

阿万一跳而起的拍拍伤处，道：

“十几天，早就落痂了！”

“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天亮以前我们离开十里沼，这地方可不能被黑虎寨的眼线踩到！”

一边，陶勇问道：

“二当家，这次我们准备往哪个地方淌？”

君不豪道：

“往黑虎寨西面摸去，距离黑虎寨西面不到五十里处，有个市集叫泰山镇，我们去那里。”

陶勇道：

“二当家，距离黑虎寨太近了吧？”

“铁汉”张召也道：

“听说泰山镇有不少人与黑虎寨有勾结……”

君不豪一笑，道：

“而且黑虎寨的第一分舵就设在泰山镇——”

陶勇道：

“对我们来说不是更危险？”

“追魂老六”君不豪冷笑道：

“别忘了，我们干的就是危险事，我要以出其不意的手段，叫姓铁的日子过得心惊肉跳——”

“黑牛”熊霸一拍大腿，道：

“对，越来越距离唐山越近，娘的老皮，我看他姓铁的还能不能沉得住气！”

“铁算盘”官永道：

“二当家，黑虎寨第一分舵在泰山镇上是什么买卖？我们总得合计合计怎么个下手吧！”

“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就在泰山镇城西面的后街，有家最大油坊，油坊的东家叫褚天彪，这个人可是铁石心的心腹，他在泰山镇上跺跺脚，泰山镇上的房子就会晃三晃，别的不说，单是油坊库藏的芝麻黄豆就是上百万斤，堆得仓房满满的，不少榨出的油全下船往南运——”

陶勇笑道：

“可好，如果姓铁的听了他的油坊完蛋，他若还是相应不理，奶奶的，我陶勇第一个便服了他！”

夜，在慢慢的转变着——

夜的转变只有从天色可以分辨出来——

现在是一夜之间最黑的时刻——而最黑的时刻距离天亮也就快了！

远处，荒凉的十里沼里，便在这时候掀起了如雷般的马蹄声，转眼间，夜朦朦的荒沼水道上冲出一彪铁骑，十二匹健马只上得官道，便立刻往东北方向疾驰而去——

从十里沼赶往泰山镇，是的，君不豪已策划好了，由这条路绕东北一百二十里，转小路往东五十里，便到泰山镇，中间打尖吃喝，赶到泰山差不多该是天黑了。

天黑办起事来才不惹眼，这是君不豪十二人一致的想法，因为泰山镇有城门，有城的地方自然少不了有官家的人马驻守——

就在这日傍晚时分，君不豪十二人已来到了泰山镇。

这儿是个山城，长方形的城墙，纵长一里半，横长一里整，从远处山道望向城内，高低不一的房屋栉比相连，东城外面尚有几家骡马客栈，数十户人家，顺着城门口也形成了个小街道，有一半是开饭铺的——

一盏玻璃灯挂在一块招牌旁边，十丈内便清晰晰的看到招牌上的几个大字：

“泰山客栈”

这家客栈开在城外面，原来是家骡马栈房，这几年泰山渐渐热闹起来，于是由骡马栈房成为客栈！因为，终究是赚骡马的银子没有赚人的银子来得多——

缓缓的，君不豪十二人已在这家客栈门前下得马来——

迎着他十二人的，正是这家的洪掌柜——

洪掌柜穿了一袭府绸长衫，手上拎了支刚吸完的旱烟袋，干瘦却又精练的面庞上一直堆满笑意的站在门檐下面哈哈的道：

“各位可是由省里过来的吧，快请进！”

“追魂老六”君不豪点头，道：

“是由省城来，明儿一早还得往南赶去的！”

匆匆的，自店内跑出两个伙计，立刻把马匹往槽上牵去，洪掌柜已哈腰打躬的把君不豪十二人往店中让——

没在前店大客堂停留，君不豪对掌柜的吩咐：

“可有大客房？”

洪掌柜点头道：

“现成的！”

君不豪道：

“带我们去看！”

洪掌柜道：

“一共是三道院子，不知客官们喜欢住在那一个院子？”

君不豪立刻笑道：

“赶路的人自然要清静地方，住你最后面吧！”

后院是清静，除了院中央有口水井外，院子一边还有两棵刺人的枣树，这时候当是枣儿红的季节，虽然天黑，也还看得见树上长满了红嘟嘟的枣子。

枣树对面一连三间大客房，君不豪相当满意的对洪掌柜吩咐，道：

“弄些吃的送来，前面我们就不用去了！”

掌柜一笑，道：

“先喝茶，我这就去吩咐！”

望着洪掌柜走去，君不豪对“花豹子”任三成道：

“任副堂主！”

任三成立刻道：

“属下在！”

君不豪望望门外，立刻低声道：

“这泰山镇你可是熟悉？”

任三成忙应道：

“属下来过几趟！”

“嗯”了一声，君不豪道：

“趁着没关城门，赶着摸到城内后街踩踩路，顺利的话我们三更天下手！”

“花豹子”任三成立刻起身道：

“属下这就立刻去！”

打横里“飞花公子”白文定一拦，道：

“二当家，你等等！”

“追魂老六”君不豪道：

“白副堂主有意见？”

“飞花公子”白文定的炯炯眸芒一闪，道：

“二当家，早些年属下也曾到过这泰山镇，虽然这二年没再来，可是道路我还摸得清，任副堂主常来，难免不会被人认出来，倒不如由属下去，如何？”

任三成笑道：

“我只是去踩踩路，又非搏杀打闹，更何况又是在夜间，应该不会有人认识我吧！”

白文定笑笑，道：

“那可难说，人若倒楣，睡在床上会被人掐死，喝口凉水也会被呛死，小心总是好的——”

哈哈笑着，任三成道：

“我会那么倒楣？”

君不豪点点头，道：

“白副堂主的话有理，再说任副堂主最近还同敌人遭遇过几次，小心些原是应该的！”

“飞花公子”白文定遂匆匆走出“泰山客栈”顺着小街走过城壕，往泰山镇城门进去——

白文定进得泰山城顺着城墙边往西面转，没多久他便到了后街，就在一大片房舍北面，那儿有个空场子，老天爷，空场子这时候可不空，场子上足足排了三百多只大油桶篓子，宽两尺高五尺，足可以装满一百斤。

场子另一面是一排高大房舍，从这些高大房舍中，正传出“轰隆”声不绝于耳，光景是油坊正在榨油——

就在这排大房舍的对角地方，另有一个大门楼，白文定摸黑过去看，见门楼下面排的四盏大西瓜灯上面，各写着个大红字，顺序从右往左，是：

“褚家油坊”——

白文定冷笑的自语，道：

“什么‘褚家油坊’，根本全是铁石心的！”

白文定就在“褚家油坊”四周看了一遍，发觉油坊的伙计们忙进忙出，有的在场子上提着灯笼找油篓，有个大汉还不断地吆喝着，每说一句话前面三个字就是“操你娘”，标准的鲁西语——骂人的！

绕到“褚家油坊”后面，只见是个菜园子，直直的种到城墙边，那面已是离西城门口不远了——

斜刺里，一条人影迎着白文定走过来，喝道：

“朋友，你干什么的？”

白文定猛的一怔，想着这人身法可真快——

耸耸肩，白文定笑道：

“送黄金来了，哈……”

那人还真一喜，道：

“黄金在哪儿？”

“飞花公子”白文定坦然一笑，道：

“老乡，我那儿来的黄金，我是肚皮憋得慌，找地方想松散松散，说得好听是送黄金，简单说就是拉屎！”

那人冷哼一声，道：

“去去去，回你家去拉，我这菜园子不用上粪！”

白文定回头便走，边自言自语道：

“走就走，回家拉去！”

“飞花公子”白文定刚绕过褚家油坊前面，又遇上从大门楼走下来个两个大汉，其中一人手上提着个大灯笼走在前面，那支灯笼却小心翼翼的照在后面那人眼前三尺地——

身后面的大汉沉声如闷钟似的道：

“果真是二当家到了？”

提灯那人笑应道：

“舵主，错不了，她身边的那四位我可识得！”

后面的大汉，不错，正是“褚家油坊”的东家，也是“黑虎寨”第一分舵舵主“七爷”褚天彪。

这人生得高大，却是一副娃娃面，平日里不发威，看起来很和善，一旦板起脸来，他那个看来比他四十多岁还要年轻十年的脸会忽青忽红，加上他膀宽身高，平日里一双眼神望天，走起路来先晃肩，便宛如那个大庙里走出的七爷八爷——

“飞花公子”白文定不认识褚天彪，但褚天彪的口中二当家他便立刻猜得出是何人！

当然，如果能令褚天彪匆匆连夜迎见的二当家，自必是来自“黑虎寨”的“笑罗刹”凤依依了！

“飞花公子”白文定心中暗想，如果真是那个江湖上又狠又骚的娘们来到此地，我的儿，可热闹了……

远远的，白文定就跟着前面二人走，巧的是二人并未往泰山镇的大街上走，而是溜着城墙边出城，走的竟是白文定的回头路

越走，越近“泰山客栈”，而白文定也越是心惊，心中暗骂，我操，总不会住在同一家店吧？

不料还真是巧，褚天彪二人果真到了“泰山客栈”，而“泰山客栈”的掌柜已在门口迎接了——

摆摆手，褚天彪晃着双肩走进客店，边问掌柜，道：

“住在哪间屋？”

掌柜的忙笑道：

“褚爷，就住在二道院里，这次凤姑奶奶是轻骑简从，连她本人一共才五个人！”

冷哼一声，褚天彪道：

“她就知道带‘秦川四煞’！”语声有味，是酸的！

跟着掌柜的到了二门，褚天彪道：

“你不用来了，我自己去！”

掌柜的点头停下脚步，褚天彪已走向一处大客间，迎面只见一人喝问：

“谁？”

褚天彪道：

“白鹰，连我也不认识了？”

黑暗中的大汉正是“秦川四煞”的老二白鹰，一声干笑，白鹰指着房门，道：

“二当家正候着褚舵主呢，快请！”

推开房门，褚天彪双目一亮，只见“笑罗刹”凤依依正撩起裤腿，一双又白又亮的纤脚，刚从个木盆里翘出来——

一冲上前，褚天彪从桌面上取过一条大毛巾，笑道：

“属下给二当家擦——”

凤依依指着房门，道：

“把门关上！”

一笑，褚天彪右后足跟一钩又顶，房门“咚”的便关了起来

“笑罗刹”凤依依把双湿脚往床上一搁，人已靠在床栏杆闭起两只眯眯眼——

拉过一张凳子坐在床边，褚天彪小心的把凤依依的双脚往两腿上一放，大毛巾已把凤依依的脚兜起一……

看吧，比澡堂子捏脚师父还功夫扎实——

褚天彪边搓边捏，搓得凤依依直吸气，捏得她更是“啊啊”直打噎！光景是美到了她的心口窝去了——

就是搓在紧要处，褚天彪已低声道：

“二当家，如果你是活菩萨，也该是普降甘霖，哪能厚此薄彼的把我褚天彪忘得一干二净——”

眼未睁，“笑罗刹”凤依依道：

“可惜我不是菩萨！”

褚天彪喘息的道：

“在我老褚眼里你就是个活菩萨，不过是个偏心的菩萨罢了！”

俏迷人的眯眯眼睁开来，凤依依抚摸一下褚天彪那有力的右上臂，低声道：

“我不是来了吗？乖！”

褚天彪道：

“已经是三月未见面了！”

猛的仰起身，凤依依沉声道：

“别提这三个月了！”

褚天彪一惊，道：

“这三个月怎么？‘朝阳百灵堡’也已被我们踏平，听说各码头已不见他们的人物出现，远近各州县已为我黑虎寨地盘，兄弟们血没白流，正该是享受成果时候，怎的——”

“笑罗刹”凤依依道：

“别再说了！”

褚天彪已开始往凤依依的腿肚子上捏，边又问：

“怎么啦？”

凤依依沉声道：

“怎么一啦？难道你尽在油腻腻的油坊榨油，外面的消息不清楚？”

褚天彪道：

“似乎听说乔副总遇上麻烦了！”

凤依依道：

“‘活阎王’已经死了！”

褚天彪道：

“谁干的？”

凤依依沉声道：

“百灵堡逃脱了个‘追魂老六’，别看姓君的在百灵堡最年轻，可也是个难缠人物，加以武功高绝心眼灵活，这些天来他已毁了我们的粮车，烧了赵沟桥的‘江南绸缎庄’，正不知下一个他会找上我们哪个地盘！”

褚天彪怒骂道：

“什么样的‘追魂老六’，操他娘，老子是‘追魂老六’他祖爷爷，他若敢来这泰山镇，看我老褚不把他送进榨油磨上碾他个稀巴烂，我褚天彪便是他裆里挂的！”

摇摇头，凤依依道：

“我同姓君的比划过，你只怕不是他对手！”

褚天彪低吼道：

“姑奶奶，你怎么尽说姓君的厉害，我褚天彪也不是窝囊废呀！”

凤依依笑道：

“回去收拾收拾，今晚上我不走了！”

褚天彪一喜，笑笑，双手把凤依依刚擦干净的双脚尽往自己那毛森森的嘴巴上蹭着，“呜呜”的道：

“姑奶奶，呜！好姑奶奶，我立刻去收拾，完了我来接你过

去!”

摇摇头，凤依依呵呵的道：

“别来接我，我自己知道路!”说着，便把一双柔嫩的双足抽回来——

褚天彪笑着站起来，道：

“这么一来，你的四个跟班可就恨我入骨了，哈……”

凤依依站起身来笑道：

“我没亏待他们，哪天没叫他们尝尝腥荤的!”

褚天彪这里往客栈外面走，二门口他已高声叫道：

“洪掌柜!”

“泰山客栈”的洪掌柜正在前面招呼客人上座，闻叫便立刻迎上褚天彪，笑的几乎弯了腰，道：

“褚爷，你吩咐!”

指着二院西面的三间大客房，褚天彪道：

“今晚你去‘花满楼’叫四个粉头，要年轻漂亮……嗯!当然也要功夫到家的，送到厢房去，叫她们好生侍候，明儿一早派人到我油坊领赏钱——”

直搓着双手，洪掌柜笑道：

“错不了，立刻去叫!”

一把拉住洪掌柜，褚天彪低声道：

“别忙忽，你一定要等到女的离开以后才能叫——”

嘻嘻一声笑，洪掌柜道：

“是，是，你放心!”

就在褚天彪走出客栈门，“飞花公子”白文定也已进了“泰山客栈”的后院，四下看看没人跟过来，他才匆匆走进君不豪的

房里，正看到大伙坐在一堆。

君不豪指着桌上酒菜，道：

“白副堂主快吃吧，我们全吃过了！”

白文定抓起酒杯先喝干，“哈”了一声，这才道：

“二当家，可不得了啦！”

君不豪道：

“别急，你先填肚皮！”

白文定还真的饿了，一连把盘中肉菜扒光，大半壶酒也喝尽，他才抹抹嘴巴，道：

“二当家，你们猜我探知谁来到了泰山镇？”

“花豹子”任三成道：

“该不会真的是凤依依那个骚娘们吧！”

一拍大腿，白文定道：

“咳！你还真的猜对了！”

君不豪忙问，道：

“真是她？”

白文定道：

“应该不会错！”

君不豪双眉一皱，道：

“什么叫应该不会错？”

白文定道：

“事情是这样的，我从油坊走出来的那个大个子口中，得知他口称的二当家来到泰山镇，你们想想，从开油坊东家口中说出的二当家，自然指的是姓凤的娘们了！”

陶勇问道：

“她领来多少人马?”

白文定笑道:

“轻骑简从,四个毛人!”

君不豪沉声嘿嘿冷笑,道:

“必是她的贴身跟班‘秦川四煞’无异!”

“快刀手”石敢问道:

“他们住哪里?”

伸手一指前面,白文定道:

“就住在这家客栈——”

此言一出,君不豪不禁冷笑道:

“娘的,可好,不是冤家不聚头!”

熊霸道:

“二当家,咱们给他们来个‘念完了经打和尚’,你看如何?”

君不豪道:

“慢慢来,这事可得好生合计合计!”

陶勇道:

“就全凭二当家的调度吧!”

指着“飞花公子”白文定,君不豪道:

“今夜白副堂主辛苦了!”

白文定道:

“属下甘愿!”

君不豪道:

“本想鱼与熊掌兼而得之,想想还是先收拾他们油坊,再看机会去对付凤依依那女人!”

说着,他又对白文定道:“等到二更天,你先把我们坐骑拉

到西城外的柳河边，你就守在那儿等我们。”

白文定道：

“不找前面那女人？”

君不豪道：

“先毁了油坊再看风头！”

白文定又问道：

“几更天行动？”

君不豪道：

“我们准三更天下手！”

于是，白文定又走出这家客栈——

“飞花公子”白文定走出“泰山客栈”后院，他从北面围墙边的甬道走到前面客堂上，客堂内尚有零星几个客人要喝酒，有个伙计迎着他笑道：

“客官，你要出去？”

暗中塞给伙计一锭银子，白文定道：

“我在这儿坐半个时辰，半个时辰后把我们的马全拉到店门外！”

伙计手上捏着银子，道：

“你是——”

白文定道：

“别多问，给我弄碗茶就行了！”

伙计立刻低声，道：

“你坐，我给你端茶去！”

“飞花公子”白文定独自坐在店内一隅，一杯茶他才喝了一半，从二门处丽影一闪，有个披着带帽披风女子匆匆走出店外

面，从这女人的走路姿态看，白文定已猜到这女子是谁。

横竖这泰山镇不大，白文定立刻跟了出去——

前面的女子绝对想不到会有人跟踪自己，因为——

因为她是“笑罗刹”凤依依！

不错，她正是凤依依——

现在，她从街中一条横巷走去，路上有行人，她当然不会多想身后面有人跟她，而白文定却又十分机警，还真怕被前面的笑罗刹发现！

入巷不久，便见一片灰朦朦中远处有个大汉站在一幢小楼下面的石阶上，别看是黑夜，白文定远处已发现这人正是西后街的“褚家油坊”出来的那人。

凤依依尚未走到小楼前，台阶上的大汉已飞跃着到了凤依依面前——

白文定闪身暗影里仔细看，唔！只看得白文定心儿突突一阵狂跳不已——

几乎是全变了个人似的，“笑罗刹”变成了“小羊羔”，褚天彪那有力的膀臂几乎是架起了这个媚透了的女人冲进那幢小楼里！

就在小楼下的门门哆嗦似的插上同时，白文定也扑到了小楼下面！

贴耳找缝，听得里面“嚶哼”之声传出来！

“别猴急，小心摔下楼梯呀！”

接着，一阵登楼梯声中尚掺杂着“唔……”。

白文定心中在想，奶奶的，二更天尚未到就他娘的操起来了，真是两个狗男女——

伸手在怀里摸出几支“梅花钉”，白文定正要腾身往那小楼上跃去，猛的一想又停下来——

因为他还真怕打草惊蛇，再说这姓褚的同凤依依扭缠一起，这对二当家三更天的行动只有好处——

一念及此，白文定笑了——他收拾起“梅花钉”，一个人又缓缓的走向“泰山客栈”——

“飞花公子”白文定刚刚坐下来，忽的又见自客店外走进四个标致的姑娘，这四个姑娘长得可迷人，每双眸瞳皆几乎要冒出水来的模样，两臂细，胸脯大，腰肢一闪臀就晃，而且走起路来不带声音，宛似一堆花羽毛般飘呀飘进了店里来——

洪掌柜立刻笑迎上来，道：

“跟我进来吧，姑娘们！”

“咕”的一声笑，犹似深涧中泉水滴答声般美妙，四个姑娘相继走入二道院——

白文定冷冷笑，道：

“今夜这‘秦川四煞’可有得乐子！”

正在这时，伙计笑着走来，道：

“客官，马匹全牵到店外面了！”

白文定点点头，又是两锭银子，道：

“酱肘子，酱牛肉，加上一桶烧酒，你马上叨拾，完了我赶着上路！”

伙计指着后面，道：

“他们全走？”

“你又多问了！”

伙计哈腰笑道：

“是是，我去替你办吃的！”

夜风在阵阵的刮着——

柳树不停的在摆动，摆动得站在这柳河岸边的白文定心中热躁躁的好不恼人，因为他想起了凤依依那个骚娘们，更想起四个如今已投入秦川四煞怀里不定正在翻云覆雨各展所能的美娇娃！

是的，白文定也只是三十出个头，有人是这么说：女人三十如虎狼，男人三十似雄狮，这光景究竟鹿死谁手，那大概全凭各人的道行了——

低头望着清凉的河水，白文定就这么的想着……

而远处，泰山城外的“泰山客栈”后面，十一条人影却已幽灵似的扑向城墙边——

不错，“追魂老六”君不豪正率领着他的属下十位正副堂主，越墙而到了泰山镇城内。君不豪早已听得白文定把“褚家油坊”的地形地物说得十分清楚——

“褚家油坊”的四盏挂在门檐上的灯笼还在亮着，附近也只有这四盏灯在亮，因为“褚家油坊”是榨油的，点油的灯才能用多少油？

一排五大间榨油房里面的油槽仍在出油，“轰隆隆”的榨油声更见闷响，斜对面的大仓库里面，有几个年轻壮汉在“吭叱”的扛着一袋袋芝麻往这面送，榨油房门口有个大汉正喝叫：

“快快，你们这些王八蛋，一到了晚上就像瘟猪！”

仓库门口有人应道：

“大管事，出仓的芝麻要过称呀，兄弟们谁也没偷懒，不信你走过来瞧！”

那大管事吼道：

“别罗嗦了，快扛过来——”

仓库门口，那人又道：

“大管事，称坏了，要修，稍安勿躁！”

灰暗中，大管事已高声骂道：

“真是一群混帐东西，好端端的称怎会坏？”

那人仍然站在仓库门口，道：

“就这几步路，你过来看看不就结了？”

大管事怒骂道：

“娘的，你好大胆子，意敢以这种口气同包大爷说话，老子撕烂你的臭嘴！”

包大管事果真气呼呼的走过来，就在他刚到了仓库门口，从里面有张小桌上的油灯亮着，不由一怔，又道：“你是谁？”

那人咧嘴一笑，道：

“新来的！”

包管事沉声道：

“新来的？怎么我会不知道？”

那人又咧嘴笑道：

“本来也才刚上工！”

包管事相当冷漠的道：

“你是二管事的小舅子？还是三管事的亲娘舅？娘的，他二人的亲戚都会偷油！”

那人突然一指仓库内，道：

“包管事，你何不去问他！”

伸头望向仓库里，小桌后面有个人转过身来——

这人生得目光炯炯，气宇轩昂，年不过三十出头模样，回过身已露出个极端神秘的微笑！

包管事沉喝道：

“你又是谁？”

那人笑道：

“褚天彪是我大舅子，你一定没听说过吧？”

包管事大怒，破口大骂，道：

“放你娘的屁，我们东家哪儿来的妹子，你们——”猛的一把尖刀已搁在他的脖子上，包管事这才发觉不对劲的狂叫道：“干什么？”

哈哈一笑，桌后面那人头一偏，道：

“弄到里面去！”

“叭”的一脚踢在包管事屁股上，刀子一压，那人冷冷道：

“大管事，移驾吧！”

一挺胸，包管事道：

“你们是谁？”

尖刀往包管事面上一贴，那人沉声低吼道：

“杀人的！”

包管事嘿嘿笑道：

“朋友，有时候杀人也不是件容易事呢！”

那人冷笑，道：

“怎么说？”

包管事道：

“你们也不打听打听，褚家油坊是个什么地方，别说我们褚爷你们惹不起，泰山镇有几个敢来捋虎须的，再说——”他突然

压低声音，又道：“褚家油坊的后台可是唐山黑虎寨上的铁老爷子哟！”

“叭”的又是一脚，那人沉声骂道：

“那我便老实对你说，老子们就是冲着姓铁的才来这褚家油坊杀人的。小子，我这话还用不用再说第二遍？”

包管事全身一哆嗦，道：

“你们是——”

未等包管事话说完，那人又是一脚，只踢得包管事一个踉跄，人已到了仓库里面！

隔着四五丈高的麻袋，包管事这才看清楚仓库里面不知何时来了这些陌生人，自己的七八个兄弟全被人堵在一堆麻袋下面，四周十个握着各种兵刃的大汉，一个个正冲着他嘿嘿冷笑

有个兄弟见是包管事，便立刻叫道：

“不好了，大管事，他们全是‘百灵堡’的人……”

冷冷的，包管事道：

“不用问‘江南绸缎庄’准是你们这批王八蛋烧的！”

小桌后面的汉子正轻松的走来，闻言笑道：

“朋友，你猜对了，我们是烧了赵沟桥的‘江南绸缎庄’，而且黑虎寨乔副总也是我们干的，现在——”